

詩  
總  
聞  
一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詩 總 聞

(一)



3 0649 7610 7

王 質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  
珍版叢書及經苑皆收有此  
書經苑雖覆刻聚珍然經錢  
儀吉校讐間有僞誤皆詳註  
句下故據經苑本排印

# 四庫全書提要

## 詩總聞二十卷

宋王質撰。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周亮工書影以爲宋末人。蓋攷之未審也。亮工又稱是書世久無傳。謝肇淛始錄于祕府。後肇淛諸子盡賣藏書。爲陳開仲購得。乃歸諸亮工。則其不佚者僅矣。其書取詩三百篇。每篇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南、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倍。自稱覃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淳祐癸卯。吳興陳日強始爲鐫板于富川。日強跋稱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題最允。又稱其刪除小序。實與朱文公先生合。則不盡然。質廢序與朱子同。而其爲說則各異。黃震日鈔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云云。言因鄭而不言因王。知其趨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務造幽深。穿鑿者固多。縣解者亦復不少。故雖不可訓。而終不可廢焉。

# 詩總聞目錄

卷一

周南

召南

卷二

邶風

卷三

鄘風

衛風

卷四

王風

鄭風

卷五

齊風

魏風

卷六

唐風

秦風

卷七

陳風

檜風

曹風

卷八

豳風

卷九

周小雅

鹿鳴至  
華黍

卷十

周小雅

南有嘉魚  
至吉日

卷十一

周小雅

鴻臚至  
無羊

卷十二

周小雅

節南山  
至巷伯

卷十三

周小雅

谷風至  
信南山

卷十四

周小雅

甫田至  
之勗

卷十五

周小雅魚不黃至何

卷十六

周大雅文王至文

卷十七

周大雅生民

卷十八

周大雅蕩至

卷十九

周頌

卷二十

魯頌

商頌

# 詩總聞卷一

## 南

聞南一

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鄭氏以爲西南夷之樂。又以爲南夷之樂。見春秋傳。舞象箛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其說不倫。大要樂歌名也。禮。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南。卽詩之南也。風。卽詩之風也。舜始見之于琴。夔始播之于樂。後世誤認其意。遂以爲盛夏之南風。今所傳南風之歌。專主于此。初一篇與第二篇。皆非上古之制作。其辭類秦漢而下者。說詩乃轉爲自北而南。與南風之誤。皆同。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此歌之聲也。季子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其聲與其辭。雜言之也。毛氏明見詩禮有南樂之名。而必循司馬氏南風之誤。當是相承。其來已久。亦非獨毛氏之過。而況鄭氏。又相去愈遠也。

聞南二

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以書禮推之。君奭。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樂記。武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當

宋



是周公已沒。畢公代其故任。畢命所謂今予命爾以周公之事是也。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桓十八年。周公黑肩被殺于辛伯。成十二年。周公楚出奔于晉。文四年。襄王使召公過賀秦穆公。司馬氏所謂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至秦漢爲左內史、左馮翊、右內史、右扶風。蓋其遺制。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設敦。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太室、宣榭、與宗廟。周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

聞南三

南、大夏也。正午也。故字作午。作亦丙。亦作丁。南之取名以此。禮、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醵夏、騫夏。凡九。後代祀圓丘降神。奏昭夏。皇帝將入門。奏皇夏。俎入奠玉帛。並奏肆夏。皇帝升壇。奏皇夏。登歌飲福。奏皇夏。皇帝就望燎位還便坐。並奏皇夏。又加誠夏。乃不用其他。諸夏皆南聲也。頌亦間用此音。故時邁曰肆于時夏。思文曰陳常于時夏。他詩用與不用。固未可知。然以時邁、思文推之。大略可見。四時各以聲之舒斂爲氣之消長。春先合後開者也。太玄之罔亦然。夏全開者也。太玄之直亦然。秋先開後合者也。太玄之會亦然。冬全合者也。太玄之蒙亦然。此作樂所以有貴于南。取純陽也。今人取向不敢正取于午。必帶他方。取律不敢正取于黃鍾。必雜他律。取音不敢正取于正宮。必雜他音。南者天之尊神出入之地也。北者天之殺神出入之地也。處天地之間。居陰陽之內者。避之。所以自古南名。

不多見。後世南聲亦罕傳。雖周召二壞之樂皆爲南。然東西二伯之域。各分次。周則東南。召則西南。蓋文武履位則居正。而周召分疆。則析畛也。雖然。非周召亦豈足以當之。後周召之官雖存。東西之封各奠。然其樂寢以銷微而隕亡。大聖之君臣不作。亞聖之輔佐不生。天固令其不傳。亦無足怪。後諸夏間傳。餘夏多絕。今大樂亦未有專陽而能成聲者也。不知古之造音。何得度越智力之表如此。非天孰能啓之。非聖孰能作之。宜乎繼者之難也。

## 周南

### 關雎五章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處貴。適水采荇。治菹品。供祀事。後世雖卑者亦所不屑。古人勤儉習熟。以爲當然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西方水急。荇類皆罕生。故或難求。南方多有易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祀事辦、則樂專舉、勞佚各適其度、故人無厭心也。

聞音曰、吳氏服、蒲北切、側、莊力切、采、此禮切、友、羽軌切、樂、五教切、今服、房六切、詩十有六、無用此切、友、云九切、詩十有一、亦無用此切者、今從吳氏。

聞訓曰、流本如意、水東西南北皆爲流、言取之無方也、與左右求之相應。

聞物曰、陸氏、雉鳩、鷓也、亦雕類也、雕鷓性猛擊、所謂鷲鳥不雙、又鷲鳥累百、不如一鷓、非匹鳥也、左氏、雉鳩氏、司馬也、杜氏、王雉也、許氏亦止言王雉、皆不及雕鷓、徐氏、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雕鷓夜則多棲深林、日則飛高空、非慕水者也、郭氏、好在江渚、上山邊捕魚、雕鷓食飛類、非啖魚者也、左氏既取類爲司馬、固是法制、但雕鷓不應取鳩名、禮中春鷹化爲鳩、恐是未化以前爲鷹、既化之後爲鳩、俗呼鷓爲鷓鷹、鄭氏以鳩爲布穀、布穀柔禽、全無鷲性、其聲關關則相宜、雕鷓之聲、清烈壯厲、與和鳴似不相應、所謂雕鷓、恐自難從、布穀似可用、而鄭氏以爲鷓鳩、不應二南皆同一物起興、然則雉鳩果何鳩也、舊以雉爲鷓鳩、從分言有行列也、又爲鷓鳩、言似征役也、又爲鷓鳩、言有信義也、又爲鷓鳩、言應北方癸水也、皆與司馬意相符、異境固不能深知、度少皞所以爲司馬者、特以有法、而孔子所以首二南者、亦以其有法、周南以有法之禽起興、召南以善養之禽起興、此鷓鳩所以爲布穀也、又爲搏黍、俗呼郭翁郭婆、翁婆則主家養衆者、故從尸、并載于此、識者更詳。

總聞曰、孔子于關雉兩及之一、曰關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聲也、後世以淑女爲樂、進賢爲不淫、窈

寃爲哀。思賢才爲不傷。毛氏知其不可。改哀爲衷。審爾。則孔子之意何在。今于此詩從容諷詠。則孔子之意略見。況得其聲邪。一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卒章也。今關雎無卒章。後世所述亂。皆在正辭之後。今欲以琴瑟鐘鼓爲亂辭。又不倫。其亂舊亡。至師摯始得。而孔子不以入正辭。或入正辭。而後世不解。所謂洋洋盈耳者。一唱三嘆之音。皆在亂也。惜無知之者。

### 葛覃三章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人心舒適。則鳥聲亦覺娟美。當是采葛之時。有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漙。爲絺爲綌。服之無斃。

處貴。適谷采葛。隨時變趣。婦功其勤苦如此。人情歸寧當有所整飾。乃簡樸如此。可想見古風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歸寧。告女師。女師告君。所歷不以越也。私衣不必分燕服禮服。但刈漙煩猥。則不無少汙。汙則不無少

濯。

聞音曰。嗜。居西切。斃。弋灼切。母。莫後切。

聞物曰。黃鳥。黃栗留也。俗呼金衣公子。故又曰倉庚。搏黍。自是郭翁。毛氏恐誤。

聞跡曰。谷。讀作浴。山深曲爲谷。與綌字所從意同。

聞用曰。毛氏舊說精者爲絺。粗者爲綌。恐不然。當是稀者爲絺。密者爲綌。觀所從可見。字莫不有理。或以近世過當者。一切廢之不可。

總聞曰。說詩當卽辭求事。卽事求意。不必縱橫曼衍。若爾將何時而窮。一若稽古。至三萬言。無足訝也。近有講此詩者。縱言及以妾爲妻之事。自譽以爲善諷。妻妾古有明訓。觸事觸辭及之。因以感動。所謂辭順而意篤者也。遺本旨而生他辭。竊取其美以覆莠。其不知此談經之大病也。時人以講萬單爲講。葛藤。雖戲語亦切中。識者更詳之。

卷耳四章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內職。如外庭皆爲周行。嬪御祝史之屬將歸寧而有懷。故勞苦之。使各安其位。以待其歸。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疲頓。惟酒能紓之。得酒則銷憂。姑解懷人之心。凡言不者皆否。不顯、不時、不承、之類。是也。

陟彼砠矣。我馬瘡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云何。有無可奈何之意。處貴欲紓勞亦易。而付之無可奈何。法度檢押也。館本案。押原本作押。今改正。

聞音曰行戶康切懷胡隈切觥姑黃切以兕角爲酒器曰兕觥案以兕角以下九字當上有聞用日三字  
開物曰本草卷耳益氣輕身尤能辟瘟癘方將歸寧以備道路早暮之用杜氏所謂登牀半生熟下筯  
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亦可蒞也  
總聞曰處貴歸寧其簡薄如此度古者奉極尊未必如後世奉甚卑大率內宮之政令雖至微外庭皆  
有掌法度相維故上下不越節儉之風久而習慣自然也

### 樛木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曲易引蔓人卑易引福大率禍福以氣相感福之氣與順相隨禍之氣與逆相協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聞訓曰履足所依也福隨步而有故曰福履以履爲祿雖與福相類恐非今從丁氏  
總聞曰山水皆起西趨南故南方草木鳥獸蟲魚最繁詩人舉此類多稱南有

### 蟋斯三章

蟋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蟋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聞物曰。毛氏。蚣。蟮也。說文。蝗也。爾雅。醜。奮也。無斯字。此斯字在下。七月。斯字在上。恐是語助辭。今從許氏。蝗子最繁。其羽有聲。亦從郭氏。

總聞曰。鄭氏以謂物有陰陽情慾。無不妬忌。惟蚣蟮皆得受氣而生。異境難察其深情。然智者能知。又說。蚣蟮育子皆八十一。叶九九之數。亦待智者。不敢信。亦不敢不信也。

桃天三章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舉物。多花而後實。實而後葉。不然。亦以豐約別深淺。不惟記事。亦句法當爾。

聞音曰。華。方無切。家。古胡切。古文多用此爲叶。然不必拘定律。苟可叶。卽已。古人聲韻。後世亦難盡攷也。今如現音。

總聞曰。古者王制定民志。以仲春會男女。非時有禁。是時庶物各隨形氣。聲意相合。惟虎交以仲冬。于類爲異。至漢昏姻已久。不拘此。然刑賞猶以秋冬春夏。其後皆不行矣。

兔置三章

蕭蕭兔置。楛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蕭蕭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好仇與關雎好逑同。言武夫能扞外以護內也。

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以詭致物宜靜。欲物不驚。

聞音曰。仇。渠之切。或作渠。尤切。與關雎同叶。則逵亦當作渠。尤切。然音不同意。則一不必渠。尤亦可。

聞用曰。置。網也。今俗呼置網。

聞字曰。陸氏作菟。又作兔。今皆用菟。於菟。虎也。言取虎之具不一。用羿。用矢。用繩。見杜氏。所謂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今荆峽間或用此。未見用置者。今從現字。

總聞曰。西北地平曠。多用鷹犬取兔。東南山深阻。多用置。東南自商至周。常爲中國之患。當文王之時。江漢雖定。然淮夷未甚盡服。當是此地有覩物興感者。尋詩可見。

### 芣苢三章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撝之。  
采采芣苢。薄言桔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

芣苢、旁近皆有。車前草也。與卷耳同。不必幽遠。故衣衽可羅致。蓋婦人及時采藥。以爲療病之儲者也。初苗亦可啖。

聞音曰采。此禮切。有羽軌切。亦作云九切。詩無用云九。與關雎友同。今從吳氏。聞訓曰薄。辭也。

總聞曰。此草至滑利。在婦人則下血。非宜子之物。在男子則強陰益精。令人有子。非婦人所當屬意者也。然良效甚博。男女可通用。子息蓋天數。非可以藥術致之。陶氏亦嘗致疑。吾儒安可不精思審。是無負古也。

漢廣三章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出興元府西縣江。出蜀州江源縣。至今漢陽乃合。此詩當在夏口附近。今傳莫愁曲在石城。今鄂州也。襄陽樂在樊城。今鄧州也。襄陽樂。襄陽曲。雍州曲。襄陽踏銅堤。皆曰大堤。北渚。大堤。在襄陽之西北。渚。在襄陽之北。三洲曲。采桑。度皆江漢之間。游女事也。當是相傳江漢故事。以爲美談。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蕒。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秣馬秣駒。皆游子欲求游女之意。卒有所抑畏而止。以江漢遏情。言不可犯也。陶氏所謂激清音以感

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譽。  
聞音曰。廣古曠切。泳于誑切。永弋亮切。方甫妄切。馬滿補切。  
總聞曰。息當作思。叶韻皆在上。休叶求。廣叶泳。夫又何疑。陸氏言此以意改此風。自昔有之。承誤襲訛。以盲聾爲長厚。然易俶載作熾蓄。可以發笑。反俯首喙口從之。所謂真贗虛的。彼竟莫知其如何也。識者更詳之。

汝墳三章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王室在衛。近汝雖可畏不可往。然以近父母爲懷。亦差慰也。此徵役渡河趨都者。人情所不欲。其妻勉以君民之分。父母之情。蓋賢婦人也。

聞音曰。肄當作隸。郎計切。說文附著也。賤也。枚。離榦而上出者。可以枚數。隸。附榦而下生者。故賤如僕隸也。肄。勞也。無謂。

聞字曰。調或作輜。輜。重載也。可從。

聞物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雖見養生之經。然其說乃因此而衍。鯉魚多賴尾。豈此魚皆勞。而他

魚不然也。荆峽間人云：魚血入尾者甘。

聞跡曰爾雅汝有潰。此爲長大防之說。可置若爾墳。當作潰。

總聞曰：魴魚，婦人勞送君子之物。魚之美者也。當是已歸復行，故既見而又有此辭。

麟之趾三章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公子，生公室而出爲人婦者也。古謂女爲子。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聞音曰：角，盧谷切。

聞物曰：麟，土畜也。性厚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治世多游于郊藪，當是此時見此物，故發此辭。詩人未有無見而強起興者。今人不復見麟，遂謂古人搜物取象，此以已心度古人也。

總聞曰：婦人多伎忍，蓋稟陰也。寺人之性亦同，故詩言婦寺而能懷慈心，非聖人何以化之。

召南

鵲巢三章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營家、男子之事。守家、婦人之事。後世陰陽易位。男女亂職。相承責婦人以幹家。能則以爲譽。不能則以爲毀。至于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有進賢之志。傳爲美談。可以太息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聞音曰：居，姬御切。御，魚據切。陸氏音迓，迎也。王氏音御，侍也。侍意更多。今從王氏。

聞物曰：鵲巢外圓中深。頗縝密如小甕。鳩巢外平中淺如盤。極疏拙。鳩未聞其居鵲巢。當是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附會。必欲以爲常然。此談詩之病也。

總聞曰：鳥巢有極工者。黃頭白練。精細過于鵲巢。而詩不稱之。世傳鵲結巢。取木杪之枝。不取隨地者。多潔一也。傅其枝而受卵。雌雄共接者。乃用不淫二也。開戶向天。一面背太歲。有識三也。歲多風。則去巢旁之危枝。先知四也。巢中有橫木。虛度如梁。雄者踞之。有分五也。以比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也。向背事見淮南子。見博物志。他皆世所傳云。

### 采芣三章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在公執公事之時。故竦敬。僮僮、竦敬也。還歸、歸私室之時。故舒遲。祁祁、舒遲也。大率公事畢。則私樂繼之。此所以相濟而爲和。且能久也。與關雎末章同意。

聞音曰。事。上。止。切。

總聞曰。采蘋、南澗。則此是北澗也。當是北澗近。故與沼沚相連。沼沚、池上渚也。南澗遠。故與行潦相接。行潦、猛水湊集者也。亦見采蘋。

草蟲三章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小蚱蜢。阜螽、大螞蟥也。已與夫相別。不得共處。如蟲得地得時。各有喜躍之狀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陟南山、望其夫也。陟北山、亦望其夫也。采蕨、采薇、以自飽而有所待也。鄭氏以爲婦人適人。未見、謂在塗時。既見、謂同牢時。既覯、已昏也。覯爲昏。不若爲遇。意正而情深。未適人之婦人。不當有此念。

聞音曰。降。乎。攻。切。

總聞曰。古風俗簡。滋味薄。筋力勞。采蕨、采薇。非專寄興也。草木之實。飲食所資。雖婦人皆然。奚況男子。

習熟以爲當然爾。

### 采蘋三章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牖下、非在堂之祭。季女、非在家之主。故采蘋、采藻、同爲適澗。而此又于彼行潦。差爲艱也。盛夏猛漲之水曰行潦。亦曰黃潦。人多畏之。序卑者任勞。

聞音曰：潦，魯皓切。下，後五切。亦亥雅切。詩十有七。惟擊鼓、亥雅。餘皆後五。

總聞曰：祭祀之菹少用陸菜。多用水蔬。陸菜非糞壤不能腴茂。而水草則託根于水。至潔。故饋食多用陸。祭食多用水。古祭六牲。大牲、牛、馬、羊。小牲、豕、犬、雞。皆取血。故牲貴熏。六清、冬、三、月、三、酒。所謂清厚者也。夏、三、月、三、酒。所謂清薄者也。皆用清水。白麵爲麴。故酒貴清。六菹、蘋、蘩、藻、苕、芹、苔。皆取水產。故菹貴潔。其他饋食不專此法。菹字、從草從水。可見陸菜爲菹。菹、苴爲蘆。蘆、蘆。

### 甘棠三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斨。召伯所說。

聞音曰。伐扶廢切。芾蒲昧切。斨蒲昧切。拜變制切。今人稱跪猶有此音說。始銳切。

聞字曰說。或爲稅。止也。詩稅意。多通用說字。

聞物曰。棠梨樹梢大。葉亦大且密。可以庇日。蔽芾陰貌。不必言小棠。其實甚細。今呼甘棠梨。相承舊語也。

聞用曰。周禮中夏教芟舍。鄭氏芟讀如來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後世漸侈。軍行有氈帳。氈帳之屬。古者芟舍之法。不知如何。當必輕整牢密。易辦且易挈。

總聞曰。召伯內則爲保。外則分陝。不必聽訟甘棠之下。當是出行偶爾憩息。覩景懷人。後世遂指爲佳所。古今如此甚多。

行露三章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露。仲春始成。昏姻之時也。不相諧而有爭。故著其辭。此當是男家趨女家。而女家託故不往。以爲豈不欲早夜赴期。定約。然露不可行也。易林所謂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澣衣濡襦。重不可步。正用此意。此章猶婉。下章甚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男家欲合。女家欲判也。比類以雀以鼠。加以穿屋穿墉之名。甚不欲媒之至也。自決以獄以訟。終不願曲徇。甚不欲已之行也。當是男家之辭稍堅。故女家之辭亦峻。

聞音曰。夜。羊茹切。訟。才容切。

聞句曰。首章或上下中間。或兩句三句。必有所闕。不爾。亦必闕一句。蓋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

總聞曰。暴男侵貞女。亂世容或有之。而召公之分壤。被美教。成雅俗。不應如此。女固可尙。男爲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耶。

### 羔羊三章

羔羊之皮。素絲五紕。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素絲爲飾。尙樸素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聞音曰。皮。蒲禾切。蛇。唐何切。革。訖力切。總。子公切。

聞字曰。委當作蜺。水精也。蛇。螭也。其行皆紆曲。若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則當爲委委與佗同。皆行貌。易林。長尾。蜺蛇。畫地爲河。用此蜺。

總聞曰：婦人奉君子以樸素之衣，亦必責君子以樸素之行。公退，夫婦始燕見，羔羊治之于手，不常覩之于目，非退食來歸之時，無以細推其縫數也。此言從容款曲之意也。

殷其雷三章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君子行役當在南。故屬耳多在南也。

聞音曰：側、莊力切，下、後五切。

總聞曰：君子出行，當是雷收聲之後，聞雷發聲，則覺氣變候移，念君子之歸也。或何時與何日去此地，所歷已多，而不能盡省也。猶勉之以勤，而不勸之以媮。然夫婦之情，終不可廢也。

標有梅三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聞音曰：三、疏簪切，古三、皆作參，參與叁同，省文作三。

總聞曰。古仲春會男女。仲春爲正時。季春爲末時。孟夏爲過時。然節氣猶有涉四月而屬三月者。亦爲春也。梅實初所存者十之七。次所存者十之三。至取以筐筥則甚熟。否則委地盡也。其在春夏之交。故其辭愈進愈急也。當是婦人無依者。亟欲及時。失時則又經基也。

### 小星二章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星皆經星也。心三星在東。柳五星在東南。君子以王事行役。婦人送之。指星言入夜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參昴皆在西也。抱衾與裯。言聞命卽發。不及治裝也。

聞音曰。昴力求切。古昴皆作留。

聞訓曰。猶亦同也。

總聞曰。宵征。言夜行。在公言公事。非賤妾進御之辭。當是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稱命言不若安處者。各有分也。大率昔人至無可奈何不得已者。歸之于命。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 江有汜三章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婦人謂嫁曰歸。當是循江或航江所歸之路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悔。悔不以我同也。處處無與同也。嘯歌。所謂嘻笑之怒。長歌之哀。缺望之甚也。

聞音曰。汜。養里切。過。古禾切。

聞跡曰。在北多曰河。在南多曰江。不特正江河也。

總聞曰。婦人在女家。必有人相諳者。適夫家。必有願相從者。而嫁者違之。故在家之女。役有缺望不悅之心。二者皆是也。違者。不欲以其家昵厚者俱行。望者。不意其疏情相棄也。

野有死麕三章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女至春而思有所歸。吉士以禮通情。而思有所耦。人道之常。或以懷春爲淫。誘爲詭。若爾安得爲吉士。吉士所求必貞女。下所謂如玉也。

林有樛櫨。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尫也吠。

媒妁之來。尙欲使舒徐無喧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又貧者。無羔鴈幣帛以將意。取獸于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皆鄉落氣象也。

聞音曰包補苟切脫敕外切

總聞曰尋詩時亦正禮亦正男女俱無可譏者舊說以爲不由媒妁誘道也所謂道卽媒妁也以爲不以鴈幣雖定禮有成式亦當隨家豐儉夫禮惟其稱而已此卽禮也文王之化何厚薄于男女貞女不受陵于暴男固爲美也暴男敢肆陵于貞女抑何暴耶此與序行露之詩皆所不曉

### 何彼穠矣三章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唐棣郁李與桃李其開皆中春王姬以夏受送當二三月出舍四五月出竟七八月受迎十一二月至齊成禮詩人所見正春盛花發王姬去魯之齊之時也肅無聲而靜貌雝有聲而和貌何不如此以觀王姬之車雖尊無所忌憚而徒悅其繁美曷不者亦識者勸使國人何不如此也是時周已衰齊又亂魯桓公爲昏主又亂此人所以有媒心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王周平王也平王之孫桓王之女也杜氏以齊襄公親迎則自娶也審爾則齊侯之子謂僖公之子也見魯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王姬歸于齊甚明凡詩稱某王某侯或稱諡亡者稱諡或稱國存者稱國不必委曲援引寧王格王之類終爲強辭度詩顛倒參錯亦多如豳風皆周公之詩所又可曉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齊與周為昏。當是魯桓公文姜夫婦為之。委曲。故桓公為之主。此所謂釣緝也。亦玩之辭。宋王氏之文。斥之辭也。陟岵曰。悲之辭也。皆同。

聞音曰。華方無切。子獎禮切。孫須倫切。

總聞曰。舊說以為唐棣桃李皆為芍藥。洛陽芍藥之品。有緋桃碧桃。千葉李郁李之類。其援引甚新美。然不必如此。即今郁李桃李。其名皆後世因花色豔而比合為名。非古有也。當是以平王遷洛陽。而洛陽不惟牡丹為冠。芍藥亦異于他所。故舉其最盛為辭。又王姬當以奇花喻。不當以他花比。見甚博。意甚嘉。而詩人偶觸物。遂興情。初非有所差擇也。

騶虞二章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止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止騶虞。

聞句曰。舊一章三句。今為四句。語意尤長。

總聞曰。此為春田者也。一行止五獸。言甚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芘。所取如此。其心雖慈。然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嘆。言安得今人如此。獸不踐生草。不食生肉者也。其心甚不欲也。

# 詩總聞卷二

風

## 聞風一

風、樂歌名也。禮、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言風不及南。當是風也。南也。其聲同律。故舜樂先南。次風。同被之于琴。其聲無爽也。季子獨稱南。不稱風。凡及風者。止稱國。至雅則稱雅。頌則稱頌。惟衛齊因辭及風。亦非指名。稱風。蓋南風同類。舉南則風在中也。雅亦有風。頌亦有風。故豳詩有豳雅。豳頌。嵩高。其風肆好。烝民。穆如。清風。禮、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頌風亦並言。明南風雅頌。其聲皆相通也。禮、風、賦、比、興、雅、頌。六詩。當是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風南一也。往往南聲簡于風聲。故存者南少而風多也。

## 聞風二

列國立說甚多。然不必也。今詩魏在齊下。而錄本案。此下原文缺。

邶風

柏舟五章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此當有難言者也。言隱憂，言靜思。下章不愬他人而愬同姓，蓋有不可顯言者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鑒當作藍，實可茹。與下匪石匪席同意。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言我趨美如此。屈氏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以之修能。案此引離騷經。以字誤。經。在位皆同類。威儀如此。不

可擇而告之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辟，開也。標，拊也。開其禁而拊其心也。今人憤悶者猶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日月愈久愈微，所謂但見有不如也。

聞音曰轉，陟竟切。卷，眷勉切。

聞訓曰：左氏懼選杜氏數也。言多威儀，不可勝數也。

總聞曰：不遇非所當憂，蓋憂時也。古列國通疆，皆可之。然有所不忍，與何必懷此都，異意。此人蓋愛君

親上者也。

綠衣四章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言衣服漸闕。恩愛弛也。一章、綠衣黃裏。二章、綠衣黃裳。已非備禮之正服。三章、但有綠絲。而不能成衣裳也。四章以夏服禦秋冬之風。并與綠絲亦無。可見恩愛盡替也。其初已度他時之有增。故末云實獲我心。言與所期相應也。

聞音曰。治。澄之切。訛。于其切。風。字惜切。案字惜二字。誤。他篇皆作孚。惜切。據許氏。風以凡得聲。古凡。汾林切。自昔用風。皆與汾林之屬相叶。

總聞曰。其為婦人哀怨之辭無疑。但其人未可知。舊說以為莊姜。雖不敢不信。然尋詩未有所見。此婦人必有識慮。知古今。多稱古人者。言古有此。今當之也。班氏。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燕燕四章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二月中爲乙鳥至。當是國君送女弟適他國。在此時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氏、次女也。任氏也。其女所嫁之家也。先君鍾情此女。以屬于我。故以美言譽之。以善言勸之。思其父則愛其男女之兄弟。且于女兄弟尤深。今人多然。又況旣孤。乃始出適。益傷其父之不見。而念其妹之愈切也。

聞音曰野。上與切。南。尼心切。淵。一均切。

聞跡曰任。當是薛國。

總聞曰。君夫人出遠郊送歸妾。旣違妻妾尊卑之禮。又違婦人迎送之禮。莊姜。識禮者也。鄭氏以歸妾爲戴媯。歸宗也。戴媯旣生桓公。烏有絕其母子之理。莊姜亦識義者也。以桓公爲己子。而絕戴媯使不母桓公。人情斷矣。又烏有瞻望泣涕。不可勝忍之情。且有大可疑者。使桓公幼穉。戴媯隔離。容或有之。旣稱先君。則莊公已沒。桓公已立。尤非人情也。尋詩差池。若有一前一後之意。頡頡上下。若有一低一昂之意。當是女子往適人君。子來迎婦。故卽燕取興。兼其末皆非婦人稱謂之辭。

日月四章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之人。是人也。當是在位者爲人所間。君忘故情。已失故處。望是人甚深。不斥言之爲君。故婉也。此近厚  
之人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在東。詩人言月多東。指其盛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言不如其死也。詩凡無所愬者。多歸天。次歸日月。次歸父母。不能堪者。多歸死。今人猶有此態。此効刀  
爲國而有所間也。度其勢未已。故皆曰胡能有定也。

聞音曰。顧。果五切。

聞訓曰。居。諸。皆辭也。禮檀弓曰。何居。鄭氏音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總聞曰。莊姜旣白賢婦。當曉名義。又識禮分。在莊公則爲無良。在莊姜則爲不可忘。乃有深銜切憤之  
意。似非賢者所存也。碩人之詩。其愛君之情如此。必無過當之辭也。

### 終風四章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末風也。風至末則衰，猶能爲暴。況當盛時，可謂大異也。天災如此，當做懼而反傲侮，是可憂也。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當是謔浪笑傲者來過君子，君子不欲親之，我不往彼，彼亦勿來此也。疏之之辭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嚏，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謔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嚏嚏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氣象猶冬雷也。故君子深憂至于不寐也。

聞音曰：霾、陵之切，來、陵之切，思、新齋切，懷、胡隈切。三章皆用引韻，獨此不用。舊說以爲疑詩無定體，以

叶爲先，苟叶雖少，參差無害。

總聞曰：敬天者，有災則罪己；慢天者，有災則罪人。此遭異變而反瀆侮者，必以某人某人致此，在位相

過及之類，不相知，有識者獨憂也。

### 擊鼓五章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衛伐鄭之役，在魯隱四年。是役宋、陳、蔡皆從，夏秋再舉，初踴躍，後乃憂嗟，不堪連役也。左氏苦哉邊地

人一歲三從軍，衛在河北，鄭在河南，城漕不離國也。伐鄭則越境差遠，故有嘆羨其徒之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不我以歸者。夏還而冬再舉。當是征夫不得還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居。死者也。死歸塚壙。謂之居。處。傷者也。傷留在處。謂之處。喪馬有刑。不敢歸。則逃者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生則契。死則闊。同歸偕老。願之辭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不能契而竟當闊也。故此不言契而獨言闊。不知在遠者信我爲死邪。不信我爲死邪。想不信我死。幸其生也。

聞音曰。兵。哺。茫切。行。戶郎切。冲。敕衆切。老。魯吼切。信。斯人切。馬。下相叶。今從現音。馬。莫下切。下。亥雅切。易林東行西處。喪其犬馬。南求驩。失駒林下。亦自與處相叶。今處既不甚切。不必叶可也。

總聞曰。再舉皆勝。而人情如此。蓋知州吁之必不免。故人慮并及禍。而有憂心也。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又曰。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衆仲之語。卽衛人之情也。

### 凱風四章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孤子事寡母者也。當是賤者之家。母采棘心以爲食。棘心棘芽也。其子不欲其母親此。故傷其勤勞。其意蓋在乎保衰佚老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采棘心猶之可也。采棘薪則勤勞過甚也。其子以爲婦當代姑。不欲其母太勞也。有子至七人。其年已老。不當采薪。故其子傷其母而罪其室家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睨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感寒泉其母勞而口渴也。感黃鳥其母勞而聲急也。此所以責妻又責己也。聞音曰南。尼心切。下後五切。

聞跡曰寒泉經河內雄城與清水合。

總聞曰。令人賢婦也。七婦未必皆不賢。而其子憐其母。故責其婦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凱風之過不能從其子之善意。必寡識者也。小弁之過不能救其子之顛危。必寡情者也。此孟子所謂大小之別也。趙氏以爲凱風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悅。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尙或瑾之。而曾不憫己。親之過大也。此頗得孟

子之意。小弁之序。以爲作于太子之傅。而趙氏以爲作于伯奇。是時已不用序。故并載于此。

### 雄雉四章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季冬節。爲雉始雊。今飛鳴如此。當是春深。婦人感春暮而動心。所謂有女懷春者也。食其祿而不去。有此隔絕。則是自詒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瞻彼日月。謂日沒月出。月沒日出。日月漸長。而君子何時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心。求心。最害心源之本也。所以子路終身誦之。而孔子以爲何足以臧。言忮求皆生于心。不治。苟能治心。安有此病也。

聞音曰。思。新齋切。來。陵之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此蓋婦人發辭。以雄雉比其夫。以雌雉比己也。末章百爾君子。如州長掌師田行役之事。縣師掌軍旅田役之事者也。苟無害于人。無邀于人。何所用而不爲善。此必有求于役者而不遂。故獨使遠役。其妻所以有怨辭。雖怨猶有相勸爲善之意。此婦人亦近厚也。

匏有苦葉三章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自暮春通媒。至暮冬合昏。正月節為解凍。冰未泮。則猶冬。言非時。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男女之家。當隔濟而居。故通媒及成昏。皆以度水為辭。須友。女辭也。猶有所待者。知時太早。欲少緩以須仲春。不肯先期也。女必甚賢。而父母急欲遣之。非女意也。

聞音曰。揭。苦例切。軌。舉有切。否。補美切。友。羽軌切。卬。讀作我。今人猶有此音。下又我兼稱。

聞跡曰。濟。濟水也。濟不可涉。或是濟之支流。故亦稱濟。

總聞曰。爾雅。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此書雖云興于中古。隆于漢氏。細推止是

漢儒相發明。以實訓注。然亦非一人所為。所以多迂。如揭為揭衣。膝以下安用揭衣。衣上裳下。與衣恐

礙。故釋者以為。褰裳。如以衣涉水為厲。繇。帶以上水及衣。非止膝以上。乃反為涉。與厲恐礙。故釋者以

衣為禪。館本案。禪。原本作禪。致孔疏。衣。滌。禪。此類甚多。至以為出于周。尤所不解。有公字。

張揖上。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雪山以張說為不可信也。

谷風十二章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婦人承夫命出有所營。當是夫厭薄婦。以此爲端。而稍遠之。且稍苦之。登塗而值風雨。觸境興懷。然其辭皆理正情長。度其曲在夫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當是其夫以他事加其妻。故其妻愈忿。言我持正無嫌。臨行當見涇渭之流。故興辭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臨行祝後事之辭。當是其家近水。此言梁笱。下言方舟泳游。恐是臨涇渭支流上云涇渭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慙。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賈用不售。

阻我所德。以物易食于人。而人又不售。訴窮之辭。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旣生旣育。比予于毒。

昔育子之時。恐所育者窮。并爾皆不相保。今所生既可育。反視我如毒。言家理稍進。子息已全。不堪其見斥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婚。以我御窮。

乾蓄。非喜啖也。特無可奈何。地方稍蘇。蔬本稍長。則不用矣。今西北多然。言夫窮相親。富相疏。

有洗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不以美言啖之。又以武怒加之。付以勞苦之事。不念我始來相歸之時。少使我安息也。當是其夫與所

昵安享。而其妻經營勞苦。故甚不堪也。

聞音曰。救居尤切。舊時周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十二章。

聞物曰。葍。蔓菁也。菲。蔓菁類也。毛氏。芴也。爾雅。蕙也。說文。芴也。今蕙。芴。二名不傳。郭氏以爲紫葉赤色。

是蔓菁也。根亦可食。故曰無以下體也。

聞用曰。筍。魚筍籃也。

總聞曰。此非絕也。特以勞役之事苦之。新昏近有所昵。非納采問名而禮昏者也。徒見兩及新昏。男女之合。以夜晝居于內。問疾可也。故以納婦爲昏。其他交際皆可稱昏。丁氏。昏冥也。從女。許氏。婦家也。詩多爲昏。大率論古。當以人情推之。既絕不可以相見。而尙薄送何也。既絕遂爲他人。而尙祝以毋逝毋

發何也。末云伊予來暨。望來而求安也。絕則豈復來乎。泥新霽兩字。失一篇大意。所謂君子不亮。烏乎執。先亮而後執則善。不亮而徒執。故關者不可以語也。

### 式微二章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止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發辭也。微如旄丘。所謂瑣尾者也。當是黎侯行李薄。旅況悴。故再言式微。甚可憐也。尋詩稱君。所謂黎侯出寓可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止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下語又單稱微。其意尤可悲也。露人所不欲犯。而胡爲犯之。指在旁故舊也。泥人亦不欲犯。而胡爲犯之。指君自己也。當是此役相隨者。有故無親。故旄丘責其親也。

總聞曰。中露泥中。言行役冒犯之苦。語法如此。未必是地名也。鄭氏所謂衛公以二邑處黎侯。或說衛公者。宣公也。宣公父子夫婦其亂。不可勝言。何暇及人。能以二邑處黎侯。蓋亦過厚。而黎之臣子責以不修方伯連率之職。似非人情。故旄丘之叔伯。若以人情推之。當爲黎之親族。而非衛之臣子也。

### 旄丘四章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旄丘。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亦名旄頭。言羽毛多。葛。野葛也。深春乃見。此詩當是此

時言行役久歷時。不知以何時而出。盡春未歸。其親族皆不恤。責其無情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其衣既不整。無車又不能東。行役如此乏闕。而親族不與同憂。又責其無情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

瑣細尾亦細。言在末者微也。流離被服如此。而親族如不聞也。甚責其無情也。

聞音曰。節子悉切。久舉理切。子獎禮切。

聞事曰。古隴頭歌。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吾念一身。飄然在野。與流離同意。鄭氏言鳥名。恐非。

總聞曰。當是卑者責尊者也。宗族有故。尊者當任之。而以叔伯爲衛臣。聖人必不以此無理之事存之。何以勵爲親戚。且爲臣子者也。

簡兮四章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擇也。所以下云日中所擇之時也。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伶官其貌。與力與伎。皆武士。以武士爲伶人。武備之弛。蓋可見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伶官執事之際，乃飲以酒，見之于容，下不恭肅，則上之淫酒，亦可見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詩人有所指也，其人當在西之山野，故云山榛隰苓，言斯人在位，濁亂必不至此，必秉正不詭隨者也。

聞音曰：翟，直角切。

聞用曰：萬，舞也。篆文象形，龍生鼎，齊侯鐘，尤明。

總聞曰：公庭非祭所，蓋燕樂也。賢者必不肯入，此流執此事，蓋自頌人生此意，碩、侯皆大也，與下如虎相應，此亦非賢者之容，其所謂賢者在西方者是也。

### 泉水四章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此當是衛女適他國，而他國女復適衛，交相爲昏姻送別之辭，故下傳意歷問其親也，其地必相近，皆與淇相接者也。

出宿于泂，飲饒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饒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亦欲亟至衛，雖無瑕，然有害，言夫必以爲罪也，故不敢言歸。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聞音曰。思。新齋切。謀。謨。杯切。沛。獎。禮切。弟。待。禮切。干。居。焉切。牽。下。介切。害。暇。憩切。歎。他。涓切。漕。祖。侯切。丁氏。水。蓮也。舊說疑未盡。因水運得名。何。害。古。曹。徂。侯切。漕。以。曹。得。聲。亦。不。礙。連。義。

聞跡曰。美。溝。逕。朝。歌。注。淇。水。爲。肥。泉。漕。水。注。河。逕。鞏。縣。沛。水。合。渠。水。歷。中。牟。干。言。恐。皆。是。地。名。衛。縣。有。竿。城。恐。是。干。甘。陵。有。信。鄉。故。縣。恐。是。言。字。禰。須。亦。皆。地。名。

總聞曰。不見父母終之意。但言女子有行。與父母兄弟相遠。此常事亦常情也。

北門三章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是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所從去國之道。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譏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當是出而幹職事。歸而遭阻間。故有怨辭。

聞音曰。艱。居。銀切。哉。將。黎切。譏。竹。棘切。敦。都。回切。遺。夷。佳切。

總聞曰。各隨所方之門。爲所適之道。不必言背明向陰。偶爾向北。若東門之墀。東門之枌。皆向明之方。而其詩反皆暗昧淫濁之事。恐難以方論也。

北風三章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嘒。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此當是離本邦適他國。又不安而歸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狐烏皆野所見。言狐赤烏黑。皆不以寒而改行役。顏色改變。傷之辭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邪祥余切。且子餘切。啮居奚切。車斤於切。

聞訓曰。涼風色薄也。啮風聲緩也。大率風作雪者也。雪成則風稍止。雨作去聲。

總聞曰。常情重遷。虛歎辭。非不欲徐。而不可不急。只且皆歎聲。屢歎者。深不欲去之意也。

靜女三章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當是其夫出外爲役。婦人思而候之。此是其夫辭。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自牧歸荇。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彤管。樂器之加飾者也。以遺其夫。荇。草之美者也。以遺其婦。交相爲悅也。

聞音曰異盈之切叶萑吳氏貽作以志切旁紐皆可叶然作平聲讀意多

聞字曰愛而不見方言注以愛爲夢正引此詩言掩翳也亦有理然不必如此愛而不見之意亦深

聞事曰或以爲尋隈竊合此安得爲靜女

總聞曰牧見左氏隱五年鄭侵衛牧杜氏衛邑當是此地夫自牧而歸女隅城而候當是官役稍苛牧夫遲歸婦人思君子之深出門亦非獲已然猶不敢遠至城之外而潛處城之隈足見其靜也

新臺三章

新臺有泚濱水瀾瀾燕婉之求籊籊不鮮

新臺當是地名新臺有泚清也有洒淨也河水瀾瀾盛也浼浼濁也新臺之地必有水而清非河之比也尋詩當是此地之人娶妻不如始言故下有不悅之辭本求燕婉乃得惡疾者爲可恨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籊籊不鮮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夫不悅其妻則以惡疾詆之此夫必淫泆婦必高潔河水濁而臺清魚網下而鴻高婦不同夫故夫不悅婦籊籊今龜胸也戚施今駝背也二疾雖亦有兼之者然未必至此恐是溢辭

聞音曰鮮想止切洒先典切浼美辨切殄他典切

聞字曰鄭氏殄作腆不必胡不早殄也惡辭也

聞跡曰。衛玷臺。女臺。三女臺皆在河側。所至地名。不論虛實。眞僞。多相承爲稱。總聞曰。聖人存詩。所以訓世也。聖人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審爾。則此等之詩。誠不可于君臣父子之間言之。聖人所以爲世訓者。乃如此。往或進講及此。拱手不啓口。既而以其實對云。有不可言于君父之前者。自此。凡此類。悉不講。遂以爲常。恐非聖人本意。而相承爲誠。然。故輕儇者。則資玩狎之談。而恭愿者。則持緘默之誠。春秋傳所載宣公之事。雖有。而恐非此詩。識者更詳。

### 二子乘舟二章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當作之女。乘舟渡河而歸。人其徒餞送者也。舊說以爲伋壽爭相爲死之事。尋詩乘舟汎汎。水有相思。不忍別之意。伋壽之變。死者一君。二長子。二公子。大亂者二世。交爭者三國。而廢立者二天王。豈所謂不瑕有害者。然伋壽之死。亦非人情。似好奇者所爲辭。伋壽之變。縱如左氏所言。亦曖昧倉卒。而非如此從容者也。願言思子。送者之懷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聞音曰。景舉兩切。害瑕憩切。

總聞曰。大率異詩同辭。必當時常談。如不瑕有害。是也。送人適人而動懷。雖無他疵。然不無所傷。蓋人

情以爲動念而慕之也。當是未適人之女。畏物之議如此。蓋賢女也。

詩總聞卷二

鄘風

柏舟二章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在中河欲濟河也。當是送女歸人之舟。母欲女歸人而女願事母不欲去家。其母不以為然。故極道其真心以死自誓。以天為辭。母猶天也。何不諒人而以人為欺。天烏有是理也。兩髦未合髻也。此我終身之象也。誠非常情。其母未信者。以常情度其女也。所以懇之于天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聞音曰。儀。牛何切。孔氏古韻。不甚要切。引此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是未考易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鄭氏儀作義二字。古皆音俄。他。湯何切。天。鐵因切。側。莊力切。天。今。他年切。詩二十三用。無叶他年。白虎通論。天。身也。天。鎮也。禮。統天神也。陳也。珍也。案防志晉尚書儀曹耶買述禮統十二卷。雪山所見本。禮統七錄六卷。唐志未知為隋為唐。今二書俱佚。漢儒之學。多以聲取義。此五義皆與鐵因相近。與他年無干也。總聞曰。世固有賦女身而無婦心者。此所謂維我特。不與類同也。此等必入山林。謝世故。凡古今所立之常制。皆不可以拘也。女終身不嫁。如男終身不娶。此其立志不凡也。

牆有茨三章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可以杜隔踰越。此必有內外交亂而雜言者。所以勿埽、勿襄、勿束。言交亂之人。其意欲除之。正中其計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聞音曰埽。蘇后切。道徒厚切。

總聞曰菁。數名。十稊為菁。蓋其事不可勝數。故難盡言也。左氏昭伯之事。尋詩皆無見。但惠公敍卑而年少。宣姜母行。昭伯兄行。雖宣淫誰敢阻者。似不必以牆為道也。

君子偕老三章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玼。當作如玼。

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揅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絢。是繼祚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聞音曰珈。居何切。佗待何切。宜牛何切。翟其禮切。髢徒帝切。揅敕帝切。皙征例切。展諸延切。祚汾乾切。

顏、魚堅切、媛、于權切。

聞字曰展、展衣也。次言展如之人，言展衣乃似此人也。下語如蓮花似六郎。

總聞曰：此詩雖句讀不倫，頗似有軼，或誤。大率一章先言服，次言德，不能象服。二章、三章先言服，次言容，能象服。初言不淑，太峻也。次言胡然，何爲如天如地，言其尊，奚由如此，頗婉也。次言不如不以己能象服爲美，乃以服能象己爲美，過婉也。詩人措辭多如此，所以爲忠厚也。

### 桑中三章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在五句，而以爲首題，以所期之地爲主。桑中在常山，沫在朝歌，上宮未見，或是宮室之名。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聞音曰：中，諸良切。易林采唐沫鄉，要我桑中，正用此詩。宋氏古詩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簡。隨時改易，并在束薪入張，韻音直取，順意而已。若爾何所不可不致，顏氏中有章音，又關中呼舅爲鍾，鍾者，章之轉也。糾繆，漢注皆云釋名。兄公曰：兄章，舅公曰：舅章。中，張固自相叶，何謂順意也。宮，居王切。上，辰羊切。麥，訖力切。

聞人曰：申叔跪謂巫臣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也。謂適鄭欲納夏姬而

適他國。故盡室去楚也。舊說因而有相竊妻妾之辭。竊妻。蓋巫臣盡室以行。必不令楚知。故曰竊也。今詩縱是淫奔。非妻即妾。非妾即妻。亦無妻妾相竊之理。蓋巫臣之行有其妻。則夏姬當爲妾也。作序似在左氏之後。其說皆附合左氏爲之。而不省其不倫也。

總聞曰。姜氏、弋氏、庸氏。皆當時著姓。當是國君微行。以采茹爲辭。約諸女之中意者。期諸某所要之某所。雖爲勢力所逼。而親黨爲榮。故送者無他辭。

鶉之奔奔二章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今鶉。鶉。鶉。今鶉。鶉。方春求接之時。當是國君以此人而尊諸嬪御之上。故有不平之辭。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兄。長也。君。主也。無良而我以長以主事之。不堪之辭。

聞音曰。疆。居良切。兄。虛王切。

總聞曰。此是女御之憤辭。恐是桑中所納者。申叔跪所謂巫臣有三軍之權。而又有桑中之喜。謂與夏姬合謀也。斯人主內政。宜人情之不服也。

定之方中三章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營室也。方中、爲小雪候正農隙之時。古人舉事常儲後利，不責近效。此六木雖良而難長，蘇氏所謂栽種成陰十年後，倉皇求買萬金無六木，不獨中琴瑟，但以琴瑟爲先。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徒居在楚，故皆以楚爲辭。

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植桑、貴土潤地。蘇上下者，下雨也。此靈雨者，應允臧也。所以適田觀植桑也。舊說：秉心塞淵，然後騷牝三千。又引思無邪，然後能斯馬斯徂。尋詩文勢自可見。言衛文匪直如此之人也。秉心如此，治國如此。人初以衛文覆亡之餘，不無相輕之心。至是始知非凡也。他說引禮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理則甚深，而無預于此詩也。

聞音曰：虛，巨呂切。京，居良切。田，地因切。淵，一均切。千，倉新切。

聞跡曰：堂，京桑虛景山，皆地名。桑堂，在常山。景山，在澶淵州。京，在河南虛。杜氏在宋，未詳。其都楚丘，在澶州衛南縣。

聞物曰：其木凡七種。于桑爲詳。蓋切于諸木。

聞事曰：左氏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杜氏，季年在僖二十五年，以文公滅邢之歲爲十倍之時。不必如此。元年，孟次年，仲，又次年，季。

總聞曰魯閔二年十二月衛亡戴公立廬曹一年而亡僖元年冬文公立二年春城楚丘冬遷楚丘正營室方中之時經畫營建雖迫遽如此然觀星揆日致卜亦不鹵莽滅裂有才有志者自不同也

蝮蝮三章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蝮蝮今馬影多在東爲西日所射乃成當是送女之時所見今人猶言不可指指則手生腫也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朝寅卯間也雲升崇朝已午間也雨降從旦至食時爲崇朝晚晴則虹見正五六月時雨暘不必拘此偶此日所見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人思昏太急而不知春之已過時之不可違男家無信失約故踰期女家不知命雖踰期必欲成禮可見古制已亡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母滿補切

總聞曰男女之判合皆係命以命責之理之正也舊說不得尊者之命或又舉詩凡七及命皆謂尊者所使不必如此大率詩發于衆情出于衆辭難拘以定律也

相鼠三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鼠。穴蟲之總名也。一種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相。或爲拱字變。韓氏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聞音曰。爲于嬌切。開元凡經文皆作譌。說文譌以爲得聲。今皆得省文。孔氏以譌作訛。而楚辭爲叶波羅。則音訛亦是兩讀。皆可若此。儀。當牛何切。

總聞曰。當是在上而遇下無狀。故有不樂生之心。非詛其人速死也。惡之欲其死。聖人以惑處之。豈肯存以爲訓也。

### 干旄三章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當是國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贊助。以爲報也。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聞音曰。紕。符至切。予。弋渚切。告。姑沃切。

聞跡曰浚。當是浚儀。衛文初徙在楚丘。或親迎至浚儀。未可知。其後魏并衛。始自安邑徙浚儀。當是在衛已爲重地。

總聞曰。氣象似是文公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史稱身自勞與下同苦。不應事此人。情旣翕。物態自更。國力事體。如駭牝三千。尙可集其他餘事也。

載馳五章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

此當是旣行至漕。爲人所阻。不能進復濟漕而返也。不能旋濟。不能旋返。言猶徘徊未卽歸也。視爾不臧。言許人之意不善也。我思不遠。言我所懷不能及遠。至近而止也。我思不闕。言我所懷不能施庇。言親戚暴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蟲有數種。有木蟲。有飛蟲。木蟲治目痛。皆傷淚出。飛蟲治胸腹咽喉。結寒皆憂苦之疾。采此欲療之也。穉也。狂也。許人尤之。辭也。以夫人爲穉不練事。狂不識事。言狄勢如此。衛勢如此。豈可歸也。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此行當是暮春。去衛亡數月。控于大邦。當是已知宋齊相救助。但不知何所由。何所至。欲審其本末終。

始稍寬心也。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知當作我所之。

前後稱大夫皆從行者也未達而旋歸爾思思在許懷安也我所之在衛懷義也所以咎許人之尤者也。

聞音曰驅祛尤切漕徂侯切反孚鬱切蟲謨郎切行戶郎切麥訖力切尤于其切易凡四一叶疑一叶之兩叶災災將黎切亦同叶此下無叶祛尤之屬。

聞物曰蟲不必作齒去古既遠苟就文可通何必更易必不得已當委曲周遮今從蟲不用徐氏之說毛氏不改字直以為貝母若不作齒烏得為貝母也。

總聞曰齊所以救衛所以立文公以齊子之故也宋所以救衛所以立戴公亦以齊子之故也。案此齊作宋夫人。尋下文益明。許夫人既與齊子戴公文公宋夫人皆為宣姜所出嫁宋者如此嫁許者獨不能如此所

以懷憂慊也許夫人之意自度力不能以如宋必恥于不及宋女兄弟必有相爭相嫉之釁則宋許不睦之由茲以起此許人所以尤其歸唁而勸其旋反也為詐謀者必慮事深畏患切之人細推可見也。

# 衛風

## 淇奥三章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淇竹北方多稱之。漢武帝斬淇園之竹。塞決河。寇恂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毛氏以奧為隈。張氏以奧為水。所謂流入于淇者。鄭氏即泉源之水是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子貢曰。切。磋。琢。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始可與言詩也。告諸往而知來者。蘇氏。礎者。切之至也。磨者。琢之詳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所謂可也。貧而樂。富而好禮。則賢于彼二言矣。自是以。上見可而不止。則必有所至。此說良是。瑟。僩。光采之少也。赫。喧。光采之大也。此亦加切而有進也。言淇水之奧。綠竹之下。有人如此。一物不足以盡。又再三假物稱之。前後稱如凡十。而獨竹不言如者。以竹為主。竹即人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毛氏。綠。王芻。今藁蓐草也。竹。篇。筑。今藁竹也。案篇筑。說文作篇筑。爾雅。竹。藁。蓄。字。皆從草。下文篇草。亦皆當作藁。鄭氏。今淇川

無復有竹。惟王芻篇草不異。毛與鄭氏不從。班氏。范氏之竹。而從毛氏。鄭氏之王芻篇草。亦見其狹也。

政使其人似王芻篇草。何言為美也。

聞音曰。猗。烏何切。緩。況遠切。瑩。于平切。簀。則歷切。較。古岳切。

總聞曰。度其人。清修慈裕。使人愈久而愈不忘也。切。磋。琢。磨。言其鞞琇容刀之屬。以玉為飾者也。充耳

會弁言首服也。重較言車乘也。周旋讚詠甚言其可愛也。

考槃三章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碩人，卽後碩人，皆婦人也。受尊者所鄙棄，擣承槃而在幽壤，有自傷之意，不敢有不平之辭。寬從寬，細角山，羊性緩，亦作寬音。三章皆舉物，寬與獸爲伍也。邁與草爲儔也。軸與車相守同處也。言婦人棄置幽獨之狀也。陳氏所謂魂踰佚而不返，形枯槁而獨居，又謂忽寢寐而夢想，惕寢覺而無見者也。連篇皆稱碩人，不應如此大異，一爲賢者，一爲夫人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婦人雖有望情，亦有厚意，當是國君嬪御，相嫉相間至此，弗諼不忘其舊好也。弗過，不以爲深愆也。弗告，不以告君而害爾也。矢，指天爲誓，亦慮妒者見疑，或聞者弗信也。鄭氏旣以爲窮處之賢人，則以爲求，永不過君之朝，永不告君以善，太忍于君臣之間，尙安得爲賢者也。今以爲婦人旣處以賢，亦從于厚，雖未必如此，亦不戾聖人忠厚之本意也。

聞音曰：澗，居賢切。寬，區權切。諼，況元切。過，古禾切。告，姑沃切。聞用曰：考槃，器也。周有壽槃，類此。

總聞曰。當是國君之賢女。與鄰邦爲配耦者。道不同。志不合。故遭棄也。其詳見下詩。

碩人四章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以私爲姊妹之夫。上文妻之姊妹曰姨。則次及姊妹之夫亦順。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子夏舉此詩。多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素以爲絢。今不存也。孔子子

夏問答。與此不類。強合此詩。恐涉牽彊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暮春親蠶之時。旣事而朝君。又勉其臣蚤退。恐君有勞。此愛君之情也。當是君厭政事。溺燕私。欲以此

稍中其欲。少求自安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濊濊。鱣鮪發發。葭蔕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詠河之水河之物。而思歸齊。不安于衛也。庶姜。庶士。齊人來迎者也。當是盛夏之時。當時不見歸齊。恐

是所望如此。

聞音曰。活。古闊切。盼。匹見切。濊。呼活切。發。補未切。

聞字曰。論語作盼。毛氏。許氏。陸氏。作盼。又有作盼。恐作從目從分。是言分目也。古字參差極多。傍意稍

通即可從。

聞跡曰。北流河也。書。河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自北爲逆河入海。孔氏。海。渤海也。自漢而後始轉北流爲東流。蘇氏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跡之勢。元祐間以此爲嘉殆順勢也。

總聞曰。碩人。寬大之氣象可見。前永矢者。皆誓及嬪御之辭。誓不以見媚相忘。誓不以見害爲過。誓不以陰私爲言。而此詩又于君之情如此。然其心終欲善歸而脫禍也。古者婦人失愛于國君者。則有本邦可歸。後世居尊而弛情者。幸則再見。不幸則終殞如長門。陳后所以願賜問而自進。得尙君之玉音也。

### 氓六章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既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此非氓乃士也。下章多言士言氓者。斥之辭也。以蚩蚩之語可見。皆婦人歷數之辭也。此言初謀之時。當是其夫卽欲合。其妻以無媒爲辭。恐以合獲罪。雖非時猶有所憚。是時仲春之制。恐已漸廢。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此言及期來歸之時。泣涕憂其夫失約也。笑言喜其夫如期也。恐是其夫規其妻之財。故誘或此事。車來賄遷可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葢。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言初謀合之時，旁觀亦有不可之意，其辭婉委周悉，當是有識有慮者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言既歸不相諧之事，桑沃當是其謀以夏時，桑隕當是其歸以秋時，無食至三年，言饑甚，涉水至漸帷，言勞甚，我雖受苦如此，初無爽意，爾之貳心，將何時而已，自二至三，言有增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此言施勞報苦之事，靡室勞者，言無有室家，似我勞也，靡有朝者，言不待朝而起，幹家也，三年言甚久也，女漸遂意，則以暴見加，所以自傷，取笑于人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言自締髮初立誓，今墜言之事，淇隰成昏之所，當是夫家在淇隰之間，猶有望其反思，不爾則永已，欲訣未訣之辭也。

聞音曰：謀，謨，杯切；丘，禱，奇切；關，圭元切；甚，知林切；耽，持林切；隕，于貧切；爽，師莊切；行，戶郎切；反，孚絢切；哉，將黎切。

聞訓曰：蚩，毛氏，敦厚也；許氏，蟲也；丁氏，癡也。下文行迹，似非敦厚，亦非癡愚，所爲當從蚩，山中，人亦謂蚩爲蚩。

聞跡曰：頓丘，在淇水南，淇隰皆在懷縣西南，坵垣復關，亦當是地名。

聞事曰。抱布。謂抱衾也。所買止絲。非布也。絲布不同時。鄭氏。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良是。總聞曰。此婦人之合。雖非正。然猶求媒。雖犯禮。然猶記善言。恐其啞笑者。卽向之于嗟者也。失行之婦人如此可愍。而不可絕。況其終有悔辭。此聖人所以存之。大率聖人所存。多近厚者也。

### 竹竿四章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今人寓物適意。泛舟垂綸。亦其常情。前人多見于吟咏之間。古詩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篋篋。籊籊。珊珊。皆釣竿聲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去舟。泉源左。淇右。回舟。泉源右。淇左。巧笑佩玉。皆思父母兄弟也。

淇水漰漰。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不必車言駕。舟亦得言駕。今猶謂之駕船。

聞音曰。右。羽軌切。弟。滿彼切。瑳。七可切。儺。乃可切。

聞用曰。衛地必多松柏之屬。檜。亦松柏類也。屈氏。祖之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又蓀橈兮蘭旌。桂楫兮蘭柁。不惟古者水陸之產。皆茂于後世。而舟楫止濟不通。非若後世萬斛千夫也。故能以芳木。

爲之自屈氏以下皆寓虛辭爲美談非實然也。

總聞曰此去家歸人猶在衛故不離淇水也舉目不見舉足難至雖近亦以爲遠所謂寸步千里前人亦常見吟咏之間。

芄蘭二章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言童子之狀如蘭薄弱也觿角錐文事也童子未可鐵恐有所傷故角亦從金長則金錐所以畫簡也今雖有文具而無所知言幼騃容當以遂爲美今悸是幼而不能爲容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鞮指沓今包指武事也雖有武具而不能狎習甲狎也。

聞音曰芄蘭蘿摩也東人呼爲白環北人又爲雀瓢藤生籬落間俗傳去家千里莫食蘿摩枸杞此是總聞曰此貴家飾童子而不知其不可勝也。

河廣二章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以葦爲楫今河上猶用此。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聞音曰望武方切。

聞字曰杭航也刀剗也古字或從簡後字漸增正。

總聞曰此宋人而僑居衛地者也欲歸必有嫌而不可歸。

伯兮四章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當是衛人從王伐鄭。在魯桓五年。以詩為王前驅可見。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雨固阻行。未至宜也。既晴尚復未至。所以憂疑。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聞訓曰言辭也。

聞跡曰鄭在衛東。故曰之東。

聞人曰伯君子字也。執殳。旅賁之流。當是衛王者。在役兵之中稍近。故夫有字。妻有膏沐。又曰邦桀。所

謂虎賁也。

總聞曰蓬至秋則根脫。遇風則亂飛。萱草盛夏則吐花。深夏則彫。伐鄭之役在秋。故皆舉秋物寄意。背

樹而立。嘆美草之已萎不可復榮。恐君子萬一不幸也。當是已知王敗績。潘氏彼詩人之攸嘆。從願言而心悔。案此潘岳寡婦賦之文。從當作徒字之誤也。榮華蔚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蓋得本意。忘憂草。萱堂北堂之類。皆因舊說而生。

有狐三章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也。狐。短狐也。野狐多穴。古樹深冢。今與水相附。知非野狐。渡水防此者。以物蔽影。今無衣裳。此物可施毒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聞音曰。帶。丁計切。服。蒲北切。  
聞訓曰。綏綏。安行貌。

聞物曰。或謂南方有此。北方無之。詩謂為蜮。春秋謂有蜮。皆此物也。俗傳四月上弩。六月下弩。秋而有之。異也。然則不獨南有此。  
總聞曰。之子。婦人也。至無裳。無帶。無服。民窮可見。

木瓜三章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聞音曰。瓜、攻乎切。報、博冒切。玖、舉里切。

總聞曰。瓜、桃、李、雖易得而皆可食之物。瓊、琚、瑤、玖、雖甚珍。而止可玩之具。我所得皆實用。所報皆虛美。以此推之。不足以報也。古謂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 詩總聞卷四

王風

## 黍離三章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聞音曰。天。鐵因切。噎。益悉切。說文。以壹得聲。

總聞曰。後人用此意極多。自苗至穗。自穗至實。度及半載。不應行役無故淹留至此。當是東周懷忠抱義之士。來陳秦庭。以奉令主歸舊都爲意。或以尊王室制諸侯爲辭。往往有怪其久留不去者也。徒隲憂難明告。以不知者爲何人。言此等人。非我輩人也。

##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雞、牛、羊。皆在郊所豢者也。今田野人家向暮多如此。班氏日。晡晡其將暮。觀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

情哀詩人之嘆時。

聞音曰哉將黎切。疇辰之切。來陵之切。思新齋切。渴巨列切。

總聞曰當是在郊之民以役適遠而其妻于日暮之時約雞歸棲呼牛羊來下故興懷也大率此時最難為別懷婦人尤甚。

君子陽陽二章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婦人之夫也當是婦人之辭。

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房敖皆地名當是招其妻從房從敖而往也此言不安其所既去則樂陽陽酒色也陶陶酒意也以酒銷憂夫婦相為樂也。

聞音曰只且嘆辭以且相叶。

聞跡曰房在汝南敖在滎陽房見左氏楚遷房子荆敖即搏獸于敖之敖。

總聞曰大率舊說多以伶官為賢者君子之地夫賢者君子廉恥乃其本節安肯苟求食而為此流也當是以簧翾之故不特誤以婦人之夫為君子案據首章注以此詩為婦人之辭此當而誤以地名之房為房中樂也語意亦于房中不順。

揚之水三章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水能流物，而不能為我流束薪。束楚束蒲，以濟我家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當是役夫遠戍，而恨其家薪芻之不充，憫其妻貧苦獨處，願與之同戍，而有所不可，則逆計月以數歸期也。

聞音曰：懷，胡隈切；叶歸，不用哉，叶蒲，滂古切。

聞跡曰：揚水自晉州洪洞縣注河，周北接晉，西接鄭，後晉鄭兩揚之水，皆此水也。申，今申州，甫，今汴州。

許，今許州，皆周近地。

總聞曰：詩有三揚之水，三羔裘，兩黃鳥，兩谷風，非相祖述也。有此曲名，故相傳為之。如樂府一種名而

多種辭，辭雖不同，而聲則同也。今諸曲亦然。

中子有菴三章

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夫也。此當是婦人之辭。菴，益母草也。可作瑩面之藥。婦人所珍，而山野甚易致。夫婦既無

食不能相有而相捨。指此物以寄意也。端午采良佳。其離當是夏時。

中谷有雝。嘆其脩矣。有女忼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雝。嘆其濕矣。有女忼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當是既乾不可復生。而雨澤乃有霑濡。雖稍潤亦無及也。

聞音曰。嘆他干切。脩式竹切。莊子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亦此切。歎息六切。

聞物曰。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此嘆則禾稼可知也。

總聞曰。嘗見旱歲道塗。夫婦相攜相別。有不忍別之情。于男女亦然。此事自古有之。初嘔嘆吐氣之微

也。次條歎吐氣之猛也。次啜泣吐聲而又吐液也。此分攜之時也。所見亦然。今古雖異。人情不遠也。

兔爰三章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吽。

兔、兔絲也。亦作菟絲。羅置也。菟草之中置羅。置孛。雉墮其中也。爰、延引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孛。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言幼時尙未爲。未造。未庸。言尙未有征役也。長時乃爲丁壯。役少猶可勉。役多則何堪。不如死也。百、多

也。寐、不動。不醒。不聞。所謂長夜也。

聞音曰。爲、吾禾切。罹、良何切。學、步廟切。造、在傲切。憂、一笑切。覺、古孝切。左氏齊歌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臯、居號切。覺、古孝切。則是憂覺。古蓋常用之也。置、昌鍾切。總聞曰。舊說。兔爰、緩意。雉離、急意。又以緩有所聽。縱也。急有所躁。蹙也。後多祖之。以爲物有幸有不幸也。人情無緩兔急雉之理。兔至輕捷。亦無從容之意。雉至卑飛。亦無躁蹙之意。今以兔爲兔絲。不惟有所本。而人情物態。不甚慙悟。可以粗通也。

### 葛藟三章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此人當是居河之涘者也。感葛藟而思身世。謂葛藟尙不斷。我與本宗絕所生。稱他人作所生。不如葛藟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聞音曰。父、方矩切。顧、果五切。涘、羽已切。母、滿罪切。有、羽軌切。

總聞曰。皆以兄弟爲辭。當是爲不友之兄弟所隔。而不得安處者也。或棄而與他人。或出而繼旁族。終不若所天之愛。此真情也。今人或如此。以異姓之子爲子。以同姓之子爲子。多始末有參差。故有歸姓歸宗。不幸至有流落死亡者。此人蓋有此恨也。

采葛三章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草木可采，當是春夏之交時。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聞音曰：葛，居謁切。蕭，疏鳩切。艾，魚刈切。今皆作牛蓋切。古不用此。

總聞曰：當是同志在野之人，獨適而不與俱，故有此辭。言我采此物，想彼亦采此物，但不同采爾。

大車三章

大車檻檻，毳衣如葦，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婦人見貴人聲勢被服之盛，私心慕之，此必微時，深有相涉，盛時不敢復論，似有望意，以其相忘也。

大車，噉噉，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生異室，死同穴，言此生永不可同也。俟其死，則從之也。

聞音曰：檻，故覽切。葦，吐敢切。噉，他敦切。穴，戶橘切。

總聞曰：此婦人謂其同輩之辭，同輩以爲未必能也，故指日爲誓也。

巨中有麻三章

巨中有麻。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巨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巨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彼所留之子。可嗟嘆。可疑惑。卒章嗟嘆疑惑。不足盡其情。故不言。此當避難之人。為在野之家所匿。以佩玖報之。言其恩可長感也。

聞音曰。古施字作頽。伺候之辭。時遮切。叶嗟。國字與或字互用。疑惑之辭。胡骨切。叶麥。古蛾字。又作蠲。

蠲音又作蛾。明國或相通也。周穆公鼎。國作或。

聞人曰。毛氏留氏也。子嗟。子國。子也。子國。子嗟之父。遍考止有衛大夫留封人。不見有留子嗟。留子國。

總聞曰。當是先王之澤未絕。田野尚有義士。

鄭風

緇衣三章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止。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粲兮。

緇衣。卿士之服。當是在外入為卿士。在都者。相與為禮。緇衣。且宜。且好。且蓆。尚以為敝。欲有所更。甚欲

其美也。既適館，又授粢，惟恐其禮之不周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止。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粢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止。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粢兮。

聞音曰：蓆，祥俞切。

聞句曰：敝予又止，還予授止，舊四句，今爲六句。

總聞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古稱緇衣止爲好賢，尋詩不見有他意。大率先儒雜記，引詩多隨意隨事，不皆叶其本旨。此所引二詩略合。

將仲子三章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當是仲氏逞橫，婉爲辭以拒之，非敢有愛，而父母在上，己不敢專。弟雖可念，恐父母有責，吾兄弟皆有畏也。言不特吾得罪，汝亦得罪。次以兄爲辭，次以人爲辭，皆拒之辭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聞音曰：母，滿彼切。懷，胡畏切。畏，於非切。兄，虛王切。檀，徒沿切。

總聞曰：鄭氏所引武姜昵叔段，欲立爲太子，不遂，請制，請京，又將啓以成亂，城潁，蓋由此也。尋詩乃以

父母不欲爲辭。此事蓋生于姜氏。成于姜氏。皆其本謀。故太叔以至于此。安得藉以爲辭。推之畏我父母。恐是畏諸父母。或是畏我諸母。必有一誤。

### 叔于田三章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往而人皆從。市爲之空。蓋可觀也。

聞音曰。田。池因切。狩。始九切。好。許厚切。野。上與切。

總聞曰。仁慈也。好和也。武毅也。三者人之所歸。太叔段何以當之。當是其徒夸爲之辭。

### 大叔于田三章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檀、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藪。葭葦之地也。用火所以發獸也。如今野燒。韓氏陸渾火詩可見。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搆忌。抑鬯弓忌。

一章發獸得虎卽止。此校獵之常制。鷹犬得兔卽休。鷹犬戈矢得虎卽息。戈矢二章。聘伎不以從獸爲

事也。三章畢事而馬緩矢稀。次覆弓弣將還歸也。

聞音曰馬滿補切。行戶郎切。御魚駕切。鵠補苟切。阜符有切。弓姑宏切。

聞物曰鵠當是馬名。鵠似鴈有行列。似豹有斑文。故謂之鴻豹。如獅子花之類也。總聞曰公子呂所謂請除之無生民心。子封所謂可矣。厚將得衆。尋詩若有此理。

清人三章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臨河名清者甚多。河清、臨清、清河、清池、清陽。酈氏以清陽亭。卽故清人城。引此詩清人在彭。當是此地。徵調者分而在彭。在消。在軸。毛氏以爲河上地。高克邑。左氏衛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衛鄭相近。彭或  
是此。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左旋、旋輅。多用左手。右抽、抽矢。多用右手。此章爲中軍。則前二章爲前後軍也。

聞音曰彭普郎切。英于良切。陶徒報切。好呼報切。孫氏抽土刀切。本摺借用作抽。摺亦抽也。審爾則好  
旁紐作蒿爲正。但軸字未詳。所以不能如前二章也。

總聞曰。當是軍士有戰心。而或抑之不能有所逞。左氏魯閔二年。所引序皆祖之。而增辭甚衍。細考春

秋所書。鄭棄其師。十二月。狄入衛。是月。鄭有棄師之告。此必衛告急于其鄰。高克實在此行。而文公不欲。故陷高克于難存之地也。尋詩。軍容士氣。可見高克之心。亦可見三軍之意。序所謂好利不顧君。杜氏從之。似或未然。故書鄭者。非高克棄師。實鄭棄師也。據傳。宋桓逆衛。遣民于河。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使公子帥甲。乘以戍漕。雖未必衛告鄭。或是宋齊告鄭。鄭文不同此舉。故宋齊獨爲之也。

### 羔裘三章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此衣羔裘者。信矢直而且中侯也。甚武而有力也。言被朝服而從事武伎。彼衣是服者。處危而不變。主正而不傾。與服相稱。而不如此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而飾以豹皮。其狀可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晚也。三心星也。詩以三爲心星形象數也。英。心星之光華。言衣羔裘自早而至晚。心星有光豪。意未止。彼衣是服者。但見其美。而不如如此之麤縱也。

聞音曰。侯。洪姑切。彥。魚肝切。

聞用曰。羔裘加緇衣。則爲諸侯之朝服。單羔裘則爲卿大夫之朝服。狐裘加黃衣。則爲諸侯之祭服。單

服裘則爲卿大夫之祭服。麕裘加素衣。則爲諸侯之喪服。單麕裘則爲卿大夫之喪服。此羔裘、卿大夫之朝服也。

總聞曰：羔裘與羔羊其服相肖。而治亂賢否之氣象不同。

遵大路二章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憲故也。

執祛留之切。執手留之愈切。其人決去既已堅。苦挽必不樂。留者亦不敢取。必但願其不速。姑小駐以敘久要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勳兮。不憲好也。

聞音曰：祛起據切。惡烏路切。勳齒九切。好許厚切。勳今不樂者猶作此狀。

總聞曰：當是同志相善。有不安而他之者。以故以好摯之。大路非以他譴而避。必以正理而去者也。故顯行而無畏憚。

女曰雞鳴三章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當是君子與朋友有約。夫婦相警以曉。恐失期也。大率此詩婦人爲主辭。故子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士女問答相應起辭也。亦婦人之辭也。所適必遵河或渡河。故以弋鳧鴈爲辭。此鴈或是春自南歸。

北。或是秋自北趨南。鴈隨陰陽。不以中國爲居。比及秋則已寒。今夜與星爛。似是春時。可以早出也。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弋而得鳧。鴈又增加之。以多爲貴也。言賓客饜飫之餘。則我與子宜飲酒作樂。言所得不獨宜及友。亦當宜及我。同享之也。所以貴于加之。恐不足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婦人警君子行期。知其良友不可誤約。所以一章連三知。言知之審也。若知非良。必不導君子以曉出。相同行爲樂事也。所儲備爲問遺者。勸君子舉行樂約俱來。言我已有待。子無所慮也。

聞音曰。加。居之切。老。魯之切。來。鄰知切。好。許厚切。順。叶問。好。叶報。惟來贈不叶。贈當作詒。字轉。不然。則以之爲韻。詩多如此。

聞用曰。古以玉爲佩。雜佩者。不必以玉。他物但有鳴聲者。皆可爲佩。

總聞曰。當是君子喜結客。婦人又好客。惟恐君子不得良友也。亦欲其來以觀其人。杜氏送王砮詩。自陳翦髻鬢。鷺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此殆類王珪之妻也。

### 有女同車二章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舜。木槿也。盛夏已吐花。當是此時。國人見而喜之辭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聞音曰。華方無切。行戶郎切。英於良切。將七羊切。

總聞曰。所見親迎之禮。彼美之貌。似是與婦成禮。而非憚耦辭昏者。左氏鄭忽辭齊昏之事。甚詳。此專拾其說。不惟尋詩無見。而亦與左氏不合。當是因姜姓為齊女。遂以鄭忽附之。識者更詳。

山有扶蘇二章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野蘇也。荷華菡萏也。扶如言扶疏與密。此婦人適夫家。經歷山隰所見。當是媒妁始以美相欺。相見乃不如所言。怨怒之辭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龍菘草也。游如言游放。龍當為龍。省文。古鼎彝文多從省。國為或鉦。為正。銖為朱。祥為羊。有極省者。哉為才。帝為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聞音曰。華方無切。且子餘切。

總聞曰。此媒妁之過也。今多或如此。

摯兮二章

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落葉、當是秋時。擗已槁，風又加其勢，可見親族當力相扶持。尊者爲倡，而卑者相和，庶幾能免。此當是尊者無情，卑者有意，雖有所禱，亦有所責之辭。

擗兮擗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聞音曰：和、戶圭切。老子、高下之相傾，長短之相形，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和叶吹、類此。漂、匹遙切。要、于遙切。

也。總聞曰：或國與家未可知，當是有乘微弱而謀傾奪者，有識有情，動念而力不能辦，故有求于爲倡者也。

### 狡童二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狡童卽山有扶蘇所見者也。與正己者相疏，必與比己者相昵。此忠于彼者，所以不遑食不能息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聞音曰：餐、七宣切。

總聞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

### 褰裳二章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漆出浮石嶺，青衣山，洧出潁川陽城山，褰裳而涉，不待其舟，以度其情，必有甚急者。尋詩無見，當是鄭人不安狂童，欲脫身遠害，而外境有相知者，以情屬之，相知又似不領其情，故其辭若甚急，而有切責之意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總聞曰：三詩皆及狂狡之童，正文不得其的，而他文未可盡信。不知在位之君，惟觀在位之臣，不知在家之長，惟觀在家之鄰，有一皆當相遠，而利害最迫，禍福所係，莫若在位之君臣也。鄭自昭公之後，子亶子儀連弑，而子儀號曰鄭子，當是初立，少年故有子稱，及在位十四年而戕于傅瑕，亦不改子號，與童頗應，其臣如高伯、祭伯、傅瑕之徒，皆專強，但未見童狀，其他皆無見也。

丰四章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親迎者之貌，當是壻無可議，而主昏者忽有所嫌，當是時已至，男來迎，而主昏者卒有異謀，不克成禮，後有悔者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當是主昏以不克成禮而悔。他推叔伯以遣送之。蓋已有慚也。

聞音曰。丰。芳用切。巷。胡貢切。行。戶郎切。

聞用曰。褻。繇也。泉屬也。館本案。繇原本作榮。今據說文。繇為泉屬改。言以泉為錦。當是士庶之家也。

總聞曰。與摯兮皆及叔伯。二詩必出一家。此伯叔者。當是宗黨所推。衆情所附。故事有難處者。率以歸之。

### 東門之墀二章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當是女家男家相鄰。室甚近而人甚遙。蓋男家頗難之。而女家欲成之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踐不必言淺。欲其履此地也。尋詩其人甚遠。女未就。男子不我即。男未就。女若奔。則不期而遽合。何有

此辭。

聞音曰。墀。上演切。

總聞曰。尋詩不見奔狀。奔當作去聲。猶言急投也。冒危犯難。觸刑越禮。皆有所不顧。情所逼也。雖遠且不憚。奚況不遠。此詩從容悃悃。與棄不同。蓋謀昏而未諧也。女采茜以染。采栗以食之際。不無所感。固非正念。然以為奔則過也。

風雨三章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此詩言風雨之狀。當是秋時。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聞音曰。喈。居奚切。瘳。憐蕭切。晦。呼罪切。

總聞曰。婦于夫多稱君子。當是秋時將旦。而聞雞。此婦人之情所難處者也。方有所思而遽見。故有興悅愈疾之辭。

子衿三章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此已在位。而故人在野者也。青衿。野服。當是相思而有欲見之意。望其來而不肯至者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關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此從事在都多務。不得適野。以此寄謝。然其不安之情可見。  
聞音曰。佩。蒲眉切。來。陵之切。達。他悅切。

聞訓曰。挑達不安貌。

總聞曰。故人在位而不往見。蓋賢者也。故人在野而有所慚。亦賢者也。曹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正引此詩無爽。

揚之水二章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此與周揚之水。其辭多同。當是同居此水之旁。故平常諷道之語。多習傳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當是兄弟止二人。無他昆。爲人所間而不協者。此蓋兄辭。

聞音曰。女。忍與切。信。斯人切。

總聞曰。束楚。束薪。亦與周揚之水同意。吾家之薪蒸。非水所流而與之。惟兄弟輪筋力。然後可致也。何可信人言。以替家事乎。

出其東門二章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闈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雖游女如雲之盛。如荼之密。皆非所思。知其有所主也。惟縞衣而綦巾。縞衣而茹蘆者。可與通歡。縞衣。

婦喪夫者也。葦、蒼艾色。茹、蘆、絳色。以色包首出游，不肯全縞。男見此動念，知其無所主也。  
聞音曰：閣、東徒切。且、叢租切。存也。

總聞曰：此婦人不純喪服，且居喪而出游，男子之無似者所動心也。出其東門，東門之墀，皆言東門，蓋其國都湊集治樂之地，茜草必此方所多有，故亦連及之。

野有蔓草二章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當是深夜之時，男女偶相遇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雖以情合，亦欲以禮成也。蓋有慚心，欲蓋外議也。

聞音曰：漙、上兗切。願、五遠切。

聞字曰：漙，或作霽，不必後用作團，亦得。所謂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團，包裹也。言露多也。此漙亦是此意。

聞訓曰：如音訓皆作而古字多用此。春秋星隕而甬，毛氏君子偕老，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頭角豐滿也。此清揚，眉目之間皆毛氏訓而微異，今從前說。

總聞曰：大率始無恥而終有慚，聖人多憐之，凡存諸詩，皆非斥絕者也。

溱洧二章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女情有所迫。男心有所憚。故再督而始從。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舊說椒滋陽者也。故女贈男以椒。芍藥滋血者也。故男贈女以芍藥。雖不害爲過用意。然揆以人情。未必如此。相遇相謔之際。過目所見。隨手所得。皆可以寄情。詒椒又同邁之時。俗謂棄路者也。安得更有所擇。

聞音曰。渙。于元切。簡。居賢切。且。叢租切。

聞跡曰。溱。通作潛。水經。潛水。卽溱也。許氏。酈氏。皆引此詩。溱與洧者也。左氏。龍鬪鄭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南門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南城之南門。蓋洧占鄭都城內外爲多。故此言洧亦多。洧之內則城內。而洧之外則城外也。

總聞曰。士始以辭拒女。卒以情從女。士過輕于女過。蓋自女先發端而又督成也。鄭氏以爲仲春。韓氏以爲上巳。則季春也。鄭俗于此招魂續魂。秉蘭草祓除不祥。皆附合此詩。氣象頗似晚春聚會游觀之

時。但不知上已何考。



3
4
1712

詩  
總  
聞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王雲五  
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聞 總 詩

(二)



3 0649 7606 5

撰 質 王

詩總聞卷五

齊風

雞鳴三章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非雞鳴。乃蠅聲。非東明。乃月光。所以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雖曉尚以同夢為美。俾趨朝者且歸。令人無多以我爾為憎。予。斥己也。子。斥君也。言不使其歸。則二人皆受多憎也。此皆婦人之辭。

聞音曰。明。謨郎切。惟皇矣。其德克明。如今音。餘皆謨郎。故詩韻亦不可盡拘古而廢今也。夢。莫滕切。

總聞曰。不見賢妃警戒之意。孔氏以為非雞實鳴。乃蠅之聲。夫人在君所。心常驚懼。故以蠅聲為雞鳴。

蓋謂驚懼之心亂其神。故雞蠅之聲亂其聽也。識者更詳。

還三章

子之還兮。遭我乎狹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52165 ||

083  
114  
2:1713

子之茂兮。遭我乎狹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狹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肩、牡、狼、皆稱兩者。彼亦有之。此亦有之也。故上皆稱並驅。下皆言從兩。

聞音曰。還。句緣切。間。居賢切。茂。莫口切。道。徒厚切。好。許厚切。

聞跡曰。狹山在齊地。當是如犬形。象山。豺山。皆取形似。

聞人曰。以子爲稱。以揖爲禮。似是士大夫。

聞事曰。並驅不必同行。東西相遇亦曰並。並。言旁也。漢書並。音補曠切。

總聞曰。此中土常態。亦不必太夸。當是輕儇驕恣之人。非嘉士也。不若大叔于田。將叔毋狃。戒其傷女。此頗有愛主及物之情也。

著三章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君子與婦人成昏相肅之際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言其服。不言其人。似鄙其人也。或指服爲美。或指服爲惡。尙。飾也。言飾。卽不足于真美。加飾以外美。故

知爲鄙辭也。

聞音曰。著、直居切。素、孫租切。華、芳無切。瑩、于平切。英、於良切。

總聞曰。當是貴勢。專事服飾。稍虧禮文。故女子有望辭。三進而三見易服乎。疑辭而鄙辭。此女子必有識者也。今東人下流相語。皆以而殺聲。玩易之意也。

### 東方之日兮二章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日出。謂寅卯間也。東方月出。謂十五六間也。此男女竊合同邁之日時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此男子本誘婦人而來。乃若無故而至者。佯爲驚狀。欲攜婦人而去。乃若見迫不得已者。佯爲窘狀。此淫夫而又有狡數者也。卽就也。發起也。履踐也。凡足所就所起之地。皆履踐之。俗謂一步踏一步也。

### 東方未明三章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赴朝不厭早興。趙盾所以卻鉏麇也。況欲曉未曉。當興久矣。此必是醉亂之中。偶有徵召之命。而以非

時召臣。咎其君以逞狂駭。又罪其使至。以我折柳爲藩。故狂夫得越也。俗所謂放鴟者也。既挾持其君。又挾持其將命之人。言以君召臣。非早則晚。不過在日。未有在夜者也。君召有急。則非時致之。安論早夜。此臣當是忤腸凶德者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顛典因切。令離呈切。圃搏因切。瞿其具切。夜羊茹切。莫暮故切。

總聞曰。君不能御下。臣不能奉上。君命不俟駕而行。何咎之有。雖其君有以致之。然其臣亦大難堪也。舊說歸過于君。恐未然。又歸過于壺人。似亦無謂。

南山四章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雄者如此。雌者可知。當是士大夫之在田野者作此。故以南山野狐起辭。其中麻、畝、薪、斧、皆田野之物。此必士大夫所居。在南山而近魯道所見者也。毛氏襄公文姜之醜。見魯桓十八年。既歸于人。雖故情亦宜斷。何尙有懷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在足。冠綏在首。各有所麗。不可差也。文姜雖齊妹而魯婦。既用此禮。其勢豈可以復相從。責齊襄之辭。

藐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麻必附畝而裁，妻必告父母而娶。言文姜初以告父母爲夫婦，正也。旣以正昏而不能以正裁制，養成至此，自是而下，責魯桓之辭。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薪必以斧而析，妻必以媒而成。言文姜初以媒妁而爲夫婦，亦正也。大率其初皆以正，而其末乃流于惡，至此極也。

聞音曰：懷，胡隈切；雙，所終切；畝，莫後切；母，莫後切；告，姑沃切。

總聞曰：文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更詳。

### 甫田三章

無田甫田，維莠騷騷。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大則人功難周，故多莠。人遠則思力難及，故多勞也。此人似是襄公，古人取名不一，且以童年取名言之。襄公諸兒，卽其身取晉侯小子潞子嬰兒，亦卽其身取。此詩稱總角至突弁，略似襄公氣象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變兮，總角丩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初見童稚，忽見長成，言年長而識不長也。

聞音曰：丩，肩縣切。

總聞曰。此老臣事幼君之辭。不曉者。以爲孩撫其君。曉者。以爲眞愛其君也。襄公自遷紀之後。必啓其圖遠之心。而有無厭之志。此臣當先已覺。連稱管至父之釁有萌。不若姑置遠而且防近也。似是鮑叔牙之流。

盧令三章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言縱犬獵獸之人也。此事仁者爲之。方爲美也。下章他美。皆生于此。

盧重環。其人美且鬣。

盧重錡。其人美且偲。

聞音曰。令。盧經切。說文。獬健也。引詩。盧獬獬。可從。若從本文作鈴聲亦可。環。胡涓切。偲。新齋切。說文。以思得聲。

總聞曰。此當是旁觀而爲之夸譽者也。能以仁爲首辭。則作此詩者。必有識者也。

敝笱三章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則魚之恣適可知。齊姜之狀如此。當有同惡相爲。愆慝者衆也。故曰如雲。如雨。如水。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敵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聞音曰鰓姑倫切鱖才呂切唯維癸切

聞訓曰唯毛氏以為出入不制鄭氏以為行相隨順猶人謦諾曰唯隨順者是

總聞曰南山歸魯之時此如齊之時也蓋魯桓未殞雖未殞如無人如笱既敵而在梁烏能制魚也其

他會齊則魯桓已殞雖笱亦無也

### 載驅四章

載驅薄薄簞菲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以暮發言心急也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聞音曰薄晉各切夕祥俞切弟待禮切湯失章切彭必旁切

聞訓曰豈弟樂易也在詩皆為美稱故鄭氏疑之以豈為閭以弟為圉言開明猶發夕也以為古文尙

書以弟為圉今攷皆無案猶言今樂易猶徜徉與下文相應不必強改

聞事曰簞菲朱鞞自是文姜所乘之飾不必言襄公蓋謂朱鞞諸侯之路車故以為齊侯是時文姜若

乘魯侯之車。何人能禁。文勢自是文姜也。

總聞曰。文姜自歸魯之後。一與莊公如齊。出魯還魯之後。五白會齊。杜氏夫人爲魯人所責。故出奔。內諱奔。故謂之孫。又文姜與魯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若爾則非奔也。又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姜于是感公意而還。若爾則復還也。此詩當在孫齊之後也。

猗嗟三章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俗傳外甥多似舅。或魯莊稍肖齊襄。好騰口者。遂有齊侯之子之稱。故詩人爲魯莊解謗言。信爲我甥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齊襄與文姜會。禚會穀。猶在齊地。至防則不會齊地。而會魯地。恐越境貽患。故齊人諷魯莊防變。言不若反其矢而禦內亂。蓋懲魯桓之事也。

聞音曰。正。諸盈切。貫。扁縣切。反。孚絢切。亂。靈春切。

聞訓曰。昌。名。變。皆譽其才之辭。長。清。婉。皆譽其貌之辭。不應二章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不必從。爾雅止作名譽之名。文勢爲佳。

總聞曰：桓公，父也；文姜，母也；莊公，子也。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沒，文姜已出其後，縱橫往來魯齊之間，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雖高世大賢處此，亦難以爲魯。莊無出羣之英斷，無化物之妙用，則可失子道則太過也。自舜之後，豈可輕以此責人？莊公未見可罪，但見可憐爾。

### 魏風

#### 葛屨三章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葛屨，忽已履霜。言時易遷，夏忽冬也。女子忽已縫裳，言人易長，小忽大也。當嫁之時也。下所謂佩其象，締亦同。

要之襍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要，襖、袂、領也。好人服之者，言將適人，以此供夫服也。好人提提，夫壻行將至也。提提，涉泥水貌。宛然左辟，忽已在左也。辟，旁邊貌。妻、父母之前，男居左，女居右，今猶言左辟右辟。辟有數訓：一辟積，言稠疊也。一便辟，言多禮節也。一糾摘也。一肱也。一邪也。一法也。一君也。一除也。此當爲除，言礙路過兩旁，故曰除道。此皆入聲。去聲回也。毛氏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亦在旁之意。陸氏讀作避，叶締，恐非。佩其象締，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言婚嫁太速。其意欲早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不虛度也。此所以為褊而可刺也。今河東風俗如此。人家無有閒食者。雖幼兒稚女亦隨力有職。易林引此。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紘績繕織。案今易坊績繕織。此絃字誤。南國饒足。取之有息。自北言之。則魏近南。故曰南國。此其民風大略也。

開訓曰。服蒲北切。辟吳氏。毘義切。叶締。刺。今連上叶。褊。服。刺。七賜切。當讀與砌相近。如雌為妻。此為泚。今俗讀訛。吳氏良是。

聞章曰。舊二章。今為三章。

總聞曰。既以民待之。安有葛屨不可履霜。今民草履。不問嚴寒烈雪。細民皆然。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又安得為女不可縫下服。女子亦有下服。如袒服。皆與男子同制。此亦非所以待民也。毛氏鄭氏之說。識者更詳。

汾沮洳三章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水際采草為人茹。采桑為蠶飼。此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訝之辭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聞音曰。莫。末故切。英。於良切。行。戶郎切。

聞物曰莫、茂子也。如楮實、蕢、澤瀉也。如牛脣、初生皆可菹，亦謂牛脣菜。

聞跡曰班氏、魏在晉南河曲，故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不必如此。水豈有無曲，莫不有側，特語法若此爾。

總聞曰：貴者肯任賤者之事，爲人所難，當爲衆所服，而見者已有殊異之辭，寢生輕心，當是障固山澤，奪凡民之所資也。

### 園有桃二章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采桃實以爲殽，采棘實以爲食，士大夫朋友相與會集游適者也。但其憂不知何事，發之歌謠，付之行國，必有難言而不可顯陳者也。當是寡識者，以歌謠爲縱情而事驕佚，以行國爲騁意而無終窮，懷憂者，稍辨數之，彼人君也，是此事也。言不君也，何其當何如也。言將亡也，我之所憂，人所不知，所以不知者，特不思而已。苟思則與我同憂也。此必其君或愎而自是，或昏而無知，而君子避患，隱憂爲國，而有此風，大不美也。

聞音曰。哉。將黎切。思。新齋切。國。越逼切。

聞人曰。魏自周惠王庚申爲晉所滅。以封畢萬。當時已有先覺者。卜偃以爲魏。大名也。萬。盈數也。畢萬之後必大。司馬氏以爲自晉獻公卒。四子爭立。而畢萬之後彌大。自晉文公入。而武子有功。晉悼公立。而昭子又有功。獻子桓子弈世愈張。此當是有識者。憂晉之終爲魏有也。但不知在何時。周威烈王戊寅始建國。裂晉分邦。與韓趙同恢。形勢已久。卜偃能見于初封之時。而況寢久而寢現乎。此士大夫與朋友相與言者也。故曰。子曰。何其此人未必深相知。然可與言者也。

總聞曰。鄭氏。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修德。教民無以戰。此侵削之由。惟患公稅不薄。國用不省。雖食園桃何害。士階茅茨。此堯所爲聖也。德教孰大于此。有君如是。凡民願戴。何患無以戰。此富強之本。非侵削之端也。識者更詳。

陟謁三章

陟彼謁兮。瞻望父兮。父曰嗟。止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此臨行而尙相顧。子有恨無言。瞻望而已。其父之辭。督以勤。勉以謹。如此。尙可來歸。母兄之辭。皆然。止。留也。病而留所在。不能歸也。棄。遺也。遁而不及其部伍。不能同歸也。死甚于止。棄也。皆庶幾不如。此悲之辭也。

陟彼謁兮。瞻望母兮。母曰嗟。止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止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與部伍偕行。不可獨後。後必有刑也。

聞音曰。帖。後五切。父扶兩切。子獎禮切。祀。坡里切。母滿罪切。兄。虛王切。弟。待禮切。偕。舉里切。死。想止切。聞句曰。嗟。斷句。文勢當然。語意更切。

總聞曰。毛氏。父尙義。母尙恩。兄尙親。尋詩。予子。予季。予弟之辭。皆親也。夙夜。上慎之辭。皆義也。無止。無棄。無死之辭。皆恩也。偶行役者。少子爾。非專愛其少子也。若使孟子。仲子。當亦復然。

### 十畝之間二章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居民惟恐其不多。上固欲如此。下亦欲如此。翁集則舒愉。此樂國之象也。當是人多桑少。爲權力所障。固採摘。故民他求。桑以育蠶爾。今鄉落之間。蠶時至爲急迫。近無所取。則遠無所不至。有有獲而徑歸者。有無獲而不肯空歸。前邁而他求者。此或還或逝者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聞音曰。間。居賢切。閑。胡田切。泄。以世切。

總聞曰。魏俗多以蠶爲業。以縑轉食。蓋地勢隘而稼事不廣也。蠶月。壯者。用力于外。弱者。用力于內。晝夜奔疲。今其風尙如此。閑。空也。言桑葉稀也。泄。漏也。言桑陰薄也。受畝之內無所取。受畝之外又無所

取以他求也。亦可見當時促迫氣象。

伐檀三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君子伐檀以易食。非無故而取給者也。不稼穡者。胡爲而取禾。不狩獵者。胡爲而縣貆。胡言汝何爲而乃如此也。君子不然。計木之大小長短。爲資之贏虧多寡。非拱手端坐而圖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後章言輻、言輪。則前章所以伐檀者。蓋爲此具也。毛氏檀輻、檀輪。良是。

聞音曰。檀徒沿切。干居焉切。餐七宣切。側莊力切。飧須倫切。

總聞曰。觀河之清。感君子之潔。當是在清河清漳附近。大率詩人觸境而後興辭。河本渾而以爲清。或者卽委曲解釋。此談詩之弊也。

碩鼠三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必爲吏臨民者習熟至于三年爾不相顧我亦不相變凡人情一年猶有望二年已生心三年遂決志不皆如此大略如此也謂鼠無食我黍無食我麥無食我苗遣我爲行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價也所攜之黍之麥之苗苗菜也毛氏苗嘉穀也茅方苗則可茹穀方苗未可飯也言以此物于他國轉易以爲生不虧其價也今人稱當價猶曰直杜氏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此言至急不復論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永號言不知在後而不能前者何人長號也以去爲喜以留爲憂

聞音曰顧果五切麥訖力切國越逼切

聞字曰勞卽下泉郇伯勞之之勞彼去音此平音音不同意則一呂氏春秋作逃無謂

聞訓曰永號難爲歌號先號眺而後笑喜悲自是兩事歌號自是兩音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以鼠斥君度民心雖甚怨之亦不至此又以三年大比民于是徙若不堪而他適何俟大比也當是居官滿三歲如今三年爲任之類三載考績自舜法如此想周制猶然



# 詩總聞卷六

## 唐風

### 蟋蟀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此感時傷生者也。屈氏所謂惟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遲暮。當是徇情爲樂。故相知相愛者。節之爲樂無害。而不已則過甚。勿至于太康。常思其職所主。勿至于荒。常存良士之態。然後爲善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聞音曰。莫。末故切。除。直慮切。居。姬御切。瞿。其具切。邁。力制切。慆。他侯切。聞人曰。舊說。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恐非。若以晉本唐堯之都。故謂之唐。魏本虞舜之都。胡不謂之虞乎。唐自古以來。稱唐。周公滅唐。而成王封叔虞。號曰唐叔。子燮。諡爲晉侯。非建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爲晉。當是以燮爲號。晉美名也。唐侯諡晉。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安得捨其初封之號。而從其創起之名。此唐之爲唐。本無他義也。序者見季子之語。其有陶唐之遺民乎。由此衍意。而不細攷其詩也。此亦謂聲。若據辭。不見陶

唐氣象。

總聞曰。此士大夫之相警戒者也。杜氏所謂人生歡會豈有極。毋使霜露霑人衣。

山有樞三章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榆。

山木其茂幾時。其彫有日。所謂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何不爲樂以度日。必有事至于無可若何。而朋友之間。姑道此以開之也。

山有栲。隰有杞。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之類。則有財不能用也。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之類。則有鐘鼓不能以自樂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之類。則有朝廷不能洒埽也。使三者皆能。亦豈所謂修道以正國者邪。

聞音曰。栲。云九切。許氏讀栲爲糗。今作考。以考取聲。并與考失之。埽。蘇后切。考。去九切。保。補苟切。總聞曰。舊說。以此待君。豈事君之道。有國有民。縱使不幸。而或危。能辛苦善下人。當如句踐。以亡爲存。可也。況未至于此。而勸以姑耽樂。延晷刻。此豈足言。而聖人存。

揚之水三章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水、酈氏以爲涑水。逕曲沃，流注峻急，故曰白石鑿鑿。白石皓皓，白石粼粼，水有石則急。此涑水之狀也。揚亦此意，恐當以周揚之水爲正。此自翼往沃也。當是曲沃密招翼人而來者，未見沃君猶驚疑，既見則心安也。自桓叔、莊伯、武公皆與晉爲敵，至武公始成，毛氏指爲桓叔，此亦難考。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密受桓叔之命，而不敢告人，已獨陰遁也。既至則始安，爲詩以自慰其心，喜之辭也。

聞音曰：瀑，伯各切。沃，鬱，縛切。易林：揚水潛鑿，使不潔。白衣素表，朱游戲臯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引此詩。白，侯各切。繡，先妙切。鄭氏詩有朱衣朱霄，霄讀如肖。鵠，毛氏以爲曲沃邑，未見以語勢推之。當是地名。漢書：鵠澤，孟氏音告，告古多居沃切。憂，一笑切。命，彌并切。

總聞曰：詩明言沃，故引曲沃之事實之。他于詩未顯者，依其辭，釋其意，不敢指其事，或者附合太過。廢太子榮，召公子陽生于魯而立之，陽生夜至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此亦難必。司馬氏所載：晉臣潘文弒昭侯而迎桓叔，又徑庭與武公爲謀，伐晉于汾旁，又使韓萬殺晉哀侯。又曲沃誘召殺晉小子，皆陰謀詭計，不敢告人者也。世代遙遠，文字訛落，惟意事稍叶，若茫然莽以意推，又茫然欲與事合，恐未可爲定論也。

### 椒聊二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聊，姑也。姑卽其近者采之，其香已如此，況于遠也。大率山林之物，深遠者愈芬，花草之屬皆然。此當是士大夫之賢妻，有令譽者，以爲姑言其美。碩大已無與倫，碩大已不勝厚，若盡言之，又不止此。聊字遠字可見。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西北婦人，大率以厚重爲美。東南婦人以輕盈爲美，故美女多歸燕趙。此稱碩大者，蓋其風俗也。嘗見北方士女畫圖，皆厚重中有妍美態，與東南迥不同也。大率觀漢蜀與吳越，卽南北約略可見。

總聞曰：嘗行關陝道路，深秋初冬之間，椒香不可言。大率漫山瀾嶺，無有雜木。近道所聞，多烈而逆鼻。自遠傳來者不甚烈，而頗幽，尤可人也。秦蜀多相似，但秦椒差大而紋低蹙，蜀椒差小而紋高蹙，或已摘且致遠者，其香十不及二三也。

綢繆三章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三星，心星也。當是戌亥間，此時采薪，必有所規也。今夕何夕，難逢忽遇之意也。後人多用，杜氏所謂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然男子則易爲計，婦人將如之何，此必旁觀者爲辭，非挾摘其陰私，蓋有所憐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聞音曰。天鐵因切。芻側九切。隅語口切。逅狼口切。者掌與切。

總聞曰。毛氏三參星也。鄭氏三心星也。二說皆通。古參字皆作叁。言參星有理。心字象形。言心星亦有理。小星三五在東。謂心星也。今從心星。但鄭氏以爲三星在天。四月中在隅。五月中在戶。六月中隅。戶在人所處。難以定星候也。

### 杖杜二章

有杖之杜。其葉漑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此獨行野樹之間可憐。亦有他人可以相同。終不若同父親兄弟也。同姓族兄弟也。獨行之人。胡不與兄弟相親。行人之兄弟。亦胡不與獨行者相助。蓋兩俱有失。此無情于彼。彼無情于此。林莽如此之盛。不無驚傷。而獨行何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翼翼。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聞音曰。比。昆志切。姓。桑經切。古姓。讀如星。蓋用旁紐。

總聞曰。無兄弟。非無兄弟也。與無兄弟同。所謂爾有母遺。伊我獨無。何者。此無所比。彼無所助也。語意可悲。當是旁視而興憐。皆以胡不爲辭問之。不知何以答之也。兄弟參差之間。必有內赧而生悔者。

羔裘二章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朝服。豹飾戎服。羔裘而豹飾。其失士大夫之體如此。自我與此人。室相近。居室也。情相深。究深也。豈無他人。相定交而有所不忍。舊不可忘。愛不可替也。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聞音曰。好。之候切。

聞字曰。褻。舊說。服飾盛也。又說猶祛也。今攷古文袖作褻。音袖。又音狄。恐是字轉。總聞曰。此朋友切責之辭。切責之中。忠厚所寓。此風亦可嘉也。

鵙羽三章

肅肅鵙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則有羣。苞則有食。今稷黍不能種。父母不能養。爲人而不如鵙。有感興悲。無所赴于人。而愬于天也。

肅肅鵙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鵙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當是王所于侯國有所徵發。故曰王事。

聞音曰。行。戶郎切。

開物曰苞始出之芽也。說文苞草也。集韻木叢生曰枹通作苞。禹貢草木漸包。上旁不從草木當從禹貢包有初生意。

總聞曰詩以種莠爲辭當是農民爲民而從王事亦固其分有其地不當微而微者故曰曷其有所其數至頻而不止者故曰曷其有極有其期當更代而不得者故曰曷其有常曷其何其也問天之辭也。

### 無衣二章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兮。

禮上公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儀禮皆以七爲節。案儀禮當爲禮儀如周官文王之三公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衣七者侯伯而爲上卿之儀也衣六者卿而爲王三公之儀也其上不敢求九命而求七命又不肯求五命其次不敢求八命而求六命又不肯求四命鄭氏非變七言六謙也七者其君求上公之禮也六者其臣求王卿之禮也皆卽其中求之務必得也。

總聞曰此與旌節吾自有要假長安本色何異然有可恕者三其君不敢求上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上公三太也其臣不敢求三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三公三少也皆虛其上而求其次亦可恕也以爲安則吉不安則凶安則煖不安則凶以上之命爲安二可恕也因使者以請命不敢抗天子以專達三

可恕也。此必晉之任國事挾機數之人。然聖人不棄。猶有愈焉者也。

有杖之杜二章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此當是山林之君子。杖杜生道左道周。而未嘗前除。是無招來之跡。及于山林也。冀其自至。誠難。好賢果于真心。縱未能共位治職。盡少通勤。渠上之人。徒怪君子之不來。而不知君子豈肯無因而輕至也。韓氏所謂無求于人。其肯爲我來邪。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聞音曰。以之相叶亦可。若正古音。則好。袒似切。以子得音。食象齒切。與好相叶也。大率當隨韻以類求之。

開物曰。兩詩連及杜。又皆稱杖。其措辭全同。恐是其人同。所其地多此物。故皆指以興辭。今甘棠梨也。大率詩同辭者。必其事相涉。其地相連。其意相符。其語相傳。無有偶然者。

總聞曰。繼粟繼肉。非所以致賢。然其意必有以將之。商山已絕。世亦以辭幣而來。噬不肯之確也。今人猶作此意。

葛生五章

葛生蒙楚。蔭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此君子出役而不歸。婦人獨處而興哀也。毛氏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其妻居家而怨思。尋詩有思無怨。葛、蒙、楚、蔚、延、蔓，想像其所沒之地也。鄭氏君子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尋詩已知決死，不復疑生。下章角枕錦衾，毛氏禮夫不在，歛枕篋衾，席韞而藏之。鄭氏夫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大似不必爾也。平時衾枕同宵，今見衾枕而不見人，此所以不能獨旦也。傷之極也。

葛生蒙棘，蔚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其說甚佳。

聞音曰：野，上與切。夜，羊茹切。居，姬御切。

總聞曰：生無可見之日，死有相逢之期。此詩傷存悼沒最哀，又非大車生則異室，死則同穴之比也。

### 采芩三章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尋詩恐專是申生之事。首陽，夷齊逃孤竹之命，避武王之恥，所隱之地也。當是國人憐申生，不欲其死，而欲其逃，以爲其讒少待而自明也。人爲誣罔之言，苟不信則見捨，儻無此則何所得而爲之，必有時。

而窮。此可姑遲。不必遽就盡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伏葑也。苦。苦菜也。葑。蕪菁也。可食。亦足以充飢。而待讒之消。親之悟也。

聞音曰。巔。典因切。說文。以顛得聲。集韻。顛。典因切。易林。日在阜巔。鄉味爲味。昏是也。下味。字誤。爲小

人成羣。君子傷倫。典因審也。信。斯人切。下。後五切。其餘皆助辭。然。旃焉。相叶。

聞跡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雖逃亦不越境。未大傷義也。

總聞曰。左氏驪姬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或謂申生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曰。子行。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杜氏。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當以六日之狀自理。是知其譖易明。縱未必辭。且少待之。則六日之譖自露。申生亦以爲辭。姬必獲罪。六日之譖。蓋易辨也。采葑之詩。必左氏所謂或人者也。雖姓名不著。必識事通方。愛賢嫉惡之人也。

秦風

車鄰三章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此謀臣策士以車馬招致而來。以寺人傳辭而見。當是秦已懷此意。求此人而共畫此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言土地饒袤如此。豈可虛度此生也。

聞音曰。顛。典因切。今力呈切。耆。地一切。

總聞曰。秦萌心已久。有志有人。有勢。積久恢崇。安得而不成。惟其造端以傾而不以正。故末流亦異常也。後世惟漢造端稍正。崛起匹夫之中。而取諸羣雄之手。故末流亦不至太甚。王氏十餘年而光武興。曹氏同時而先主興。百餘年而宋武帝興。六百餘年而漢高祖興。其他假名旁系。不可勝數。凡以秦建號者。皆不旋踵。苻堅近有道之君。秦近升平之世。然一敗塗地。此不類亡國。而甚于亡國。求其故而不可得。特以兩國號而推天意人情。略可見也。或以逝者其耆。逝者其亡。附合西戎殺秦仲。世父報西戎之事。似亦有理。但細攷世父怨西戎甚深。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所謂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優游燕樂。非挾讎之狀。姑載于此。

駟驥三章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媚子、嬖姬也。婦人亦爾。男子可知。鄭氏以媚子為賢者。言襄公親賢。使果親賢。造端必不如此。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辰、早也。早出即有獲。凡射左射最難。軍旅自習一種左射者。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狫騶。

既事則遊北園也。獫、長喙之犬。固然。而歇驕短喙可疑。此類多從犬。二字皆無從犬者。大率漢儒之學。

喜分耦為辭。有長喙必有短喙。恐從意而生歇息也。驕、嬾也。言犬用力太多。纔息則嬾。無壯氣也。皆遊

北園之事也。

聞音曰阜。符有切。狩始九切。碩常灼切。獲黃郭切。

聞字曰駟馬。四馬同恐。四當從馬。通用亦可。

總聞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猶之可也。西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蓋其常俗。不必始命方

有。

小戎三章

小戎。收五檠梁翰。游環脅驅。陰韞塗績。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此君子當為士大夫也。再言溫其可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騶。龍盾之合。鎡以艘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詩有字闕而意足。方何爲期。鄭氏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其中闕兩三字。胡然我念之。鄭氏何以了然不來也。其中亦闕兩三字。又一句讀作兩句。乃有意。鄭氏若此類。得古爲多也。

伐駟孔羣。公矛鎡鎡。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當是婦人之君子。溫粹精肅。而從事于兵馬之間。戎狄之境。婦人所以動念也。

聞音曰。驅居懼切。續辭屢切。阜符有切。中諸仍切。劉氏關中以中爲烝。驂疏簪切。邑旁紐作倚。叶子鎡殊倫切。弓姑宏切。

總聞曰。戎兵車也。孔氏從前行者。謂之大戎。引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從後行者。謂之小戎。引此小戎。伐收恐非。大率在中軍者元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者。建元戎之表識者也。所謂平旦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是也。在左右前後者小戎。今其物凡十有八。收一也。五檠二也。梁三也。輶四也。游環五也。脅驅六也。陰七也。鞞八也。鎡續九也。文茵十也。暢轂十一也。龍盾十二也。艘輶十三也。公矛十四也。鎡鎡十五也。虎韞十六也。鏤膺十七也。緄滕十八也。此詩止是行邊講武。故止用小戎車。則伐收言軫淺也。馬則伐駟言甲淺也。交韞言弓在房也。合盾言刃相向就束也。尋詩皆無戰跡。不然則是戒嚴爲備也。

蒹葭三章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所謂伊人，謂聞而未見，躊躇而忽見，故發此辭。溯流而求不可得，順流而求忽得之，當是訪尋既久，至此秋而如所願，有驚喜之意也。蒹葭霜露記時。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聞音曰采，此禮切。涘，羽已切。右，羽軌切。

總聞曰：秦與其賢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聞虞人百里奚之賢，自晉適楚，以五羖羊皮贖之。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賢而世莫知，使人厚幣逆之，所謂伊人，豈此流也邪？凡所講解皆不見。

終南二章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有條有梅，梅當作枚字轉。古字亦通用。以條計，以枚計，皆可以爲宇也。下章有紀有堂，紀極也，會也，堂屋也，明也，言其材皆中爲此也。得地如此，而又儀服之盛，位號之隆，初其君也哉。次壽考不忘，皆戒勸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言自此以往。至老不可忘主恩也。

聞音曰。裘。渠之切。將。黎切。

總聞曰。陸氏以條爲楸。柚也。以梅爲枏。荆曰枏。揚曰梅。柚。渡淮成枳。梅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皆成。此終南被美化也。終南有此。無此。固未可知。要不必及此。

### 黃鳥三章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倉庚也。及夏則鳴。及秋則止。三良之殉。攷春秋。正在夏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聞音曰。穴。戶橘切。天。鐵因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聖人終書以秦誓。觀其辭。知其人也。願豈收其良以從其死。何等所爲。秦人尙義重恩。不勝所

感而忘其軀。亦未可知。或謂如晉明之殺王彧。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三人者。百夫之特。之防之禦。慮不肯事少主。致後患也。識者更詳。但尋詩止見三人從穆公之迹。不見穆公收三人之狀。所以不敢盡信左氏所傳也。

晨風三章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此賢人居北林者也。當是有舊勞以間見棄。而遂相忘者也。欲見其君。吐其情。又不得見。所以懷憂久而至于如醉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棗。隰有樹稷。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甚憂疑之辭。雖疏而亦未安也。見晨風飛空棲樹。自恨不如也。

聞音曰。風。孚惜切。櫟。歷各切。

聞物曰。晨風。鷗也。大率鷗鷗之屬。喜侵晨乘風。蓋所稟俊健。恐以此得名。晨或從鳥。佳省文。駮。毛氏如馬。鋸牙食虎豹。集韻廣韻皆同。廣韻直指爲六駮獸。而能食虎豹。豈是與人相近之物。又以六言。何故其數拘此。假使有此之數。則北林豈可居之地。六當作陸。駮當作駮。雜之駮。言陸地樹色交雜也。此詩皆引常木。而獨此引異獸。不倫。孔氏疑此以駮爲梓榆也。其皮青白。大率樹花葉皮實雜色甚多。不獨

梓榆也。集韻：校，枋也。枋，木也。可以爲車馬。恐當爲木字。從交者，多音角。較字，鉸字，是也。駁恐爲校，未可知。六爲陸，則無疑也。王氏言六，據所見言之，或可從。

總聞曰：此必北林之賢者，與人相逢，問何如也。大率居山林，遠市朝，所謂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有所逢則有所問，蓋其心之所抱，而不能自己者也。如何繼以如何，急問之，欲急之也。此人當是操心危，慮患深，未能忘懷于世者也。

### 無衣三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此與天子之使所言者也。當是其君受終南命服，而其臣未得，以爲不足。吾君勢力如此，豈無此服，能與子同適王命，徵師旅，願整戎從事，與子俱匹，俱起俱往，蓋欲結知于使者，致辭于王也。此與晉無衣，豈曰無衣，六分同意。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聞音曰：袍，步謀切。澤，徒洛切。禮，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宅，澤，皆鐸音。戟，訖約切。釋名：戟，鉞也。漢儒之學，大槩如此。音各兵，哺茫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秦之君臣如此，雖藉王命以張國勢，實以機鉤致其權，而反以力操切其命也。古者擅國而他

有所圖。大率多師此法。故晉秦兩無衣。事同辭亦同。但彼辭差婉。而此辭又健也。

渭陽二章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聞音曰。思。斯齋切。佩。蒲枚切。

總聞曰。秦康公在位。晉文公久亡。自文公下世。秦晉交惡。當是有感其夙好。而恨其不終也。秦自秦仲。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以終。南可歸。襄公以三良可歸。穆公以渭陽可歸。康公其他以車鄰歸。秦仲以駟職。小戎兼葭歸。襄公以晨風權輿歸。康公而無衣。又無所歸。其餘八君。皆不在有詩之數。當是亦以詩附事。或無所附。而強爲辭者。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是也。有可附而誤附者。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是也。後之觀詩者。于文旣無所攷。于序又不可全憑。惟精思細推。至無可奈何而後已。然事實雖亡。物情猶在。則亦未至于甚無奈也。

權輿二章

於我乎。止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於我乎。止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夏屋。設食之地。四簋。設食之器也。

聞音曰。蓋已有切。飽補振切。

總聞曰。秦自秦仲以來。皆以致禮招才。屈節下士爲事。自武公從死至六十六人。而穆公尤高誼以待。覆師者三帥。食馬者三百餘輩。推之可見其從死至百七十五人。後人信難繼也。康公得隨會而縱使歸。其異于穆公用百里奚。抑亦遠矣。前人所舉過絕。而後人所舉不繼。無怪人情興彼此。感始末。故曰君子之行。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 詩總聞卷七

## 陳風

### 宛丘三章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宛丘在陳郡陳縣。說文丘上有丘爲宛丘。歐陽氏今地形則然。說文又謂宛中爲宛丘。毛氏四方高中。央下郭氏中央隆高一丘而背馳如此。恐止是宛轉之狀。我于君信有情者。望其爲良也。終無望者。度其必不能如願也。此士大夫之辭。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聞音曰湯。徒伉切。毛氏訓蕩音亦當然。下後五切。

聞字曰湯。當作蕩字轉。亦可通行。

聞用曰。此羽不專用以爲翳。凡儀仗皆可。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翮則爲翳。舞者所執也。毛氏皆以爲翳。未當。

總聞曰。冬夏極寒暑之時。人所鮮出。而常相值。無時而不出也。幽公之事無見。徒以惡證。故歸以大過。

亦猶僖公之事無見。徒以常諡。故歸以小過。事不明。人不的。徒以一時之諡。遂著爲一時之實。攷古如此。恐未免多誤也。

東門之枌三章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宛丘之東門也。子仲。子之仲也。之子。又仲之子也。必指一人。而其姓氏無攷。徘徊東門樹下。待所期婦人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

差。擇也。選善日而擇所適之地。惟南原爲吉。故廢女事而徘徊東門市中。待所期男子也。吳氏。此章第一、第三、第四句。用韻。第二句不用韻。他未有此例。固不必以例求。然原。今人猶呼衢靴切。未嘗不叶也。世傳杜詩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不可以觀。而況古詩包羅萬象。上下數千年。誠未易輕議也。

穀旦于逝。越以釅邁。視爾如苾。始我握椒。

旣善日至。期則逝。言相隨而遁也。釅。釜屬。言越境攜釜而行也。苾。紫葵也。椒。顆椒也。皆道旁所有。言用相娛悅。男指女色如葵。女指男芬如椒也。

聞音曰。下。後五切。差。七何切。麻。謨婆切。邁。力制切。

聞物曰。穀。或作楮。木也。言男女指樹爲誌。有穀者所聚之地。所行之途也。如此。則旦作且。當從徐氏。

聞人曰。毛氏以擊鼓有從孫子仲。遂以此子仲爲陳大夫。以擊鼓序爲公孫文仲。故以此原爲子仲之氏。不知何所見而言。春秋魯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恐是因此。杜氏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也。杜氏則不用諸春秋。毛氏則不用諸詩也。

總聞曰。此詩多及期會之地。草木如枌、如栩、如麻、如苽、如椒。穀作木名之穀。恐是與木名之穀從木不。同。此說誤。

### 衡門三章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此賢者窮處而自解者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位重則享珍品。勢隆則援名族。雖處窮無此。下魚亦可味。卑族亦可昏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聞跡曰。泌在南陽泌陽縣。斯人當是居此。

總聞曰。當是或勸賢者取有爵。賢者婉辭導情以酬之。言不必也。

### 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言隨分可以取足也。當是與衡門同懷共處之人。其意皆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姬。女別名。不必言周姬。王姬。

聞音曰。麻。謨。婆切。紵。真呂切。菅。居賢切。

聞用曰。漚。麻。漚。紵。可緝爲野服。漚。菅。可緝爲野具。皆女事也。言窮妻能同野趣。作野工。自見其爲淑姬也。諺云。是眼有西施。

總聞曰。皆言可者。如是即可。何必他求。此安分君子之辭。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過涪陵。見古寺題譙可翁三字。必譙定也。其詳見祠堂記。

東門之楊二章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楊。黃楊木也。葉盛春秋之時。言飲酒無度也。約昏而罷。逮曉而未已。明星。啓明。曉星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哲哲。

在暗不認樹葉。認樹葉必明也。可見其飲酒達旦也。此與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同意。認樹實亦必明也。聞音曰。哲。之世切。

總聞曰。多稱東門。此必宛丘交會之地也。楚向陳自南之東。轅轍舒于栗門。疑卽東門也。于交會之所。戮之示衆。悉覩也。

### 墓門二章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之草木。樵斧而無人禁之。鴉集而無人逐之。言凋落荒蕪也。是中之不良。其誰不知。言甚著也。人皆知而所爲不已。誰從昔而然。言自取如此也。悲墓中者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願。顛倒思予。

方其告汝于我不相顧。及精神顛倒。當思我言。謂將死之時也。所謂雖悔可追。

聞音曰。斯所宜切。徐氏凡斯皆讀作西。訊息倅切。顧果五切。予演女切。

聞字曰。誰當作維。訊當作諄。之當作止。諄止見手鑑。正引此詩。案龍龜手鑑。言部諄字下引詩云。

於統和間。當宋太宗之世。遼人書禁甚嚴。然

是書在北宋已入中國。沈括筆談嘗言之矣。然

聞跡曰。左氏鄭有墓門。城門也。古人樸。城門之外有塚。卽曰墓門。案襄三十年。傳云。此恐亦是城門。

總聞曰。夫恐當作父。佗五父也。若以爲佗須此字以證之。當是陳佗之存。已有知厲公之爲蔡出。而蔡人必不欲佗立者。或以警之。而佗不以爲虞。故曰訊予不願。顛倒思予。

防有鵲巢二章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甃。邛有旨鷓。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中塘也。塘字之轉。通用亦可。甃、鷓也。水鳥。鷓、鷓也。甃字之轉。今行隄之上。見鵲巢。行丘之上。見苕。則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行塘之上。見鷓鷓。行丘之上。見綬草。則又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言木上水中之禽。丘上之草。各適其性。何人欺上聽。以害賢者。使我懷憂不安也。

聞用曰。甃。今甌。甌也。雜于山木禽草之間。無謂。此等物。亦難以起興。  
聞跡曰。南陽有上唐。後改爲下澆。當亦有中唐。地名以字爲名。極多。如魯中丘。楚中州。大率陳蔡之間。呼大爲唐。故唐州唐縣之名出此。審爾防邛亦地名。毛氏但云防地名。杜氏西防故城。在唐州邛。未知何在。

聞人曰。序以爲宣公。亦是以事相附。司馬氏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此信讒何以異于晉獻。故以此歸于宣公。要亦可從公子完之賢。見左氏甚明。是誠可美也。

總聞曰。每章一水隄。一山丘。一水塘。而以廟中路間之。無謂。一禽一草。而以甃間之。亦無謂。此適野而懷賢。覩境而生情者也。

月出三章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憯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舒、謂徵舒也。佼人、謂夏姬也。當是靈公、孔寧、儀行父與夏姬宣淫至夜。徵舒不無所慚。內擾不安。病行父似君之言。可見僚、憯、燎、皆夏姬妍美貌。窈、糾、憂、受、天紹、皆徵舒繚繞貌。悄、慄、慘、皆徵舒憂悒貌也。

聞音曰僚、虛皎切。糾、己小切。皓、胡老切。憯、郎鳥切。受、時倒切。慄、七老切。慘、七到切。開元經文以慘爲燥。引白華。念子燥燥。說文燥、愁不安也。

總聞曰。佼人、以爲靈公。孔寧、儀行父亦可。婦人慕男子。亦猶男子慕婦人。聖人存之者。著徵舒君臣之分。雖惡母子之義甚正也。

株林二章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何爲往株林。與夏南相從。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也。當是往株林也。數而同夏南也。類故人疑之。蓋有與徵舒適野通謀者。知人有覺而詭言之。非之株林之他所也。非同夏南同他人也。意謂此言可以欺人。而不知已覺也。靈公之弑。不自似女似君之時。蓋已久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人猶初意。其非真之株也。跡其所往。則之株也。當是有覺者。陰察而不肯發。亦嫉靈公。孔寧、儀行父之事。未必不幸其興。戕而成事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馬、滿補切。野、上與切。

聞跡曰。毛氏、株林、夏氏邑也。此特以意推之。朝食、甚近也。當是林巒蔽密之所。所謂謀于野者也。

總聞曰。靈公夏姬之事。固有。而此詩止曰夏南。夏南者。徵舒也。孔氏婦人夫死從子。故以夏南言之。識者更詳。

澤陂三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有美一人。恐謂洩冶。洩冶于孔寧。儀行父雖不甚遜。于靈公可謂甚忠。已死將如之何。痛其亡欲其存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蒹。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寤寐無爲。言終夕無可爲者。惟恐傷而已。

聞音曰。卷、其員切。悁、烏元切。菡、徒畝切。枕、知輦切。

聞物曰。鄭氏以蘭作蓮。恐是三章皆同類同時之物。蘭、蘭也。生陸生春。皆不同。總聞曰。每章必舉二物。初章蒲荷。次章蒲蓮。三章蒲菡萏。殆是孔寧儀行父所謂二子者也。二子得地。得時。競秀爭妍。而洩治亡矣。彼二子之美。不若洩治之美。二子之美。美于男女。洩治之美。美于君臣。孔子蓋亦憐之。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靈公君臣固邪僻也。洩治又自與立邪僻。言揭而揚之也。爲洩治者。陰爲之術可也。此孔子之意也。杜氏以上辟邪也。下辟法也。一字不應作兩義。并載于此。

## 檜風

### 羔裘三章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者。當是入所敬。而去狐裘者。當是入所鄙。而留去者。人情非不思而不能留。當是有所不可言。而弗得已者。徒憂勞傷悼。而不能已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至此不言狐裘。惟專思羔裘而已。他人不暇及也。

聞音曰。膏。古報切。

聞人曰。史伯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隰有萋楚而歸諸君之淫恣。又檜君少見。故不能如他詩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無所附合。故無所增加。作序者亦未爲博極也。

總聞曰。或其君不可服事。或其徒不可同處。不去則有不測之憂。雖去亦終有不免之患。不然。何國人切切勞心。增而爲憂傷。又增而爲悼也。度道遙翱翔者。必與以朝在堂者異趣。彼在位。而此在野。人情不無過慮。其賢可愛如此。

素冠三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博博兮。

當是在位之賢宅憂。而國事無人任之。所以急欲挽之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纁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聞音曰。結。激質切。從吉。以吉取聲。說文多用此。荀氏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聞訓曰。欒欒。轉旋不安貌。博博。鬱結不舒貌。

聞事曰。喪制人之變。所惡見而諱言者也。今欲同歸如一。而如一尤不美。非人情也。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同歸者欲與偕歸都也。如一者欲與均任事也。必其徒相挽。蓋以國人所欲也。

隰有萋楚三章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楚。羊桃也。雖卑瑣亦可啖。何必珍奇也。婦但求淑不必求豔。天。治也。沃。澤也。此非所以成人家道並

人壽考。故以無知無家無室爲樂。言不若無此則無他憂。有此必可憂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聞物曰。天恐是桃之天天。桃雖天天而羊桃亦猗儺。蓋自可觀不可見。鄙均是桃也。天天家桃。猗儺野桃。詩人指辭發興皆相似。但彼以有室家爲宜。此以無室家爲樂爾。當是風俗有異。故人情亦殊也。

總聞曰。無家無室。人道之大關。無知。人生之大患。細推無家無室。雖此欲不遂。而此念不斷。不若無知之爲安樂長久也。

匪風三章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當是在塗乘車。而遇風有感者也。風中。在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王氏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傳詩者祖之，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釋詩者又祖之，今之發發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偈偈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此學之傳古詩，殆廢如此說甚佳。施于此詩，人情物態之間，有所未合，非風飄忽使我不安也，非車馳疾使我不安也，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言西周之地，為秦所據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既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安得烹魚滌釜，言志不在食也。誰將西適，據此懷寄好音，欲西周之人，知人情不忘舊壤也。

聞音曰：飄，匹妙切。嘌，匹妙切。鬻，徐心切。

聞用曰：鬻亦釜屬，似甑，籀文象形。

總文曰：當是關中之人，為山東之客者，其知友送歸，以此寄懷輸情，殆賢者也。詩言周道甚多，皆謂西也。人情不忘西如此，豈非千餘年習熟之人，二三聖人陶染之深，難遽忘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聖人此情，蓋天下同情也。

### 曹風

#### 蜉蝣三章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言蜉蝣之整其羽。似小人之治其衣裳。疾之之辭也。案此句依本書之例。似衍一字。觀下候人注。益明。言蜉蝣其生能幾

豈不可憂。若欲免禍。不若即我所歸而處。欲其退匿休閒。少避衆怨也。此君子憐小人而欲安其餘生也。當是此君子與此小人。必有親情。或有舊分。故爲之謀如此。亦長者存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挑撥貌。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言小人意氣發揚也。說猶舍息也。音雖取叶。義則故

存。此與召伯所說之說同。但叶有異也。

聞音曰。服。蒲北切。說。欲雪切。

聞物曰。蜉蝣亦曰渠略。多生溝渠水上。纔生即死。故曰蜉蝣。又曰渠略。

總聞曰。此必在野之君子也。以已所處爲避患。

候人四章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道路之官也。之子。朝廷之官也。戈祿。扈衛而赤芾。陪從又赤芾。如此其多。足見其人之勢盛也。

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當是小人盛服以迎婦者也。國人見鵜則曰鵜已飽而在梁。不復沒水求魚也。言小人雖飢樂如此。願不勝其衣。欲其病也。願不成其婚。欲其判也。疾之辭也。見山雲則曰山木茂而雲氣升。言小人雖振盛如此。而其家有未嫁之幼女。無養而抱飢者也。言忍而無親也。亦疾之辭也。

聞音曰。葑。都外切。芾。甫味切。芾。韞也。集韻亦作市。作韞。作芾。皆分物切。去韻亦有芾。小也。市。草木也。皆博蓋切。雖當從分物。而葑說文引詩。何戈與葑。鄭氏雖引詩。何戈與葑。以葑為綴。集韻皆都外切。芾。當用去韻。世用此多叶分律。蓋用黻。吳氏所疑。亦似過也。服。蒲北切。

總聞曰。鵜。梁。南山。皆候人迎送之路。所見者也。旁觀必有不平之心。故有不堪之辭。

鵙鳩四章

鵙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此言夫婦皆得美于國人也。淑人。婦也。君子。夫也。其儀既一而不變。其心亦固而不解。蓋夫婦相得也。

鵙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鵙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鵙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當是國君，尋詩正是四國，胡不萬年，皆譽上之辭。  
聞音曰：結，激質切。絲，新齋切。國，越逼切。年，彌因切。  
聞字曰：絲，婦之帶。馭，夫之弁也。說文：馭，作琪字轉。

聞物曰：俗傳惟鳩育子多亡數，初亦未信。家居近山木，試探數巢，果然禽獸。一鳥曰佳，二鳥曰雝，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駮，七鳥曰駮，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鵲。今鳩七子，并夫婦爲九，故其字從九。古傳，儻細推自見，彼亦不徒然也。

總聞曰：鳩，鳩之子可數，同在桑，未離巢也。在梅，在棘，在榛，則其子長成，而分飛他樹矣。此春夏之交，當是淑人君子成昏之時也。

### 下泉四章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稂、蕭、蓍，皆陸草。陸草遇水則悴，此必當時濤水泛溢，人情不安也。三章皆言周京、京周、京師，專爲在都，不指他所。此必曹人之在林野者，故皆及泉。言冽，泉之深者也。言下，地之卑者也。言稂、蕭、蓍，皆野植也。如此而有念王都之心，憂人主之意，其爲不遇之君子審也。語勢亦非常人之辭。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芘芘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陸草畏水。田禾喜水。當是初夏大雨漲水。盛夏反無也。故陸草田禾皆病。思盛時雨澤適時。蓋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之時也。郇伯。文王之子也。昔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當時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傷今皆無。

聞音曰。京。居良切。蕭。疎鳩切。師。霜夷切。膏。古報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郇伯所封在猗氏縣。

總聞曰。易林。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正引此詩。當是厲王在薨之時。凡十五年。十年無王。豈非此際也邪。言郇伯遇時。今有如郇伯者。而于時不遇。但憂念周京而已。作此詩者。必斯人也。

# 詩總聞卷八

豳風

七月十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此野田農民酬酢往復之辭。故參雜無次序。大率七月至九月。一歲之食已畢。一冬之衣又辦。相與各道其生業。指時指物不一而足。卒之躋堂稱壽。以答上也。民或言曰。自七月有寒之漸。九月寒事當辦。無以授衣。何以卒歲。歲既卒。陽已深。則于耜舉趾。饁田。以次而至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變候。九月卒歲之計已備。春來。男已不可離田。女當采桑育蠶。男女各分職也。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喜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萑葦將成。八月可采儲蠶。薄待蠶月。時至。則采桑從事也。條桑。南人謂之梯桑。批桑。北人謂之穿桑。采桑止取葉。不伐條也。正月以後。卽爲將近蠶月也。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有麻事之漸。八月可績以奉公子。爲先併絲麻而結于此章也。染采必向陽。藉日色也。今染人猶然。

四月秀葦。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穉。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糴。獻豸于公。

民又或言曰。自四月五月有稼事之漸。八月可刈。十月天寒葉彫。可趣野事之時。仲冬始出。季冬再出。過是則春野事休。田事起。西北非皮不可禦寒。縑布皆不足當之。小民以羊豕等皮案以當作衣。故曰取狐狸爲公子之裘。所自用者。糴之類也。野豕一歲爲豸。言皮薄也。三歲爲豸。言皮厚也。野豕多得稚者。力弱。易制也。少得大者。力健。難獲也。以得難者奉上也。

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民又或言曰。自五月一陰之生。更六月至十月而陰氣已盛。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將改歲而入此。避之也。蠶。莎雞。蟋蟀。皆類蝗。蠶今蚱蜢。莎雞。今促織。蟋蟀。亦促織。但促織聲如云西西。蟋蟀聲如云習習。尋

詩既莎雞蟋蟀同種。則螽當亦是同種。或螽所化。未可知。俗言蚱蟻食蠅。乃化蟋蟀。識者更詳。六月食鬱及奠。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民又或言曰。自六月鬱奠可食。其他以次而有。十月初寒。可以釀酒之時。穫當作漚。浸米爲醪也。春酒冬釀而春成。非春始爲也。毛氏凍釀。今臘醅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又有瓜可食。以至苦菜皆可烹飪。以勞久苦之農夫也。毛氏叔拾也。如此。則當爲俶。案俶無拾訓。疑有誤。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場圃。植果蔬之地。擣之使堅。恐果蔬之株。爲風所拔也。納入也。今輸官猶有此稱。納禾。入官禾倉。納冰。八官冰室。爾俗愛君親上。故遇事先公後私。絲麻狐狸。先獻公。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先納公。以至官功。皆先于乘屋。其末則朋酒殺羊。而獻公堂。爾俗如此美也。上今赴役。猶有此稱。執今作役。猶有此稱。自十月而輸官之物皆足。總禾麥而結之。此章也。此詩涉民甚切。故多凡談。但久遠無由盡曉。西北小民多茅屋。將寒則采茅絞索繫之。不爾大風輒卷去。今猶如此。謂之蛇腸。言索如蛇也。芒種節後始播種。又以四月結之也。冰最在後。非民事也。以二月結之。自此以後。頒冰刷冰。民不預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猶言刷。秋冰用盡。則刷冰室以待來年之藏。冬禾收盡。則滌禾場以待來年之播。今人猶言洗廚。言收之盡也。滌場同意。朋酒。醪酒也。醪酒羔羊。升公子之堂。獻公子之壽。一歲之事畢也。禮。籥章掌土鼓。籥。籥中春。晝擊土鼓。籥。籥詩。鄭氏。籥風。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殆及公子同歸。爲籥風。國祈年于田祖。籥。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氏。籥雅。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爲籥雅。國祭蜡。則籥。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籥頌。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萬壽無疆。爲籥頌。不知如何分一詩作三種。禮。瞽矇諷誦詩。世奠擊也。擊。擊鐘也。豈王氏所見本異邪。詳。未。鼓琴瑟。誦也。詩也。各有聲也。此二聲四器也。先諷其辭而後入鼓鐘。奠鼓也。擊鐘也。世。世長也。又入琴瑟。籥章。所謂籥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禮。柷。柷。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四器也。籥章。所謂籥頌。以頌器之也。籥章。所謂籥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柷。柷。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四器也。籥章。所謂籥頌。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禮。諸器諸聲。亦在和之。所謂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用七月。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大率樂非一器所能合。非一聲所能和。今此土鼓。籥。籥爲主。鄭氏。籥。籥。籥人吹籥之聲。章引禮。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亦有之。此蓋籥地之樂也。籥詩。籥歌曲也。籥雅。籥頌。皆籥樂器也。合籥而吹之不同。擊鼓而節之則同也。聞音曰。火。虎隗切。衣。魚紀切。發。方吠切。烈。力制切。褐。許既切。畝。滿罪切。庚。古郎切。行。戶郎切。裘。渠之切。

野、上與切、戶、後五切、下、後五切、瓜、攻乎切、稼、古護切、穆、六直切、麥、訖力切、陰、於容切、韭、已小切、饗、盧良切、觥、姑黃切、吳氏、此詩每句用韻誠然、有不可叶者、惟曰爲改歲、嗟我農夫、若用許氏之法、亦可歲從示、可以示取音叶、子夫從工、可以工取音、案說文歲從步戌聲、夫從一大、本書不必徒使以卑見忽、古人者、空騰口也、恐是當時音調、又不可不知、

聞跡曰、爾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詩、而繫爾、周公生于爾岐之間、陶染西俗、習慣西音、蓋千餘年、風氣所傳、雖聖人烏能變也、當是此詩皆爾音入爾樂、鄭氏所謂爾人歛籥之聲章是也、古音久絕、後人不曉、孔子所以繫爾、蓋有自然之趣、初亦何心、非若後人強爲穿鑿、曲生辭說也、魯成九年、晉侯見楚囚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今西音不知與古音何如、西人吐語、殺辭詩曰斯、又若蘇、此詩、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破斧、哀我人斯、亦可想見其風俗也、

鷓鴣四章

館本案鷓鴣四章、原本僅存總聞一條、餘皆缺、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持据、予所挈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總聞曰、鷓鴣、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絕、有不相保之勢、

言我子猶可。王室爲重。憂王室將危也。下民商徐奄淮夷也。乘管蔡之流言。敢見侮而相挺爲辭。室家亦成周也。言武王克商二年而病。五年而喪。享國日淺。初基未固。故曰未有。有當如克有常憲之有。有諸己之有。言未保也。大率欲以哀苦爲之。感動成王。其初欲諄而未敢。其卒乃悔而至泣。此詩不爲無助也。

東山四章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徂東往也。來自東來也。此其夫來歸。與其妻相見。敘相別之狀。道相見之情也。王氏征夫懷親戚。誰獨無此情。案王粲從軍詩。獨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此皆夫辭。言寄征衣而不達也。不知在士之中。

第幾行第幾枚也。外事不與內通。故不達也。蠋桑蟲也。桑生葉則有蟲。如蠶而小。春時也。我獨宿在車下。但見桑蟲不見妻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栝樓也。其實及宇。夏時也。想女在家。果臝伊威。蠨蛸其寂如此。我在野亦止。見鹿場螢火。不見妻也。故不及宇及室及戶。而言場鹿宿。則相環外向。猶如戰場。蓋夜行所見。鄭氏此五物去家無人則然。

甚佳。但上三物當施于內，下二物當施于外，則語意皆順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瓜、白瓜也。近蒂帶苦，秋時也。穹窒，坑也。西北人非此不可以寢冬時也。想女聞鶴鳴則憂，我在外而苦雨也。灑埽所臥之坑，待我至。儲瓜、儲粟、儲薪，凡皆待我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黃栗留也。又春時也。見此春鳥，追思乘馬親迎，結縢相合之時，新相見之情與舊相處之情孰優，戲之辭也。

聞音曰：上四句每章爲起辭，上二句不用韻，下二句乃用韻。吳氏以爲未詳。山西人呼曰師，又若曰沙。今猶有此音。山歸未嘗不叶也。野，上與切。下，後五切。戶，後五切。行，戶郎切。畏，於非切。懷，胡畏切。垤，他一切。窒，陟致切。年，彌因切。馬，滿補切。嘉，居禾切。

聞物曰：陸氏果羸、蟪蛄，蓋謂草與蟲獸不當相雜也。上章言桑蠶，下章言鶴、瓜、栗、薪、草木與蟲獸而相雜言之，小宛、蟋、羸負之，皆從蟲，此皆從果。毛氏良是。

聞跡曰：詩自七月而下，所繫周公之詩。鴟鴞固已略言之，今又載于此。周公東征，必皆鹵岐生長諳慣。

之人其人作豳樂歌豳曲夫又何怪項氏有楚其在垓下也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蓋漢高部曲皆關中調發之人秦人而有楚歌此項氏所以悲歌忼慨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驩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自今觀之四句如今古詩哀泣何由而生而死何由而決也舉此以明東山蓋豳人從軍爲歌者人諷其辭已足以感人何況其聲惜人不得聞且不攷也

總聞曰書稱二年詩稱三年尋詩再及春一及夏一及秋一及冬歷五時也當是二年始定三年乃歸據皇極經世丙戌東征戊子底平則是三年也詩書所言自不相礙

破斧三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又言見害不已也小人雖極力而不害周公之大不害周公之嘉不害周公之休皇張也吡動也適聚也有識知其無能爲而終以爲哀者恐不幸而墮其機也既而自解周公甚大甚嘉甚休豈能傷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聞音曰錡於何切嘉居禾切  
聞事曰古專征杖鉞黃金飾斧書左杖黃鉞又有大鉞在左者秉之小鉞在右者秉之後世雖執國之

臣止假黃鉞，亦未敢當多辭。蓋黃鉞，卽君權也。不知此行，或是黃鉞，或是大鉞。司馬氏、武王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此行當是黃鉞，其位既尊，其勢又重于往時也。總聞曰：毛氏、四國、管、蔡、商、奄，此當是三監同亂，諸邦並驅，所謂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人情見天下之變如此，周公之危如此，故以爲危也。

### 伐柯二章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當以斧，害周公當如此去之。取妻當以媒來，周公當如此致之。皆所以感動成王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管、蔡之徒，必有尙在成王之側者。故曰不遠。周公所以未遷者，爲是故也。去是則見周公而致禮通情。

斯有曰矣。

聞音曰：踐，慈演切。

總聞曰：害周公者固不爲少，而知周公者亦不爲不多。成王之明，而又有賢者以感悟之，此天所以相周也。攷書：二公、召公、太公也。諸史百執事，莫知主名，諸人一信一噫，二語移成王之心，流成王之涕，而天又動威于雷風禾木之間，文武之澤深矣。此詩當是諸史百執事之徒所作，願爲媒者也。司馬氏以雷風之事在周公既卒之後，蓋以昔公勤勞王家，認昔爲古，凡隔宿卽爲昔，何論存亡。其中明言惟朕。

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不應以十年之後事。相聯成文。而又意勢相貫。決不在十年之後也。司馬氏恐非。據皇極經世。周公東征以丙戌。沒以丙申。併載于此。

九罭四章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皆周公歸塗所見之物也。魚遊近渚。近陸。皆危地也。公歸恐復陷讒。不能免也。國人憂周公而未孚。成王故欲且留再宿。以觀其變。女衆人共推爲可留之所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雖此有所逆之服。然不可歸。恐墮其計也。國人憂疑之心如此。懲已往不能保將來也。

聞句曰。舊一章四句。三章三句。今爲各三句。九罭之魚不斷。

總聞曰。鄭氏是東都也。東都欲留周公爲君。謂成王所賚來袞衣。願其封公于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此說極有理。東都爲周公之計則甚精也。初欲少留以觀事變。又欲終留以奠別都。若爾則不利孺子之讒。乃驗周公之心上通乎天。下通乎地。當是武王遘厲。以成王託周公。故曰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蓋已屬後事也。其後南面負扆之事。雖以爲疑。然不必疑也。聖人不事形迹。如後世之肺腸大詰。

之作。正危疑洶湧之時。亦以王命告天下。東征西歸。又十年乃沒。天下康平。國勢奠安。若使周公避嫌遠疑。如常情所存。則非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併載于此。

### 狼跋二章

狼跋其胡。載窻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狼窻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進則跋其胡。退則窻其尾。此與周公異意之人。所露之狀也。周公尙留未歸。已歸未至。朝廷必有跋踏者。成王亦爲之遲疑也。周公以大包之。以美和之。故居上公之位。安而保聖人之德全也。

聞音曰。瑕。洪孤切。善哉。吳氏之說曰。載籍所傳。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一字之聲。無慮數變。秦漢以前。凡從段者。在平則讀如胡。或自胡而孳。在側則讀如護。或自護而孳。魏晉之間。在平則讀如何。或自何而孳。在側則讀如賀。或自賀而孳。齊梁之後。在平則讀爲胡加切。在側則讀爲胡駕切。亦或自二音而孳。自胡而爲何。自何而爲遐。自護而爲賀。自賀而爲下。其聲音之變如此。至其所以變。則不得而知。而魏晉以前。或兼用後世之音。至後世。既變之後。古音之存者。蓋蔑矣。今以一二明之。左氏傳。宋野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豨。此以豨爲胡也。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竊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竭來兮。會食幽都。吸沆瀣兮。餐朝霞。此以霞爲胡也。楚辭。招魂。瓊穀錯衡。英華假。茝蘭桂樹鬱彌路。又曰。結譏至思。蘭芳假。人有所極同心賦。此以假爲護也。張衡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狼、比周公。如以鷓鴣比成王也。此等當易。  
聞人曰：公孫、周公、公季之孫也。初止稱公季，後乃稱王季。此詩止襲前稱。大率公子、公孫皆實語。  
總聞曰：此必逆周公之使者行道所見也。詩人未有無故而興辭。觸物吐情。此非以狼而詆其人也。

# 詩總聞卷九

雅

## 聞雅一

雅、樂歌名也。雅有大雅小雅。見于季子所觀。猶之可也。南山有臺之類。豈不大而入小。洞酌之類。豈不小而入大。姑猶之可也。既彊以爲風。有正風變風。又彊以爲雅。有正雅變雅。前人所言。以事之美惡分。正變。以辭之繁簡別大小。既立此法。則古詩必有更張移易者。細推季子所觀。小雅有美惡。大雅有美無惡。小雅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氏以爲遺民者。商王餘俗。故未大審爾。乃周德之盛。非周德之衰也。故此成康以下者。皆是也。大雅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杜氏以爲雅者。詠盛德形容。但歌其正。不歌其變。審爾。則小雅亦正雅。何以反衰。故此穆夷以上者。皆是也。更改移易。斷無可疑者。風亦有之。如何彼禮矣之類。明爲王姬下嫁齊侯之詩是也。姑存以待識者。

## 聞雅二

雅、大小諸篇。據序。正雅。及后稷。及公劉。及太王。及王季。及文王。及武王。及成王。及宣王。凡其上世之賢君。無有不及。變雅止及幽厲。而不及他王。自厲王以上。有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其詩無可復

見至幽厲之無干涉者。則以爲思古。思古不思文王。而專思武王。不思康王。而專思成王。皆不可曉。恐其間或臣。或民。或男。或女者。不專二人當之。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然既爲此學。當不愧于天。不作于人。不可承流言爲實說。使爲惡而苟免者。何幸。非已而妄受者。何冤。且如無將。大車悔將。小人。小明。悔仕。亂世。小人亂世。豈非爲君之罪。而不以幽王爲刺。何也。采菽。婦人怨曠。瓠葉。士大夫饜餼微薄。何預于人君。而乃以幽王爲刺。何也。且如漸漸之石。以征役久病。而作苕之華。以師旅並起。而作何草不黃。亦以用兵不息。而作而前後兩詩。皆刺幽王。中一詩不刺幽王。何也。瞻卬。召旻。皆凡伯刺幽王。大壞。一稱昊天。一稱旻天。獨以旻爲閔。小旻。又不以爲閔。何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序。皆刺幽王。而毛氏以二詩爲刺幽王。四詩爲刺厲王。何也。序者如此。釋者如此。皆所不曉也。

聞雅三

漢晉以下。有迎享送神曲。皆用諸大神。後世亦施諸小神。今攷楚茨。自楚楚者茨。一章。濟濟跄跄。一章。迎神也。執爨蹠蹠。一章。我孔熯矣。一章。享神也。禮儀旣備。一章。樂具八奏。一章。送神也。又有夕牲引牲。歌。夕牲。視牲也。引牲。陳牲也。今攷信南山。恐是此歌。甫田。大田。皆是饗神之曲。後世有藉田迎享送神。歌。大社及先農迎享送神歌。必有自來。或曰。頌告神之詩。雅非告神之詩。特詠事之詩也。自梁定國樂。並以雅爲稱。衆官出入。奏俊雅。皇帝出入。奏皇雅。太子出入。奏徹雅。王公出入。奏賓雅。上壽酒。奏介雅。

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滌雅。薦毛血奏牲雅。降神及迎送奏誠雅。皇帝領福酒奏獻雅。燎埋奏禮雅。今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略見。而楚茨爲詳。後世有飲福徹俎。今楚茨末章亦具。所謂禮儀既備也。

#### 開雅四

古曲不傳于後世。而三國六朝之間。尙或有之。漢有殿中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魏有四曲。皆取鹿鳴。而魏曲又增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辭。後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惟鹿鳴獨存。後又改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後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後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復用鹿鳴聲。不用伐檀聲也。且以四詩推之。則其存尙見于此。今觀於赫與鹿鳴。繁簡長短不同。不知何由用其聲。世傳桑景舒聞虞美人曲。能動虞美人草。以爲此吳音也。別製一闕。與虞美人曲迴絕。而草亦動。恐或有之。自晉宋以來。食舉謂之四廂歌。此鹿鳴所謂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古列位左右前後分置。所謂輔弼疑丞是也。自後謂之四廂。食舉猶存其名。後又謂之東西廂歌。漸廢四廂之制。而至今軍職猶存四廂之名。然皆虛稱也。大率古朝禮與軍禮相埒。軍禮左右前後而尊者處中。朝禮亦然。今軍職則故軍儀亦故朝儀也。其他未易可推。惟食舉以鹿鳴之辭。又以魏晉之號。略見古燕饗之禮也。

### 周小雅

鹿鳴二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當是園囿之間。與臣之高尊者燕樂。卽所見起興。嘉賓非凡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章獨不及樂。蓋與導言通情。所謂德音也。前後皆禮飲。其中蓋從容款曲酬酢。凡庭樂作。則人語當止。人語交。則庭樂當息。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聞音曰行。戶郎切。倣。古交切。集韻。效。倣。効。通作爻。又爻子。謂放效也。作交。兩音皆可用。吳氏不必專用。

交大率。吳氏不定從一。謂去古既遠。苟叶則皆可也。湛。持林切。

總聞曰。鄭氏示作寘。蓋以卷耳。寘彼周行。易之視。古示字也。古無示字。示作兀。不從目者。使人觀也。從目者。自我觀也。皆有所示也。賓之與我相好。使列位觀之。賓之德音甚明。視下民觀之。皆民見而不敢爲偷。君子見而欲有所似也。此臣必國之所推。衆之所服。故人君表出以風厲也。少年試武昌。遇鄉人竇姓。忘名。曰勉旃。俟中選。當歌鹿鳴。送女。趣使先歌。卽取簫吹之。其聲舒緩。全無高急音。呦呦作兩聲。甚久。下或一字。或兩字。或三字。一轉。未必有四字者。其人少知書。喜音律。遭亂從軍。後莫知所在。惜是時。年方十六歲。未知好古。不究所以。今併載于此。

四牡五章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豈不懷歸。詩多有此辭。悲情之中有愿意。臣子之義兼全也。

四牡駢駢。嘽嘽駟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不遑啓處。詩亦多有此辭。與豈不懷歸同情。二句合在一章。尤動人。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包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包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駿駿。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母滿罪切。諗式荏切。旁紐作氏任切。叶駿。

聞物曰。騅。鴝鳩也。南人呼爲鴝。騅行役當在春時。

總聞曰。古者重于以身。臣人身非我有也。雖父母不得養之。載驟駿駿。亟欲畢王事也。將母來諗。以養

母告。欲君休官歸家也。父。男子猶能自力。母。婦人必待人而後養。故人子尤所動心。將父者一。而將母

者再也。古風至西漢猶存。官吏以府寺爲舍。十日一休沐。以所居之官爲家。而其家卽相判也。不獨行

役。雖居官守。亦與其家成疏。故詩多有父子及夫婦相懷之辭。

皇皇者華五章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皆有靡及之心。則爲使者惟恐不及。可見上忠勤則下奮勵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徧也。不必以爲忠信。左氏亦未嘗言忠信。止曰必咨于周。而毛氏以忠信爲周。杜氏從之。其言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不審左氏在何代。是時已有此學。至漢儒益盛。左氏之文。不及周以上。裕而純。過于秦以下。肆而駁。氣象皆古。而有純駁也。惟左氏似裕。而有蹙迫之氣。似純。而有雕鑿之迹。非周以上之文也。似肆。而有謹嚴之法。似駁。而有娟美之風。非秦以下之文也。恐是生于戰國之時也。而不染戰國之習。強爲力以變俗者也。左氏共知其非左丘明。孔門弟子之文。論語可見。因載于此。故以大序爲子夏。孔門亦不如此。殆西漢以下。東漢以前。其駁又甚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聞音曰。諏。子須切。絲。新齋切。謀。謨。杯切。度。待洛切。

聞事曰。左氏。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鄭氏。肆夏。文王。鹿鳴。俱稱

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也。呂氏：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鄭氏：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杜氏：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下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肆夏之三，謂肆夏、昭夏、納夏。良是，不知繁遏渠云何。王夏爲首，而不及蓋避之也。杜氏：又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緜良是，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良是，文王、大雅之首。鹿鳴，小雅之首也。舉其首以次至三也。古者酒有三獻，或五獻。每一獻三樂。此用三獻，故舉三樂。凡九樂，但序者不細察，以鹿鳴爲燕嘉賓，以四牡爲勞使臣，以皇皇者華爲遣使臣，皆祖此而又失之。文王既曰兩君相見之樂，文王之序，何不曰兩君相見也。特燕禮之間，舉其詩之輕重，爲其禮之隆殺，非某詩必爲某事也。不獨此工歌而已。他賦者亦然。隨時取意，隨意取詩，以此知序者之過也。

總聞曰：所謂大聲不入俚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則此詩是也。當是流傳里閭，道路之間，喜爲詠歌，亦可以推他詩。凡風、雅、頌，皆人間所常侑樂寫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聲異調者也。頌特其體制差異，則人間罕行，亦有雖大樂而有別名。呂氏：所謂執競，一曰繁遏，思文，一名渠，別名。當是人間所可用者也。

### 常棣八章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不如本字、鄂、蕤也。蕤無光采。花有光采。然蕤承花。花之光采。皆從蕤而生。花落則蕤結爲子。此花之本也。當是春時見此花。感同氣也。兄弟國家之本。凡爲上之光采。因同氣而生。因他氣而成也。所謂莫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天下莫可畏于死喪。莫可愛于兄弟。言愛畏之極如此。原隰之間。鳥獸之羣。尙兄弟相求。故下及脊令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首低尾昂。首尾相應也。亦當是有見與感。兄弟急難相應。當如此也。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朋友常有相愛之意。其善者。不過長嘆其氣。盛者亦終不肯犯。難施力也。集韻、戎、通作拔。爾雅、相也。博雅、推也。言無所施力也。務、戎不相叶。因左氏以務爲侮。故說者競起。左氏必已經改。蓋附會。緜、禦、侮爲辭。故劉氏從之。又以戎爲成。相叶。吳氏以務戎皆改詩之所存。蔑矣。遂轉務音蒙。集韻、蒙、霧、羆、羆。皆有蒙音。此說最佳。雖字無兩。亦通用。通呼。然似不必詩之取叶。至不一。且以此二章言之。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四句三叶。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就句取叶。禦、務是也。蓋其歌曲。必禦、字、務、字兩斷。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作篷音。今北人多作此呼。于歌曲雖不知其的。于諷詠亦自有微音。其他取叶。隨詩可見。今略載于此。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危急之時。最倚兄弟爲切。安平之際。乃資朋友爲多。何者。彼各有門戶。親族難仗。其捐驅而救難也。

軀當作故以危難責友生。而以身許相知者。皆非正也。

儻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孺。屬也。和樂之情則均。而尊卑之屬則別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雖如琴瑟之協。而兄弟亦如和樂之耽。則家道全美也。妻子協而兄弟睽。豈得爲樂也。必兄弟無

他。而妻子乃安。蓋妻子不患不協。而易睽者兄弟也。下文可見。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凡人必思之深。謀之盡。乃見實理。見則信心生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懷胡隈切。難泥沿切。嘆他涓切。生桑經切。禮生生亦作惺惺。賈氏先生先醒也。後生

後醒也。湛持林切。末以乎字叶。孔氏說詩。大體依韻。亦有即將助語以當韻之體。如此詩之類是也。

聞字曰。集韻。侮務通用。傷也。慢也。左氏作侮。可從。然丁氏似附會。務侮恐難通。

聞句曰。或說常棣之華。鄂止句。言花鄂皆不韡韡也。蓋以不爾爲真爾。亦有所疑。王氏不韡韡。言韡韡

也。故因疑而析句。五字三字。苟于古有疑。而不敢強立說。特就其中求合。亦不害好古也。

總聞曰。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恚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左氏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毛氏槩言召公杜氏以爲虎也。其詩則厲王之時。則諸詩未必皆作于成周之盛時也。魚麗之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不無所礙。故孔氏以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爲周公所作也。陸氏鷓鴣爲詩。常棣作詩。變爲言作者。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鷓鴣。其事在常棣。又略左氏召穆公直以爲周公。其欲附合于序如此。今以鷓鴣攷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召穆公之作。蓋亦未見杜氏厲王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作此周公之樂歌。厲而至宣。宣而至幽。幽而至平。平王始遷東都。豈有百餘年之前。糾合宗族。會聚東都。召穆公賢者。必不無君無國如此。故凡左氏所載。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

伐木三章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出谷遷木。毛氏以爲君子雖遷高位。不可忘其朋友。此意甚善。鄭氏又求其尙在深谷者。此意尤善。用鳥意推人情。古風可見。神且來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不來者得非我弗相顧。我且有咎。何爲不來。責躬引愆。必欲要致其來也。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民之失德。則以乾餱。吾儕雖小。不滿意。不必介意。俗謂幸見恕。且盡歡也。有酒則飲。無酒則酤。不可虛度也。有鼓有舞。隨所有取樂。及我職事有暇。共飲此酒。乃所願。

聞音曰。丁。陟耕切。斝。直呂切。父。扶雨切。願。果五切。埽。蘇后切。簋。已九切。舅。巨有切。咎。巨九切。阪。孚辯切。踐。在演切。愆。以淺切。酤。候古切。暇。後五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三章。皆以伐木爲首辭。

聞物曰。嚶。音纓。柔細也。毛氏。驚懼鄭氏。相切直皆恐非。大率鄭氏附合求友。舊說嚶音鶯。以爲鶯相承。出谷求友。爲鶯之事。如此誤衍甚多。

聞事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毛氏因諸父諸舅之辭。遂以爲天子。其初意甚正。其後意稍違。今定從初意。

聞人曰。諸父。父黨。諸舅。母黨。兄弟亦母黨。玩辭諦意。皆異姓。與常棣同姓不同也。

總聞曰。鄭氏伐木。謂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今有酒而醴之。本其故。

也。此意甚嘉，但不當以爲王者識者更詳。

天保六章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總言先世諸公諸王。鄭氏嘏傳神辭，土下稱人以先字貫于中，如小旻上下稱事，以否字貫

于中，其語法正同。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神，他神也。先世之神已竟，則他位之神次至。弔，至也。詒，遺也。當是祝傳神辭，先世有尸，他神無尸。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聞音曰：除，治慮切。享，虛良切。福，筆力切。禮，福者備也。備，旁紐作逼。古文福字多叶，直極等字。至唐猶然。

古者不獨以福字作逼字音，亦以福作逼字用。賈氏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氏福古逼字，自後福

作祐意，不作逼。然逼音猶在也。

總聞曰。此詩第一。第二章。道天情至再。第三章。天隱而不可憑。則以物之大者喻之。第四。第五章。道神情至再。第六章。神亦隱而不可憑。則又以物之極大者喻之。前七爾。後四爾。皆天神下辭達其君也。前五如。後六如。皆天神指物喻其君也。大率皆藉天神爲辭。

### 采薇六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當是將佐述離家還家之狀。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薇作春時薇柔。夏時薇剛。秋時冬不言者。來歸也。所以下言昔我往。今我來之期。適滿期年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常。卽常棣也。止。是指物記時。如前章采薇。非專喻將帥車馬服飾也。詩屢稱常棣之華。似皆有所見也。大率詩人因物起興。非接于所見。興無由生。此再指初發之時也。秦子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亦因詩人棣花爲辭。不必泥也。當是周道。春時多此物。故引之。一月三捷。言屢勝也。不必言一侵。一伐。一戰。爲三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以象牙餉弓袋。以鯨魚皮飾矢服。今軍中猶有此制。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既以薇苗、薇稚、薇壯計歲月。又以棣華計時候。末章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與前章皆相應。指期甚明也。

聞音曰。作、卽各切。亦、總古切。莫、武博切。亦、莫故切。皆通作總。古、莫故尤顯。渴、巨列切。疚、訖力切。來、六直切。華、方無切。服、蒲北切。戒、訖力切。哀、於希切。

聞事曰。爾雅陽爲十月。郭氏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恐是十一月陽生之候。初章言歲莫。此是豫言來歸之期。後章亦然。不應十月已歲莫。今月令皆是周制。其言歲時蚤晚。悉用夏正。總聞曰。禮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其後號曰短簫饒歌。又其後號曰鼓吹。亦謂之饒歌。鼓吹舊有艾如張。遠如期之屬。其後不可勝紀。采薇出車。六月吉日。恐是此曲。

### 出車六章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此行天子使之來也。其詩皆以王命爲辭。此亦是將佐敍離家還家之狀。與采薇同。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旃旆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二章于牧地調民卒也。言旆言旗。旗州里所建。旆縣鄙所建。止是集衆。二章皆曰僕夫。亦是偏裨之

屬。故使令稱僕夫也。下章既言南仲，遂稱旂旐。旐，諸侯所建，其容乃盛，非前章比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南仲，文王之屬也。林氏，南得氏，宣王之時，恐非此南氏之仲子，與宣王之南仲同姓，且同次也。今同姓同次而不同時有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左氏，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氏逸詩，句法與此相類，極可玩味。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君子，謂南仲也。當是將佐之在別部而來軍前者，故有未見既見之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聞音曰：牧，莫狄切。來，六直切。載，節力切。彭，鋪郎切。華，方無切。降，乎攻切。喈，居奚切。

聞事曰：此行在北無戰，止是往戍，故言城。在西有戰，故言伐。言執，言獲。

聞跡曰：毛氏，朔言北方也。襄，除也。今定襄屬并州，朔方亦屬并州，朔方固是北方，但襄除無謂。

總聞曰：前四章自西都往北方也。夏往而冬歸，故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後四章自北方歸西都，又往西方。春至西都，故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見而又行也。春歸西都，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去來不逾春也。一歲所成。併西北方之事結之。

杕杜五章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其去言杕杜與薇作同時。此當是師徒之室家所斂。與采薇出車同期。而其人則異也。其歸亦與薇剛歲陽同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前詩皆以深冬而歸。此詩獨至次春。而此同歸差後。必有故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瘖瘖。征夫不遠。

杞方苗而歸不遠。與卉木之萋相應。登北山采杞者。征夫在北。蓋有望且欲迎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當是以病不載則不來。故後期望夫固懷憂。此又爲多。蓋比同歸後期爾。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卜也。筮也。合以爲近。果近不踰春也。古者人神相孚。卜筮可信如此。

聞音曰。母滿罪切。幘。尺善切。瘖。古轉切。來。六直切。疚。訖力切。偕。舉里切。近。渠紀切。聞字曰。繼嗣我日。積日爲月。而至于陽。此句法甚健。

總聞曰。不必言同歌同時。異歌異日。且引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尋詩無見。大率行者居者。各以情見辭。非歌以遺行。勞還勤歸也。後用此不可知。非以此詩爲朝廷待軍旅之禮也。

### 魚麗四章

魚麗于罟。止鱔。君子有酒。止旨且多。

魚麗于罟。止魴。君子有酒。止多且旨。

魚麗于罟。止鯉。君子有酒。止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聞音曰。鯨。蘇何切。有。羽軌切。嘉。居何切。偕。舉里切。時。上紙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四章。文勢恐然。

聞字曰。麗。著也。讀如本字。

聞用曰。後有魚麗陣。前後、左右、中、五陣。每一陣具五陣。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大略如此。相水道錯綜橫布之。嘗使試之于地。頗類陣形。

總聞曰。陸氏。鱔。鯨之形。長魴之形。方。鱧之形。圓。鯉之形。偃。鯉之形。俯。以著。萬物盛多。不必如此。大率西北人重魚。東南人重獸。各以少爲貴也。

南陔。



# 詩總聞卷十

## 南有嘉魚四章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江漢之間有魚爲嘉魚。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其狀比常魚稍異。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陸氏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尋詩皆羣行自得之貌。不必造意行情如此。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甘瓠。甜瓠也。騅。鶉鳩也。皆美。堪侑酒。

聞音曰。罩。胡角切。魚。回幹水聲也。非籠。汕。所諫切。魚。乘上水貌也。非櫟。二者皆取魚水之聲貌。未必器也。毛氏罩。董也。猶可。汕。櫟也。無謂。騅。朱惟切。來。里之切。騅。與來叶。酒。與又叶。吳氏不必以六直。伊昔作切。蓋有隔句而叶者。如纍綏是也。隨句爲叶者。如騅來酒又是也。詩如此亦多。

總聞曰。與鹿鳴嘉賓同。西北以鹿爲重。其饌有熱。落河刺血。入酒最珍。恐是鹿鳴亦然。魚騅之屬。皆燕

賓侑酒者也併載于此。

南山有臺五章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春夏之交。草木繁茂。詩人觸景生情。大率占國占家。皆當以氣象觀之。而其氣象。古人多即草木而觀。早麓皇矣之類是也。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壽豈有窮也。所以可樂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其遐不止眉壽黃耇而已言無窮也。

聞音曰。吳氏臺。田飴切。萊。陵之切。與基期相叶。耇。果羽切。後。下五切。與枸楸相叶。如此。則五章皆叶。豈不于古有益。但去古已遠。苟可叶。即當已。故臺萊耇後。如今音。一章作兩叶。臺萊一。叶。基期一。叶。枸楸一。叶。耇後一。叶。詩此類亦多。母。滿補切。栲。去九切。

總聞曰。草木固有宜山陽者。有宜山陰者。此詩南北則不爲此。南山。山之在南者也。北山。山之在北者也。此言大封域也。其南山北山。各自有陰陽也。

由庚。闕。崇丘。闕。由儀。闕。

總聞曰。有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何也。然序者以題推義。亦有不可曉者。南陔。南者。夏也。養也。陔者。戒也。遂以爲孝子之戒。養。白華。白者。潔也。華者。采也。遂以爲孝子之潔。白華。黍則以時和歲豐。宜黍稷言之。蓋不時和歲豐。則黍無華也。前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由庚者。道也。遂以爲萬物有道。崇者。高也。丘者。大也。遂以爲萬物極高。大儀者。宜也。遂以爲萬物得宜。後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皆漢儒之學也。前三篇。鄉飲酒。燕禮用之。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後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之。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概觀之。又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鹿鳴存。而新宮亡。大率歌者。有辭有調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間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未幾止存三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欺後世也。魚麗之序。旣

以治內外成功告神結之。不應再出三詩。當是見禮工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三詩不可雜于前三詩。故于後繫之。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之序。方樂與賢樂得賢。澤及四海。燕諸侯。錫有功。不應以物雜于其間。當是見禮工笙皆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故以三詩入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入詩。如新宮之類是也。

蓼蕭四章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當是諸侯見王者。燕飲至夜分。露零見于蕭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指君也。龍身有光耀。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條革忡忡。和鸞離離。萬福攸同。

聞音曰。寫舍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今北人猶有此音。爽師莊切。泥乃禮切。弟待禮切。豈去

幾切。

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此詩止于露盛禮飲也。次詩至于

露晞情飲也。

湛露四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飲酒。不醉無歸。

露匪陽不晞。飲非醉不歸。言各以曉爲止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在宗伯則校其中禮與否。宗伯掌禮者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君通情。務盡醉。臣守官。務遵禮。所以雖夜飲而不失令德令儀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有露。而草已無露。將欲曉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不見露而但見桐椅。又其實可辨。已全曉也。

聞物曰。陸氏。杞棘。剛木。況德。桐椅。柔木。況儀。杞。枸杞也。甚柔。桐。梧桐也。甚剛。桐最宜琴材。不必如此取況。但覩物起興也。

總聞曰。草豐桐實。當是春夏之時。又露三月始成。清明節是。八月始變。白露節是。此詩以露爲辭。其爲春夏審也。

彤弓三章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聞音曰。貺。虛王切。饗。虛良切。載。子例切。右。于貴切。櫜。居號切。好。呼報切。醕。大到切。  
聞用曰。舊說。彤弓不用。遇征伐。載以前行。盧弓。則用。遇征伐。得用乘矢。

總聞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此詩當是太公。或是其倫。然當時越于太公者亦無。恐卽是太公也。平王錫晉文彤弓一彤矢百。桓王用平禮其數相同。惟盧弓矢千。比平數大增。其他平無命服。無虎賁。桓有之。平有乘馬。桓無之。大率亦出人君臨時錫命。

菁菁者莪四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當是諸侯朝王者。經歷中阿。中沚。中陵。菁莪其所見者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已上皆經歷平陵之壤。故言莪。莪多生澤鹵沮洳之地。初生甚美可食。當是緣塗遇春所茹者也。末章

不言莪而言舟。舍陵而水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當是乘航。經歷洛渭之水。魚沈或浮。皆其見者也。毛氏。楊舟。載沈亦沈。舟豈可沈。鄭氏。知其不可以爲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諸侯航河來朝。詩人覩景生興。曷以載爲事也。以載爲事。又奚足言。而詩人以爲樂爲喜。而且休也。

總聞曰。諸侯喜見王者。凡經歷覽觀。皆樂事。賞心也。大率主明時泰。與主暗時否。山川草木。皆一等而人情物態。自兩種。尋詩可見也。

### 六月四章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盛夏出師。恐人有辭。故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言所以然也。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兩章皆言王于出征。王于此送行也。三十里。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館本案。是書分此詩爲四章。而原本玁狁匪茹下。缺頁。其分章不可致。今仍依注疏本。補錄三章于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四章。

聞事曰。易林。玁狁非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駕。襄及夷王。此則自夷王。玁狁始盛。玁狁在北。周都在西。而侵逼畿甸如此。當是玁狁有北兼西。始自夷王。不然則是與西合從。尋詩初甚危急。後乃少安。初非全勝也。經世甲戌。北伐玁狁。庚午。犬戎殺幽王。驪山之下。計五十七年。司馬氏。西夷犬戎同攻。是則西北合從也。自文武之時。已見于采薇。至宣王之時。又見于六月。其勢轉盛于前日。所謂孔熾也。反覆推之。文武之後。大盛于夷王。愈于宣王。宣王暫安而不能久。固其末終不可救于幽王也。

聞人曰。張仲。重臣望士。不應于詩無見。此尹吉甫。張仲相友如此。烝民。尹吉甫又為仲山甫作誦。如此。其情非他人可比也。張仲恐是仲山甫。遍攷姓。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薄言采芑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簠菲魚服。鉤膺鞶革。

一乘車七十五人。三千計二十二萬五千。亦可謂用大衆也。不必盡周地。當有侯國。或調南方近蠻荆。

者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玼葱珩。

飲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止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止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止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爲帥。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爲帥。併玁狁蠻荆之功。結之于此詩也。此詩與采芣出車同體。西戎玁狁併結之也。

聞音曰。畝。滿罪切。服。補北切。革。訖力切。衡。戶郎切。珩。戶郎切。淵。于巾切。闐。池鄰切。老。魯吼切。焯。吐雷切。聞句曰。第一章三句一節。六句一叶。二章三句。四章同舊。末章作二句一節。以讎叶。猶不知下如何叶。亦與此詩大體相差。今改正。

聞跡曰。六月侵鎬及方。鄭氏皆北方地名也。鎬。是周都。無緣與方。皆爲北方地名。假使方地未詳。在北亦未可知。焦穫涇陽皆在密邇。方何由獨遠。恐是方叔封邑。因以爲姓。

聞人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又當是年爵皆尊。

于其徒也。

總聞曰：蠻事比獫狁差緩。獫狁侵雍都，蠻不過荆土而已。弗離其巢穴也。故王師起夏，向北待秋。

車攻八章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躡蹻。建旆設旄，博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聞音曰：好，許厚切。草，此苟切。飲，子利切。柴，疾智切。說文引此詩，助我舉擊，積也。或作柴，其他擊，或奇寄切。平義切。柴，或士邁切。惟疾智引詩，今從。與飲相叶。此蓋首尾叶也。駕，集韻亦在家部，居牙切。馳，集韻亦在馳部。唐何切。破亦當在坡部。蒲禾切。說文：疲，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皮當作蒲禾。左氏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又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破則坡音。不惟旁紐當然。古音亦爾。古加禾兩韻多通用。

如明唐兩韻亦通用吳氏女曰雞鳴加居禾切曲氏神靈篇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孰哉後加張氏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諸侯壯何能加若爾則駕讀作訛馳讀作駝破讀作叶蓋首中尾皆相叶也吳氏曹氏望祭四嶽燎對秦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誅當用柴詩當用擘許氏既擘或作柴不必專從一字也集韻猗相附著也於寄切正引此詩破敗也披義切不引此詩恐似有意故不引實引也吳氏又以集韻猗柔也倚可切正叶破字諸叶皆可用亦不必專從一叶也但調同未省同字或以賓之初筵射夫既同經改亦未可知果舊是同字則柴字容或有轉集韻舉舉兩手取曰擘渠容切蓋謂助舉矢也若鄭氏助舉積禽自是阜使之役何關士夫之事但世態少公多私動以夏五郭公阻之夏五之下必是月字郭公必是亡字安知非此文在孔子之後而必以為此文在孔子之前孔子存之蓋有徇意過當者故此曹亦徇意矯之而不知其下館本案此原本缺。

### 吉日四章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太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應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前三日為戊辰則戊者蓋戊辰也既禱三日舉事凡天子所在日行在所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即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酌醴。親戎不可飲。厚至醉也。校獵。小以兔爲勝。大以虎爲勝。言捷莫如兔。猛莫如虎。得此則舉事。上爵皆無。則禮不成。今西北之風猶然。既獲大兕。則可以成燕禮也。兕大于虎。而不甚猛于虎。亦虎亞也。故朋稱曰虎兕。

聞音曰。戊莫後切。禱當口切。好許厚切。阜符有切。馬滿補切。有羽軌切。俟于紀切。友羽軌切。有羽軌切。聞字曰。爾雅。三爲羣。二爲友。此亦字義。羣皆三畫。友從兩。又此法。從古有之。近世字學亦未爲過也。而多諱及之。

聞訓曰。立訓不免隨語異意。或有不必異者。所不可曉。被之祁祁。訓遲。與興兩祁同。被亦可用多意。雨亦可用遲意。大意來假。祁祁訓多。與采繫祁同。假亦可用大意。繫亦可用遲意。此其祁訓大獸。亦可用多意。今定從多。語勢可見也。

總聞曰。戊不言辰。蓋以戊協禱也。次言庚午。則前爲戊辰。可見文體自有古意。如前詩每章言方叔。止方叔率止。至三章四章。增一顯允方叔。而易一泄止。爲元老參差之中。整肅默寓。此所以古意鬱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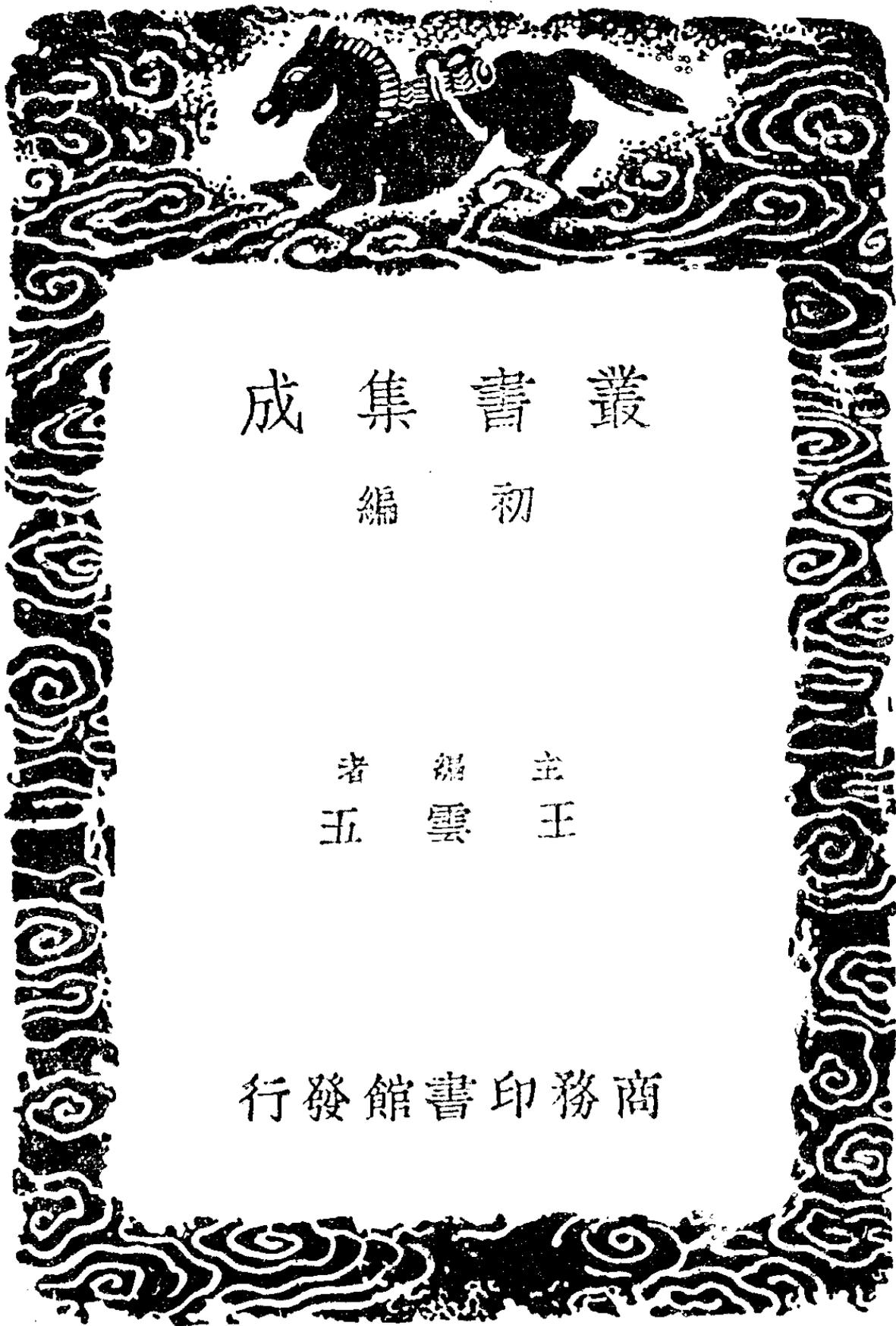


83

14

1713

詩  
總  
聞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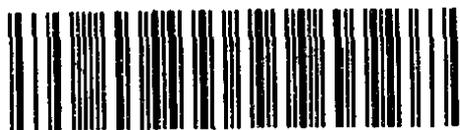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 總 聞

(三)



3 0649 7602 4

王 質 撰

詩總聞卷十一

鴻鴈三章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西北鴻雁來正月節。此詩當是春時。鴻雁初歸。故鄉新棲未定。舊迹已湮。故曰哀鳴嗷嗷。當是授民以田也。最可憐者。孤獨鰥寡之人。而重可哀者。鰥寡之人也。老而無子。尚可養。旁親為義子。幼而無父。尚可依他族為義父。惟老而無妻。無復更娶。老而無夫。無復更嫁。終身永已。故尤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當是授民以舍也。雖勞畢事。則歸家自解之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哲人。暢于人情。憫我之勞也。愚人。暗于物理。謂我為民任勞。示之以驕。將不可令也。大率一種無識者。謂百姓不足。顧恤則頑。肆案顧恤下當更有能而不自知其直愚也。惟有事則深懲無事則勿顧。則民知畏而易馭。彼以為有術。

聞音曰。野。上與切。寡。果五切。澤。徒洛切。宅。達各切。班氏。陳湯傳。斬越王母鼓。顏氏西域傳。作母寡。此作母鼓。聲相近。蓋其土音不甚諦也。此音至漢猶存。至唐已不傳矣。鄭氏縫人注。引書。宅。西曰昧谷。作度。



52166

083  
114  
2:1714

西曰柳穀陸氏古文宅與度相近因而誤此音至漢亦存至唐又不傳也大率古音漸遠漸轉而況愈遠今併載于此

總聞曰此士大夫將王命而定民所者也三章劬勞皆士大夫自謂恐難獨以中章爲勸民之辭汝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此意甚佳但語勢不爾

庭燎三章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聞音曰將七羊切艾魚肺切晰之世切輝許云切旂渠斤切

總聞曰鄭氏宣王問早晚之辭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此當是執事之人夜未央未艾而聞車音夜鄉晨而見旂色嘆夜漏之未盡而朝臣之已集也若曰不圖今日復見盛時威儀久不接耳目驟以爲驚且爲喜也恐是殿廷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與問答之辭也禮鷄人夜嘒旦以警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衛士未明衛士起唱所謂鷄鳴歌也或是此曹

沔水三章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載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屈氏少徙依而遙思。招憫悅而永懷。意荒蕩而流湯。心愁悽而增悲。言不循法度之人。而反以我爲此流。故懷憂如此。鄭氏以起行爲妄興師出兵。事實旣不然。人情亦不爾。若此。詩人之情喪也。

載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陳氏闕沔彼流水云云八字。亦精攷者。然不必如此。前二章見隼止沔水之旁。後一章見隼循中陵之上。當是中陵與沔水異途。各道所見。不必相同也。

聞音曰。海。虎猥切。友。羽軌切。母。滿罪切。湯。失羊切。行。戶郎切。

聞跡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毛氏疎漏未攷。

總聞曰。當是關輔諸侯。有來朝後時者。興下之讒。致上之疑。往時固有不蹟者。固有不蹟者。今誰念之而傲之乎。皆由訛言不懲。故懷敬君之心。得慢君之咎。有此讒也。見順流之水。自適之禽。而嘆其不如是。必其讒已就。欲見而不敢見。慮蹈禍也。此或爲其友愬讒者。故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 鶴鳴四章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澤玩鶴。水玩魚。言賢者退處自樂也。不惟如此。而園有檀。可以爲器。其墮葉亦可以代薪。其穀菜亦可

以為茹。山有石亦可以為礪。取用何闕。所以為樂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聞音曰野。上與切。檀徒沿切。天淵從今音。不必作鐵。因一均。詩用天二十三。用淵六。雖無叶。他年蔡年

二切既叶。亦可。吳氏不必從一讀也。

聞章曰。舊二章。今為四章。

聞物曰。穀菜葉似王瓜。實若龍葵。今山間多食之。

多。總聞曰。清修隱逸之士。多喜觀鶴。亦多喜觀魚。列子詹何。莊子惠子之事。可見。載在傳記。及今篇章甚

祈父三章。館本案。原本僅存首章。解義一條。餘皆缺。

祈父。止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此士卒怨將帥之辭也。呼之以父。而告之以情。我于王為爪牙。衛國家者也。何忍轉我于憂。不安其居。而無所止。怨之辭也。

祈父。止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止。豈不聽。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白駒四章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寄丁寧頌禱之詞。愛賢之親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始猶冀白駒之來。可以施謀。今不復望。知白駒終不復出也。猶欲寄生芻以秣白駒。而又恐其人過執。

雖芻亦不肯受也。今相疏如此。不可闕其音。而與我絕。有相速之意也。蓋欲時通訊問。以求善言也。

聞音曰夕。祥翕切。客。克各切。古。客皆讀如恪。三恪。即三客也。孔叢子。陳王問太師。三恪曰。封夏殷之後。

為二代。紹虞帝之裔。備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客。恪皆同。楚辭。易林。古詩。漢歌。皆用此。思。新齋切。

總聞曰。此亦在野之賢者。尚與世相通。欲求道義為師友。而所欲挽者。又長往而不返者也。

黃鳥三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案穀當為穀。觀下開訓。知言旋言歸。復我邦

族。

此離散之餘。去本邦而寓他土者也。借黃鳥為辭。無集于穀。無啄我粟。留為歸資。復見舊族也。厭他土。

而思本邦之辭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楸。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聞音曰。明。謨郎切。兄。虛王切。父。扶雨切。

聞訓曰。無集于穀。楮也。不我肯穀。善也。上穀。從木。下稽。從米。案穀廣韻以爲俗字。今各本皆作穀。之別。一從木。一從禾。耳。雪山不審於此。故釋東門之榜穀。且。以穀爲木。釋鶴鳴之穀。又以爲穀菜也。

總聞曰。當是爲生異方。必經多時。種木植禾已成。不復戀而決舍去也。此邦必有所不可留。而非得已也。

我行其野三章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以貧欲棄舊姻。而以富欲求新匹者也。雖成不足以致富。假使有得。亦終散而不聚也。適足以爲怪言。逐夫而適夫。豈有此理也。此皆壻辭。  
聞音曰。家。古胡切。菑。筆力切。異。逸織切。

聞物曰。樗，卽楮也。毛氏他氏，皆但謂之惡木，不言何木也。樗楮相通。今俗傳雖薪亦不堪。然皮可紙，實可練，葉可覆麴醬，極易長茂。蓬蒿，毛鄭皆云惡菜。鄭氏言蓬，牛蒡菜也。郭氏方莖，莖長而銳，有穗有花，花紫縹。鄭氏蒿，蒿也。爾雅，蒿茅也。郭氏蒿，大葉白花，赤花爲蒿。初不言何物。本草，陳氏引詩，言采其蓬。羊蹄草也。許氏以蒿爲蒿，一名薺。集韻，卞氏薺，木槿也。引詩顏如薺英，雖不引此，然今木槿有白紫二種。與郭氏正合。人雖采，但不見食爾。當是西北與東南又不同。總聞曰：觀此詩，然後知前詩之所以不可處者也。二詩當出一人。

### 斯干九章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于幹也。今言人命上下爲支干，故下言松竹也。凡居向南爲正面，南山則坐北山也。言而勢、物色，皆嘉也。式好無猶，言門戶氣象，又皆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然後興功作室也。似續，生者之室也。妣祖，死者之室也。死戶向西坐東也。生戶向南坐北也。死者于此居處，生者于此笑語，言安其所也。

約之開，開椽之橐囊，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自此以下，每章結以君子芋有數訓。平聲，一草盛也。一大也。仄聲，草名也。吳氏所引說文，大葉實根駭

人故謂之芎。王遇切者。乃從芎也。于文象氣之符。若從芋當作平聲。于文象氣之平。雖通用。而有異意。集韻。樛芋通用。荒胡切。覆也。大也有也。用此爲的。鄭氏改芋爲樛。亦不悞。但不須變字爾。去除皆當從平聲。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冥。君子攸寧。

皆生者所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維蛇。

居旣安。則福可致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氏。熊罴在山。陽之祥也。虺蛇在穴。陰之祥也。此意甚嘉。而未盡。凡物不蟄者屬陽。蟄者屬陰。虎以冬交。藉陰以成也。蛇以夏交。藉陽以成也。牀在高陽也。而璋以水成。濟以陰也。地在下陰也。而瓦以火成。濟以陽也。古人處事制法。無不合理。無羊之夢亦然。魚陰也。禾亦陰也。魚非水則不生。然附日影乃成。禾非水則不生。然向日色乃成。蓋同類也。故夢魚占豐年。旗鳥隼飛者。陽類也。然寒乃健旒。龜蛇潛者。陰類也。然熱乃毒萬物。無逃二氣之間。故夢旒旒多室家。蓋陰陽相交。男女乃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噍噍。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室家皆事君王。言貴近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男子願使爲公卿。女子乃不願使爲后妃。惟議酒食。所謂中饋也。此事多詒父母之憂。罕延門戶之福。有識士大夫所以不欲也。鄭氏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此意亦嘉而未盡。但不當彰是非之名于外爾。

開音曰。苞。補振切。茂。莫口切。好。許厚切。猶。余久切。戶。後五切。革。訖力切。正。諸盈切。簠。子禁切。今人猶有此聲。吳氏前二章皆用引韻。此一章不用。未詳。蓋未察此也。寢。千尋切。夢。彌登切。蛇。余支切。瓦。危委切。議。魚羈切。

開章曰。舊九章。四章七句。五章五句。今略如舊章。而差移舊句。

聞事曰。四如言人功之敏也。跋敏于足。而若有翼者。言如鳥也。矢敏于遠。而又敏于近。棘讀作戟。鳥敏于羽。而若有革。言若獸也。鞏敏于躍。而又敏于飛。蜚。雉也。飛一作蜚。蜚如螟。春秋。秋有蜚。

總聞曰。此士大夫卜地于室者也。以爲王者無見。無羊。倣此。

### 無羊五章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爾牧來思何衰何筮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第五句爾牲則具當移入第七句以薪以蒸下以薪蒸之葉爲牛羊雌雄之食也羊以三數皆三百頭

是羊羣之數牛以十數凡九十頭是牛羣之數三十之物比也蓋應上數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第二句矜矜兢兢下恐少爾牛來思一句羊小畜矜矜兢兢羊畏鋒貌牛大畜不騫不崩牛堅重貌明

兢兢下不騫上少爾牛一句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太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聞音曰惇而純切濺莊立切池唐何切物微律切今猶有此音雄于陵切孔氏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

喪其雄繇辭皆韻又古讀雄與陵爲韻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韻蒸又張氏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

哀虎變鯨化爲熊久血爲鱗積灰生蠅或疑張氏王氏古讀熊與雄皆于陵切張氏用舊韻也年彌因

切

聞章曰舊四章今爲五章

聞字曰濺濺銳貌正羊角之狀從角尤佳不從角亦可說文和也毛氏息也似不必他訓牛安則耳潤

病則耳燥濕濕牛安也毛氏動也訓亦似未當羊以角言牛以耳言恐是當時降阿飲池皆爲水所沾

後世不肯從物情、時態、推測。古人簡易之意，多以造意爲能。然古字亦通用。斯于于加草，亦是于意。戢從水，亦止是銳意。

總聞曰：此詩每章稱爾，必雙舉牛羊，而此章獨闕牛。案此章當作第四章。文勢似不具，識者更詳。此士大夫檢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 詩總聞卷十二

## 節南山十章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師官尹氏也。不敢戲談，有所畏避也。下章皆有所不敢之意。當是其人雖無可敬，而其位貌亦有可憚者。何所用心而不監，小人之爲惡，問之不欲斥言也。下章稱何稱誰，倣此。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抵也。旁紐作氏，爲國之根。一重也。執國之平，二重也。四方所藉以爲維，三重也。天子所倚以爲毗，四重也。下民視之以爲明，五重也。尹氏可謂重臣，而失職如此，不宜使斯人居尊官。當是尹氏以六官司

空之職，兼三公太師之任，故曰不宜空我師。愬之于天，不欲斥言也。下章稱天倣此。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

呼尹氏爲君子，尊之辭也。戒小人勿得欺尹氏，憐之辭也。下章稱君子倣此，用平則已無近小人，無使姻亞爲臚仕，有此二者，則不平也。曉之辭也。

昊天不備，降此鞠誼。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履，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訥訟也。當是尹氏不平，羣臣多爭，卒章亦及訥。爾如能止，則彼鞠訥之心自息。爾如能平，則彼惡怒之氣自去。勸之辭，大率此詩。詆之多言不平，曉之多言夷。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亂與月俱生，言有增也。爾秉政而不自爲政，言爲交爭者所奪，所以政多門而民受弊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當是小人銜王命，乘使車，言封疆之蹙如此。小人安能遠騁，但擾四境之內爾。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醜矣。

方盛怒，俄相歡，小人常態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皆因尹氏不平，故小人交爭。我王不寧，小人之罪奚逃。不革其心而反怨其正，當是有規正者，重憎怨也。亦小人常態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不敢戲言，而顯言作誦者，以告于王也。盡爲王道，其致訥之故，皆因尹氏不平也。化尹氏之心，反不平以爲平，則可畜天下之衆。不然，小人愈盛，民將散而無與爲國也。

聞音曰：山，所旃切；巖，魚杵切；猗，於何切；嘉，居何切；氏，都黎切；信，斯人切；仕，鋤里切；子，獎禮切；殆，養里切。

備、敕龍切、訥、許容切、屆、居氣切、闕、睦桂切、天、鐵因切、定、唐丁切、生、桑經切、姓、桑經切、醜、市由切、正、諸盈切、誦、侯容切、邦、土工切、邦、本音切、外、又卜功切、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與此同、又披耕切、桓、綏萬邦、屢豐年、補因切、凡見詩者如此、他所不舉、

聞跡曰、南山、韓氏、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圍卽是此山、左氏惟言節、無南山字、

聞人曰、家父見魯桓八年、桓王也、十五年、莊王也、舊說、刺幽王、自幽王之死、至是七十五年、尙能爲王、出使求車、刺幽王之詩、皆老臣之詞、則約百餘歲矣、故此未必刺幽王也、

總聞曰、尹氏之不平、罪本在于王、而不指歸王、小人之鞠誦、罪本在于尹氏、而不深言尹氏、家父蓋忠愨而恕厚者也、度尹氏亦無大惡、但居位而不舉職、無公言直道、而不能控制小人、就其上而班之、胡廣趙戒之流也、

### 正月十三章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疢憂以瘳、

當是賢者避患去國、具見所懷、與所遇所見者、小心故懷憂致病、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所遇不在先、不在後、適與我相當、何爲于此時而生我、致此病也、與我生不辰同意、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事太過、則招侮、言多畏、則易陵也、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所憂本在無祿。今無辜及其身。又及其臣僕。如此將何地而從祿乎。言此祿不可從。當他求也。所見烏一也。此烏止誰屋也。言未有所歸。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所見中林二也。言欲樵采以自給也。方危爲憂所亂。視天瞽惑。若不堪用者。苟定則何人不勝任。言皆可用也。有皇上帝。愬之于天也。何人可憎。願明指也。今皆危與所憎同受苦。所以願明指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召者宿問占夢。猶是視天夢夢餘意。蓋憂思之中。惶惑妄見。占當爲何祥也。所問者。皆言其通曉。乃不知烏孰爲雌雄。猶是瞻烏餘意。尙不知雌雄。安知所當止也。言卜者不能決疑。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天高而以爲低。故曲脊。地厚而以爲薄。故累足。亦爲憂所亂也。以爲不然。則爲此號。發此言。如耳有倫。

如背有脊。又較然也。言爲憂所亂之極也。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扒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所見阪田。苑特三也。特。特生之木也。欲依阪田。特木。以自給也。天動我心。如我不能任事者。王初求我。惟恐不得。以我爲能也。既得我。不以我爲能。我亦自疑。我非不能至此。而若不能者。蓋天動我心。不使

任其事。可以免其難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正月也。此詩皆此月之事。三陽之月。奚爲寒之甚如此厲也。以天時推人事。深可憂也。當是幽王以後。事故舉已往。以比後來。或以火方熾。豈有可滅之理。識者推觀前覆。一褒姒能覆宗周。言雖盛易滅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所遇陰雨。四也。車旣載且行。遇雨方知遺輔車之器。亦爲憂所亂也。旣墮所載。未能遽行。願伯助予。修敗車。涉淖塗。伯當是伯兄同行者也。言隻力不能獨辦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無遺其輔。用益其輻。屢顧其僕。而多不可隨所載也。此戒僕之詞也。我爲憂所亂。雖踰絕險。曾不以是爲意。言意不在車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所見池魚五也。當是初居有此。因有感也。魚在沼爲人所象。雖潛不能逃也。言我豈可受彼祿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止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當是就田野爲居廬。頗有比鄰之樂。而其憂終不能釋也。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哥矣富人，哀此惻獨。

當是其鄰稍厚，可以相依也。仳仳之屋，蔌蔌之穀，皆其鄰所資也。但恐斯人無祿，為妖者並出而極喪之。富人尚可，我惻獨，將如之何也。此當是老而無子者，兩言念我獨，一言哀此獨，與伯兄同行，可見其獨也。

聞音曰：京，居良切；瘡，勇主切；後，下五切；口，孔五切；夢，彌登切；勝，書蒸切；雄，于陵切；局，訖力切；厲，力藥切；輔，扶雨切；予，演汝切；輻，筆力切；意，乙力切；炤，之若切；楛，都木切；吳氏，以殺叶云未詳；鄰連上句，昏連下句，則叶。故古之音律，雖不可盡聞，亦在詳推也。

總聞曰：一詩及憂者八，而言憂之狀者，又不一也。所謂小心良是，心最小者憂最深。

十月之交八章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是月必朔望，日月俱食，所以謂之甚醜。見下左氏童謠：其九月十月之交，杜氏晦朔交會也。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杜氏日月合朔于尾，月行遲，故至旦而遇在箕。此交殆類此時。經世是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此朔當是戊寅，小盡當是丁丑，併載于此。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日食之變，甚大于月食，所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月食固為常，一月而兩食，則為異變，于何不臧。一

何不善也。孔氏良是。

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

雷收水涸，皆八月中氣。而十月電震川沸，大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掣子內史，馭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氏、番氏、家氏、仲氏、掣氏、馭氏、楛氏，凡七族，皆因豔妻而處位也。七族之中，皇父爲最盛。下云抑此皇父，又云皇父孔聖，自此以下，皆皇父作向之事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督民作都于向，怨之辭也。汝豈不知是農時，而何爲使我興作，不就我相謀，而徹我屋，荒我田。皇父以爲非害汝也，禮當然也，言不引愆，反飾非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憇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擇三事之多藏，羣臣之有車馬者，以向爲歸，此殆類郟鳩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躑躅。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止我友自逸。

此不與皇父同惡，而爲所苦者也。此人當是向人，而督向事故，自徂向之下，卽言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又言悠悠我里，亦孔之瘁，當是此役督迫甚急，切責亦重，同黨不肯當之，而異己者承之也。故多言我

獨也。

聞音曰卯、莫後切、哀、於希切、行、戶郎切、令、盧經切、馬、滿補切、謀、謨杯切、萊、陵之切、矣、於姬切、藏、才浪切、王、于放切、吳氏、以鄭氏國之三卿、信雖多藏之人、案·雖疑維之誤·侯·此釋也·侯多無留、衛王、藏王、皆為平聲、雖仄聲、亦是平意、不必以為未詳、天、鐵因切、悔、呼罪切、徹、直質切、

聞訓曰、徹、通也、言其命不通也、自恨之辭、

聞句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舊一句、今分為二句、

聞跡曰、向、邑名、在河內軹縣、

總聞曰、其言如此危憤、猶有望于遺老守王、大率賢者責君終淺、愛君終深、與後世許君惡以賣己者、

異也·案此當云以賣己直者·似脫一直字·

雨無正七章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尋詩皆無雨無正之文、亦無雨無正之意、他詩不見此比、歐陽氏亦嘗疑之、以為古人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攷詩七章、都無此意、與序絕異、而不言其所以、然據詩、周宗既滅、鄭氏厲王流彘之時、攷詩正大夫離居、言不從王者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言雖從王而不以君事王、

者也。在鎬無君。在歲有君。與無君同。兩地皆無。正可宗也。兩恐當作兩字之轉。兩兩字全相類。古兩、作  
罔、兩、亦作罔、易差。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  
惡。

莫知王失所之勞。言不從王者也。憤之辭也。庶曰式臧云者。庶幾因事爲善。而反出令爲惡。無保君免  
難之心。有挾君肆惡之志。憤之辭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告以有法之善言。不以爲信。今則流離何所底止。傷之辭也。凡百君子。責凡從王者之辭也。各自敬爾  
身而已。何爲更不畏王。不畏王是不畏天也。憤之辭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責凡不從王者之辭也。君避兵而奔。所謂戎成。君逃難而餓。所謂饑成。小臣懷憂至病。而大臣曾無攘  
賊輸餼者。憤之辭也。莫肯用訊者。無有用王告難之訊也。有隨己者則答之。凡言王不可迎者也。有毀  
己者則退之。凡言王不可不迎者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此監謗之流弊。今王自當之。商鞅歎爲法之弊。至此雖悔何及也。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責爲王將命告難之辭也凡往圖仕者如此之急且危或言不可使者天子必責其交私謂其相護避危事也或言可使者朋友又受其移怨謂其見推涉危道也大率無奮志捐軀之士寧以不可使得罪天子而不願可使得薦于朋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責不赴王之辭也曰予未有室家以室家爲拒人之辭也無言不稱疾以疾爲欺人之辭也言必得妻奉疾而後可行也勸者不堪其意而詰之爾往昔避亂離都之時何嘗有妻事汝言無妻已久不獨今日也安得以此拒我爲辭

聞音曰國越逼切夜弋灼切今北人猶有此聲夕祥俞切信斯人切天鐵因切訊息罪切出夕遂切殆養里切子獎禮切友羽軌切家古胡切血虛屈切說文血恤恤皆以血得聲易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聞訓曰淪胥水回復貌詩多言此毛氏鄭氏淪率也胥相也言牽率相引也大費意集韻淪沒也胥長也皆言水狀不能快流也下云無淪胥以敗此必是方言但今不曉

聞字曰鼠當作瘋病也與正月癩憂同集韻通作鼠

總聞曰厲王出奔彘歲在己未死于彘歲在癸酉凡十五年居正位之君在彘行君事之臣在鎬不可

三月無君。而十五年曾無一人唱反正之謀。舉勤王之師者。雖厲王不君。然命義天下大戒也。以正律之。當會同諸侯。誅戮羣小。奉厲王于西都。周召二伯。左右爲之弼諧。旣不能然。儲賢嗣以待將來。雖不爲無功于周。然終非萬世之正也。此詩聖人所以存之。君臣之際。有攷焉。

### 小旻六章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當是有大旻。又有小旻。亦如有大明。又有小明。大旻今不存。毛氏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謂其辭比前更詳也。識者更詳。此詩多及謀猶。當是與圖事者。君子之言不用。小人之言是從。故君子爲憂。集韻。猷。通作猶。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胡底。何所止也。言必至于亂也。鄭氏良是。

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龜猶厭其不誠。不以告之。而況于人。亦不以告也。雖謀夫孔多。皆邇言也。如深坐而不出。則行路之實語。不得而聞之。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凡邇言。皆非先民之程。大猷之經也。如築室臨路。必與路之附近者相謀。則審勢取材。就近而得實。今

築室于道。而定謀于室。何由工徒可散。而功役可成乎。大率功散則功成。俗語畢功謂之放散。亦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後稱廣謀雜聽者。多以築室于道爲辭。故曰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尋詩正以聽言狹而不廣。近而不遠爲憂。不如後世所衍之意。此類誤引經者亦多。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者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靡止。言流落也。靡靡。言薄惡也。然不爲無人在。審擇之。鄭氏有通聖者。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上下兼貫五事。而以否問之。則不能是五者也。如此。則語差而適。斷而整。可以爲法。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前兩如。曉之辭。後三如。戒之辭也。當是此詩之作。遇水感情。末兩章皆指水興辭。泉當流不可淪胥。淪胥。回復也。不流則敗。言人情不可塞也。虎當畏不可搏。河當渡不當陵。搏虎陵河。未有不貽害者。言人情不可忽也。淵不可臨。而深者愈不可臨。冰不可履。而薄者愈不可履。皆言人情不可忽也。尋詩所以謀臧者不從而違。謀不臧者覆用而依。皆怙尊忽衆之過也。此詩正中其病。

聞音曰。用餘封切。哀於希切。底都黎切。猶余救切。集疾就切。咎正九切。道徒厚切。聽他經切。否補美切。撫火吳切。謀魚胡切。艾魚氣切。敗蒲昧切。他湯河切。淵一均切。

總聞曰。暴虎。馮河。臨深。履薄。四者皆危事。亦皆北俗。北俗強捷。河東有一種打虎社。大抵平地日中則

虎。替。此時多伏。則驚起以搏之。孟子所謂馮婦者也。大叔于田。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亦飾言也。打虎社。自有虎衣。虎器。又有獅子筒。以竹木爲之。呼吸作聲。則虎驚。此暴虎也。河壩崩徙無常。有平地高陸。忽爲深河。有衝波巨浪。忽爲大野者。人認水聲知之。有車乘馬牛。臨河忽沒者。此馮河也。河深。冬北風。則冰亦有厚薄。堅脆。大率驟冰者。多不常。連冰者。多可保。人多循狐跡而渡。相傳狐能聽冰下水聲。擇無聲處乃行。亦有爲所誤。此履冰也。書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最善。下語虎以尾爲威之節。人旁觀其尾。緊緩高低。展縮及左右。輒知其所趣。南人亦能識之。纔立春。正月節。雖風雪苦寒。亦不可度。北人謂之巢冰。以是推之。則詩人所謂戰戰兢兢。當是親經歷者也。

### 小宛六章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說與小旻同。以大小別繁簡也。大明小明可見。當是見後嗣不肖。而思其先也。二人。考妣也。恐是見幽王褒后。而思宣王宣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人。卽所念之人也。其先飲酒如彼。其後乃飲酒如此。憂天命不復再來。言將亡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因采菽。有見螟蛉。蜾蠃。興感。言其子不似父也。異類誨他種。猶相肖。而胞胎子息。乃不肖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又見脊令與感言兄弟不相親愛日邁月征而奔走無定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見桑扈與感言彼尚有粟可味我不惟無之又恐墜刑持粟求卜問如何可以遠害皆兄弟之間憂

疑之情也持粟求卜有田里之狀采菽亦有田里之態當是王之兄弟家窮財薄如此故曰填寡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守善畏事之人憂惴如此言其上沈酗而不可測也故以酒起辭當是王之兄弟彼若懼嗣而不安者

如言先人所生所感之興皆父子兄弟間事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富筆力切又夷益切采此禮切負蒲猥切

聞事曰鳩深春則新雛能飛宛小也雛之新也案雛當菽初茁可茹當是春時作此

聞人曰毛氏先人為文武館本案先人原本作二人今改恐意似不爾各為君臣亦恐不爾

總聞曰考為宣王妣不知誰氏見幽王而思其考見褒姒而思其妣所謂各敬爾儀各者謂幽王褒姒

也一為君一為后故下云天命不又卒之幽王殺而褒姒虜不又之證作者蓋有所見也

小弁八章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說亦與小旻同。下章言菀彼鳴蜩，當是夏時作也。  
踽踽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大率憂思多頭目昏瞽，此疾首與伯氏首疾同意。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古人所居，必植桑植梓，定之方中，可見此殆是祖業也。毛在外，謂毛髮之屬，裏在內，謂骨血之屬，皆父母所生也。今我亦受父母之毛髮，亦受父母之骨血，何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也。所生之日安在，恐是其日其時不吉也。猶今說命年月日時，以支干納音推凶吉。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舟當以人駕御，任其自流，將何所止。此心蕩漾，無繩緯，憂思之心多然。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木壞則枝枯，無所覆庇，其身言孤苦也。故言寧莫之知，園有桃，所謂其誰知之也。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柶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詩每章皆因物有感。一章飛鸞，二章茂草，三章桑梓，四章菀柳鳴蜩，萑葦舟流，五章奔鹿，雉，壞木。

六章投兔死人。七章伐木析薪。八章山泉梁笱。有懷在心。凡觸物皆傷感也。

聞音曰斯。先齋切。提是移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擣當口切。老魯吼切。梓獎禮切。母滿罪切。在此禮切。屈居氣切。伎其宜切。雌于西切。先思晉切。醴承呪切。柁湯河切。山所旗切。笱舉后切。后候口切。

聞物曰椅。柁毛氏以爲伐木倚其巔。析薪隨其理。其說固新。然不必如此。椅梓屬柁。棠棣屬皆木名也。案毛傳。經文作椅作柁。故釋之曰倚其巔。隨其理。雪山所據。本二字俱從木。故以爲木名。然攷各本無從木者。疑誤。又鄭氏鹿奔其勢宜疾。而足反舒。

留其羣也。嘗見襄郢間。走鹿屢駐足回顧。舊說甚善。投兔之說。恐未必然。嘗見關陝間。麋鹿爲鷹犬所逐。反投于人。安得不先爭救護也。人在旁。鷹犬自止。

總聞曰。司馬氏幽王娶申。生宜臼。又說褒姒生伯服。廢申立褒。而放宜臼。宜臼。平王也。故太子之傅有此辭。尋詩蓋士大夫之在下位者。被讒懼罪。其所感之物。鳥獸草木山水。以至舟楫薪蒸梁笱。皆民間所見所用者。末章與谷風民婦怨民夫之辭全同。言已不能保物于何有。當是君既不察。親又不救。故末章有自訣之辭也。

巧言六章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憯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憯。予慎無辜。

第五章始有巧言之文。于詩罕見。識者更詳。當是以讒獲罪于父母。故曰已威。又曰泰憯已。泰皆甚也。父當是幽王母。當是褒姒。此辭似是平王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指父母也。方亂初生。譖者頗畜之。及亂又生。讒者即信之矣。然纔同心怒彼。而此亂立消也。曉之辭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不安其所止。不服其所共。惟爲讒以病上而已。信者以爲我之益。而不知爲我之病。曉之辭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寢廟。文武之廟也。大猷。文武之猷也。言文武之業將墮也。他人之心。蓋廢嫡立庶也。此亦易度。但兔自恃其狡。不知其有犬也。言有不堪而俟變者也。似是申侯。四章八言。亂子得罪于父母。未遽至此。蓋其時已醞釀。申侯犬戎之事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柔木。讒人之狀也。其君以爲可倚。而不知行路皆能數其心。言淺謀而露機也。故廢宜曰立伯服。未幾而生變。蓋奸謀久露。衆謀漸集。經世廢立在甲子。殺立在庚午。首尾七年。

彼何人斯。居河之漘。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樞。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必其人居河之側也。無拳勇之才。有微樞之疾。雖其謀甚多。而其徒無幾。其人爲所鄙淺如此。所謂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者。知其無能爲也。似是虢石父之流。

聞音曰。且七餘切。撫火吳切。威紆胃切。盟謀郎切。共居容切。度待洛切。獲黃郭切。樹上主切。數所主切。口去厚切。厚狼口切。階居奚切。幾居希切。

總聞曰。平王雖非令主。然亦非下流。故文侯之命。聖人存之。觀其詞足以動人。似是唐文宗之倫。故國人銜切幽王。而傷憫平王。其後驪山之變。卽申立平以奉周也。

何人斯八章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此必前詩。居河之麋者。皆曰彼何人斯。鄙惡之辭。而此詩又甚。造譖者當是近水而居。所謂河麋是也。被譖者亦當近水而居。所謂我梁是也。梁橋也。鄭氏謂暴爲暴公。恐亦如前詩。亂是用暴之暴。此當是過其門之梁。不入而遂去。被譖居家者。所以疑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過門者當是兩人。始末之辭有異。始以爲可。末以爲不可。大率此反覆之人也。惟自知反覆。所以難相見。懼詰之窮也。唁。弔也。當是得譴居家。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當是過門留語而去。陳所陳之梁也。與別梁同。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大率、彼人以此人懷憂生疑、故愈設辭以亂其神、欲使不安而自投于禍也。惟其造謀如此、所以愈難相見、懼察之露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旰、

謂行之安、又不暇止宿、謂行之亟、又方暇脂車、但造陰謀、設暗機、欲害我而不一我、過爾、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猶有望于回而入門也、當是寄語彼人、還而入、則我心寬、還而不入、則汝謀不可測也、二章俱望其一來、而此章尤切、冀其來以安其心、憂疑之甚也、

伯氏吹壘、仲氏吹篴、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此所謂二人從行也、二人一壘一篴、如索之貫而不解、言二人相密如此也、安知我之心憂疑不免、以詛告神、言欲此毀不成、非他辭也、蓋慮其人之知、愈肆毒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汝若真鬼蜮、則不可得相見、汝亦人爾、雖懷慚不見我、然同居近河、相見安有窮時、言終必相見也、我

不安之情至此、亦極言汝可以已也、物極必變、蓋又恐動之辭、

聞音曰、艱、居銀切、禍、胡果切、天、鐵因切、風、孚愴切、南、尼心切、舍、商居切、易、余支切、祇、祈支切、斯、先齋切、

聞物曰鬼、鬼車也。蜮、水弩也。二物害人，皆不可見。三物、豕、犬、鷄也。左氏：鄭伯使卒殺行出犬、鷄，以詛射。類考：叔者。

聞事曰鄭氏，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禮有詛祝形載辭，後世轉爲陰邪之事，非古。

聞人曰皆偶然爲此。春秋魯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二年及二地相去甚密。又偶見維暴之云，蓋人所言也。遂相附合而爲辭也。毛氏又見魯成十一年，晉卻至與周劉子事，溫爲王官之邑，則併與暴同爲畿內國名，而杜氏專經，乃以爲鄭地也。以此示博而不知後之識者，亦有以審也。

總聞曰：當是朝臣與太子相連者，旣陷太子，將及其徒，所以憂疑也。造讒之人，亦當是不足比數者。巧言末章，固有鄙賤之辭，此詩尤甚。方讒遂譖行，雖可鄙，不無可畏爾。

巷伯七章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尋詩當爲寺人所讒而被刑，如司馬遷者也。識者更詳。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貝文爛斑似錦而非錦，箕星排比似箕而非箕，言初無是事，強造成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譖人者多爲人所窺，不以爲可信，或有所遷怒，而反被害者，勸其勿好譖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

譖者，非獨一人，必有其徒也。二章皆言誰適與謀。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止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惡之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言夷狄亦惡之也。投畀有昊，天無所不容也。宜其受之，乃亦棄之於楊園之道。楊園，郊野之地，墳冢所在也。甚憤怨之辭。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猗，美盛貌。畝丘，禾田也。今田猶稱若干畝。若干丘，當是夏時作此。

聞音曰：甚，食恁切。謀，謨杯切。翩，批賓切。信，斯人切。幡，芬亶切。天，鐵因切。者，掌與切。謀，滿補切。者，謀相叶。移取彼譖人一句，則不必掌與滿補可也。丘，祛奇切。末以之叶詩。

聞句曰：移第六章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三句，入第五章。移第七章楊園之道一句，入第六章。韻叶且意多。

聞人曰：寺人之長者，故曰孟。其題亦曰伯。

聞跡曰：楊園，白楊之園也。冢墓多植白楊。陶氏，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人挽歌多以白楊爲辭。

伯。總聞曰。寺人猶言爲掃除之役。在闕葺之中。案葺當作葺。呂忱字當是此人執役永巷之間。故曰巷

# 詩總聞卷十三

## 谷風三章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此必同經患難，而他時稍達，棄恩忘舊者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頹，雨圯山也，亦雨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草木長則山愈高。

聞音曰：女思與切，予演女切。懷，胡隈切。怨，讀作德。西北人相怨恨之聲，此字以聲取。旁紐作越，亦可叶德。

總聞曰：谷風，春風也。正草木發舒之時，當是其人得時逞志，如草之繁，如木之茂，有莫己若之意。恨者，以爲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言無不卒之人，人生幾何，而惡薄如此，恨之辭也。

## 蓼莪六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匪莪卽蒿。匪莪卽蔚。目前惟有此物。更無他見。父母生我。本欲增光門戶。今乃索居田野如此。歎惋之辭也。

餅之罄矣。維勳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餅旣罄。勳又恥。言窮甚。鮮民之生。言墮于生也。旣無一爲生。不如死也。久言當死已久。至此已過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當是父母鍾愛有託。不如所願而亡。出門則銜憂。口如不能出聲也。入門則無所至。身又如不在家也。大率口有所銜。則聲不發。神有所亂。則目不識。憂思之極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欲報而不能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人莫不有穀爲食。惟我獨乏。當是父母亦以傷貧。遂至棄背。故此人之辭。若不可存者。

聞音曰。蔚。紆胃切。害。何葛切。聞跡曰。兩章皆稱南山。故知居南山之下也。

總聞曰。毛氏。父母病亡。在役不得見。尋詩不見此意。當是不遇之窮士。居南山之下。遇苦寒之辰。銜哀

抱貧人不能堪，則欲死也。蓋常情也。

### 大東七章

有饑籩殮，有棣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潸焉出涕。

大東小東，具見此詩。無別有小東也。籩，貯殮者也。匕，取殮者也。當是士大夫會集之間，有見道路平直，貴賤往來，動念興哀，思往日而傷今日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當是周道之側，有小東大東，山俱在東，而以大小別之也。葛屨，公子行周行之屨也。公子如此，下民可知，安得不傷心。

有洌洌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此遇寒涉水而載薪者也。以爲洌泉無浸我薪，溼則不可蒸也。此亦謂公子也。薪雖溼，尚可載也。小人以勞致病，則恐不可生，願少息也。皆公子之徒，憊貧勞之辭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

此詩當是傷怨王室之詩。是時周已遷東，而秦踞西。在東者，憚所職之勞，不肯來服王事。在西者，又逞勢得志，而蔑視在東者也。舟人，水工之人。私人，家僮之人也。皆西人也。言舟人私人之徒，皆酣于酒，而

不用漿。務醇美也。皆華其佩。而不用長。務輕捷也。言西人之得意如此。而東人徒勞而甚窮。歎其不如西人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皆服勞之極。連夜迄曉不休。據所見道所懷。自此而下。天漢織女。牽牛。啓明。長庚。挾畢。南箕。北斗。是也。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宋氏所謂心忱惕而震蕩。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步列星而極明。指星起興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來。六直切。玆。訖力切。載。節力切。服。蒲北切。裘。渠之切。試。申之切。旁紐則然。易。可貞無咎。固有之也。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庚。古郎切。揭。居竭切。

總聞曰。有指君不明者。天漢是也。有指臣無用者。織女。牽牛。啓明。長庚。畢。箕。斗。是也。東西南北。無不周覽興懷。大率首章。瞻言顧之。潛焉出涕。此其真情之大端也。

四月八章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當是初夏出征。歷秋。歷冬。又次年歷春。歷秋。在道。凡經年有餘。尋詩可見。我先祖獨非人。而何爲忍于我也。此必其祖在位有勞。而其後爲有力者所不容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日色慘七月後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日色寒十月後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此登山有見也栗熟八月後梅熟三月後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此臨水所見也泉水本清而復濁雨多泉溢也水生三月後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此從事江漢之間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此仰觀飛俯視潛有見者也我非羽焉能飛我非鱗焉能潛言無非避害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草木生三月後也大率餘年在<sup>案餘年當</sup>外作<sup>年餘</sup>道塗江山之間可謂盡瘁而不知有我視若無人可謂太

無情是可哀也

聞音曰子、演女切、害、何葛切、尤、于其切、濁、廚玉切、有、羽軌切、哀、於希切、

總聞曰自謂為君子所以自別于小人也。

北山五章

案北山舊為六章。王氏改為五章。後當有闕章。而傳本失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杞、枸杞也。仲春可食。當是此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如某賢于某若干純之賢言其勞獨過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方剛經營四方。

以我少壯而使我陳力固當然。但不均為可恨耳。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此所謂不均也。

聞音曰事、上止切、下、後五切、賢、下珍切、今東人猶有此音、彭、鋪郎切、國、越逼切、行、戶郎切、議、魚羈切、今

西人猶有此音、佛書思議讀作宜、大率西音多然。

聞訓曰嘉、鮮、皆美之辭、今人猶呼少壯為鮮健。

總聞曰。不均歸咎于大夫。大夫以君命而役庶位者也。大率詩人于君多婉。

無將大車三章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不必將大車。當是大車皆小人乘之。我乘大車亦與小人同倫。但自污而已。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言憂思無精采也。今人猶呼物陳弊。爲少出治。治讀作持。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聞音曰。疢。眉貧切。當通作痕。集韻與瘡同。皆病也。吳氏以字書。民氏多互用。蓋經唐諱。從民皆改從氏。後有復者。有不復者。且如緡。緡一也。而有兩從。錯。錯一也。亦有兩從。秦諱政。正月遂以仄爲平。至今不改。況唐三百年。又重之以五代之唐。江南之唐。習熟不全。改易爾。冥。莫迴切。重。直龍切。

聞訓曰。離。壅也。北人猶有此音。

總聞曰。賢者不願居高位。居高位則任重事。世態如此。高位不可居。重事不可任。莫若自願爲安。三章連稱三自。自者。己也。使人懷此心安得不亂。

小明五章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徂西往舊都也。此必有求于秦。而識者知秦之心無厭。是豈可倚。如被毒而又至苦。言毒之深也。芄說文遠荒也。引此至于芄野。一曰獸。蓐共人在朝之相知也。不堪在外之惡境。故思在朝之相知。至于淚滂流。首重回。又甚于夜臥起。宿于外。不能宿于內也。念之極也。固知其無成而思歸。必以我爲懷私不辦事也。置我于罪罟。加我以譴怒。甚至使我再行。尤不可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開也。言天氣方開明也。二月後。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暖也。言天氣方暄暖也。四月後。二章歲聿云莫。亦參差。古作欲語健。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前三章。此念彼共人。故稱我稱彼。後二章。彼嗟爾君子。故稱爾稱女。以爲進。則嬰外藩之憂。退。則詒內朝之譴。進退固不能逃禍。但不以偷安爲念。而以靖共正直爲懷。神必相扶。而可免患。相寬之辭也。

聞音曰野。上與切。除直慮切。莫幕故切。戚于六切。福筆力切。

總聞曰。自二月初吉。至歲聿云莫。所歷期年。是時平王以岐西與秦。以河內與晉。既以謝二國之援。且以資二國之助。自秦仲已張。至是立西時。秦時密時。漸進汧渭之間。盡包關輔之地。故以王命使西土者。皆恐蹈不測也。秦以虎狼處己。以魚肉視人。其來已久。著于孝公。成于始皇。當時有識者必先覺之。

### 鼓鐘四章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喑喑。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大率淮夷叛服不常。當是前此既服。至此又騷。將帥經理者合樂臨戎。以此夸耀下國。而攝服夷心。識者憂其不可。故以美辭曉將帥。爾懷至信。彼且感服。其次以正以斷此事。不患難辦回曲也。猶疑也。古稱猶豫。猶多疑之獸也。語曰。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言有司出納遲疑吝惜。如猶之狀。故謂之惡。今併載于此。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鐘、瑟、琴、笙、磬、籥。凡七器。雅、南。凡二音。諸器皆用二音。故儀禮歌者。關雎鹿鳴等。今存笙者。南陔。由儀管者。新宮等。今亡。歌有辭。今伊州渭州之類是也。笙管無辭。有腔。今四六句合之類是也。有辭者。多存。

有腔無辭者多亡。蓋無辭故難傳。

聞音曰將。七羊切。湯。戶羊切。嗜。居奚切。潛。弦雞切。馨。居尤切。南。尼心切。僧。七心切。開跡曰三洲在山陽。

總聞曰。漢以亡爲無元。無其辭。但有其題也。以題推之。其義略可見。如此則可。所謂惟存其義而逸其辭。恐無是理也。識者更詳。今甲子句中無戊亥。甲戌句中無酉申之類。謂之空亡。亡亦無也。非漢字獨爾。古語多然。至後誤呼之。元祐間。善政綱舉而網疏。首選劉棠。天統間。王勞心。四方法。三尺以雖具。獄一人而使亡。用西漢天下亡一人之獄棠。天下名儒。猶誤呼以爲常。誤呼可也。而義亦隨變。則有所不可。此類甚多。今併載于此。

### 楚茨六章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拔也。除也。拔除棘茨。而藝黍稷。自昔者。謂后稷也。下詩言自古。亦謂后稷。大凡詩人言祭祀。必以農事起辭。言農事必以祭祀續辭。言農事祭祀。必以福祿結辭。三省未有闕一者也。此總言享祀妥侑而介福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飭。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總言牲牢既具。先使祝致祭于門。然後延尸入坐也。禮設祭于堂。爲祊于外。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此次言俎豆各獻。而祖尸爲主。餘昭穆爲賓。客亦皆有尸。大率禮皆以生代死。貴通情也。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此次言俎豆甚虔。飲食畢盡也。進飲進食。中禮無愆也。工祝致神意。以告孝孫。初一章止言福之大。而不言福之數。二章三章言萬。至此自百至萬。自萬至億。徂賚于是爲多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孝孫始離位而立庭。既受賚則往歸位也。工祝以畢告。尸以起而歸。宰廢牲。婦徹器。各隨其職。而既其事也。不遲者。纔送尸。卽飲福受胙也。禮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致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宰。卿大夫以下也。君婦。君夫人以下也。諸宰君婦。亟疾廢徹。以饗神之。

物及致祭之人。所謂飲福受胙也。尊屬如諸父者皆預。卑屬如諸弟者皆預。中屬如諸兄者皆預。三者總諸屬也。所以言補言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樂飲福之樂也。不獨暫安。而仍有後祿。殺受胙之殺也。不特無怨。而又皆有慶。所願如此也。方在祭尸為主。故稱孝孫。及飲福君為主。故稱君。凡祭祀祝嘏稱主人曰孝孫。主人自稱曰曾孫。大率周禮皆宗后稷。故皆稱曾孫也。禮既順物。又時享。祀之道盡矣。惟勿廢而長行之。此皆美未有戒。禮時為大順次之。

聞音曰。祀。逸織切。福。筆力切。亨。鋪郎切。祊。蒲光切。明。謨郎切。饗。虛良切。慶。墟羊切。蹠。七略切。碩。常約切。矣。陟略切。莫。末各切。客。克各切。度。徒洛切。獲。黃郭切。格。剛鶴切。愆。起巾切。備。蒲北切。戒。訖力切。位。力入切。周官。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氏云。立讀為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公。即位。鄭氏以二字當同為位。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既可同為位。亦可同為立。左氏賦。以目叶位。案。目當作日。左思魏都壇。即帝位。以日叶位也。下文江氏詩。迺與時。駘匹。以位叶匹也。英。後著世功。多士濟斯位。眷顧成綱。纒。迺與時。駘匹。以位叶匹也。江氏詩。以位叶匹。信古有此音也。告。古得切。奏。臧後切。旁紐千木切。叶祿。慶。墟羊切。包。補振切。考。去久切。盡。子忍切。引。一忍切。

聞人曰。神保尸之贊相也。凡饗。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總聞曰。此詩本末甚詳。禮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祝嘏稱其義。故曰孝。主人于國于家。皆稱次。故稱曾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夏立尸而卒祭。商坐尸。周旅酬六尸。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后稷。太祖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其旅者。太祖以次也。傳主人辭于神曰。祝主傳尸辭于主人曰。嘏。其文載于經傳甚多。亦不無相抵牾。擇其明簡者。一二略載之。

### 信南山六章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稱禹。卽是稱稷。書先命禹作司空。次命棄爲后稷。言水土稼穡。相繼皆爲急也。古制。畝法。向南而帶東。不言東南。而言南東也。平田四方。皆一致。蓋疆理所經。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塗。澮上之道。川上之路。以達于畿。皆背畝而面畿。畝在東南。畿在西北。古者正塗皆取定域。非若今有小路。有叉路也。所謂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蓋晉嚮齊。直東則順。自南而東。則迂。亦引此詩。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旣優旣渥。旣霑旣足。生我百穀。

麥欲雪。先雪滋麥。禾欲雨。次雨滋穀。故曰益之。言得雪之後。又加之得雨爲佳。雪當在冬。雨當在春。夏斯爲時也。

疆場翼翼。黍稷彳彳。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尸主又有尸賓。皆伐爲神者也。既畀尸主。又畀尸賓。當是楚茨。大祭尸主尸賓同饗。此小祭。后稷不與。而獨以次也。大率大祭亦于后稷之尸。以遠故加嚴。所謂不受旅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瓜熟而薦廟也。當是夏時。此薦新之祭。差小。故其禮比楚茨。烝嘗之祭。差簡。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雖薦新亦用牲。但不用大牲。禮薦冰。以羔薦麥。以雉薦桃。以雛薦麻。薦稻皆以犬。惟薦鮪。薦魚。薦穀。無牲。此薦瓜之牲也。商周鼎卣。多作子象持刀。度當時事神。主人自執刀割牲。舞自秉于戚。藉田自秉耒之類是也。騂色牡形。他牲皆可。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楚茨。烝嘗之祭也。其儀差詳。信南山。薦新之祭也。其儀差略。下章甫田。社祭。社。以方也。大田。蜡祭。蜡。亦以方也。皇祖。謂太王王季。先祖。謂文王。考。謂武王。大率常祭。止自太王以下。謂之近廟。故此皇祖有薦無享也。

聞音曰。田。堂練切。今人亦呼作佃。爲佃田。呼農家謂佃戶。皆作去音。吳氏。甸。作池鄰切。田。作地因切。又皆作亭年切。不若從本音爲順。畝。滿罪切。渥。烏谷切。易林。春多膏澤。夏潤優渥。稼穡熟成。畝獲百斛。正

用此詩。是知上天同雲。至生我百穀六句。包冬春夏三時。非止一時也。賤、子遍切。年、彌因切。瓜、攻乎切。粘、候古切。考、去久切。享、虛良切。明、謨郎切。

聞跡曰。大率井田之制。一夫居一廛。田百畝。此則上中下地。皆同上萊五十畝。中萊一百畝。下萊二百畝。謂不耕而陸種者也。今一夫一戶也。餘夫一戶之衍出者也。亦在一戶受廛。受畝之內。猶今言子戶。古之度量皆極短于今。若如舊說。則地太寬。人太少。有所不足。如今所計。人力地力。皆相當無遺也。總聞曰。兩詩皆言祀事孔明。所謂逮關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古以爲非。至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 詩總聞卷十四

## 甫田四章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孔氏凡詩之作。非如記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之萬億。及秭舉成數。且叶句所在。大田皆有十千之數。以見天下皆豐。此說甚通。他皆倣此。以舊儲食以新收者積。新陳相因。自古遇豐年。其法如此。漢常平之制略似。田野亦有髦俊。于種藝之間。有餘力則助人。無餘力則止。自可審察其人之賢否也。

士女。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齊。整也。明。潔也。言穀之精也。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此爲社所共者也。田祖。鄭氏先嗇神農。司嗇后稷。凡國新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田峻。恐亦是田神。若是田官。不當與大神同饗。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七月略同辭。至喜不必改爲饁。言迎其神。既至而喜也。君勞田峻見之。卻其左右而察其美否。與下通。

懷如此也。古禮凡祭神皆有尸。今所在尙有此風。然多流于邪怪也。禾所以易長者。以人之克敏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凡稼事以敏爲功。所謂序乃饒。鍾奄觀銍艾。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布地而生。蒺藜也。梁。截水而橫。略約也。坻。聳水而起。洲渚也。京。附地而隆。陂陁也。積穀之狀如此。倉貯之本壤者也。箱。運之以補助他所者也。

聞音曰。畝。滿罪切。籽。獎禮切。蕪。魚起切。士。鉏里切。明。謨郎切。慶。墟羊切。右。羽軌切。否。補美切。有。羽軌切。敏。母鄙切。京。居良切。慶。墟羊切。

總聞曰。前兩詩。不知何以見思古。此詩。又不知何以見思古而傷今。當是以自昔何爲。自古有年。遂以爲思古。以今適南畝。遂以爲傷今。詩援古及今甚多。且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卽以爲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卽以爲某王之亂世。識者更詳。

大田四章

大田多稼。旣種旣戒。旣備乃事。以我覃耜。止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旣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制。季冬。令告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旣備也。孟春。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所謂俶載也。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勸農勞民。毋或失

時。所謂是若也。孟夏驅獸。毋害五穀。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糞田疇。可美土疆。所謂無害也。見下章。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稂、莠、人力所及。螟、螣、蟊、賊、人力所不及。神其以害田之物。而畀之火。禱之辭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穉。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愛君也。駿發爾私。亦服爾耕。君愛民也。民愛君。以公爲先。君愛民。以私爲先。耕謂公田也。雨澤專及公田。因及私田。急于公。緩于私之辭。私則駿發。耕則亦服。急于私而緩于公之辭。當時君民之情可見。不穫。不及穫者也。不斂。不及斂者也。遺秉。所棄者也。滯穗。所留者也。今北方刈穫。弱婦幼童。隨羣掇拾于後。亦足度日。南方亦謂之拾筭。但不多爾。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蜡祭也。大率此詩言收成之事爲多。似是索饗。凡田祭。田祖居先。田峻次之。至此曾孫方來者。觀蜡祭。同民福也。

聞音曰。稼。讀作介。今南人猶作此音。叶戒事。上止切。耜。養里切。畝。滿罪切。穀。訖岳切。碩。常約切。阜。此苟切。好。許厚切。螣。徒待切。火。虎隈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聞訓曰。穉。說文。幼禾也。既刈有續生者。今謂之稻孫。穉。說文。撮也。秉。說文。禾束也。穗。說文。禾成秀也。民

間今猶有齋音。一截所裁謂之一齋。而齋與劑同。亦有穗音。一枝兩枝。謂之一穗兩穗。

聞物曰。爾雅食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蝻。食節曰賊。說文蝗食禾節。從虫。恐是說文。又云螻蝗也。亦以賊爲蝗。如此。則兩句再舉蝗也。今田間一種結網罩禾實者。從冥。恐是此意。今俗謂螟蟲一種。口截禾莖者。從矛戈。恐是此意。今俗謂蝗蟲後股如鋸甚利。二種皆不食禾而傷禾。大率漢儒之學。兩物則分作兩種用。四物則分作四種用。假如蟲類更增。而物狀不可增。則將如何。古今遼遠。蟲之名實亦不可盡合。今但多云蝗蟲。又云蛉蟲。恐卽是螟也。其餘會粹之名多與古不侔。

聞跡曰。詩多稱南畝。說見信南山。後人言東臯猶可。西疇遂失古意。或謂東作西成。然所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正是春時。非是秋時。或植杖而耘。登東臯而舒嘯。正是夏時。非是春時。大率後人乘意指東西南北爲辭。詩人亦率意。但所見止在南。所謂南東其畝也。

總聞曰。八蜡。八方之神也。各隨其所來之方祀之。舉此禮專用爾。爾詩八章。當分歌以樂八神。鄭氏以爲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恐未必然。止祝辭可見。土歸于宅。土神一也。宅神二也。宅。山之間也。水歸于壑。水神三也。壑神四也。壑。巖穴之間也。昆蟲毋作。昆蟲神五也。草木歸其澤。草神六也。木神七也。澤神八也。澤。陂湖之間也。昆當作蟲。蠃之總名也。既蜡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蓋神人各休其所也。

瞻彼洛矣三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此必宣王會諸侯東都之時也。君子指宣王也。古之明王莫如文武成康。是時亦未宅洛。至洛會諸侯行大賚。有賜之以韎韐之盛。而在外統師者。如方叔之徒是也。有賜之以鞞之琫琕。而內守國者。如張仲之徒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一章言以作六師。兩章皆言保其家室。保其家邦。人情不欲外征。惟欲內保。故皆以萬年祝之。

聞音曰。茨。前西切。邦。卜工切。

聞用曰。韎。韐。毛氏。茅蒐。草也。鄭氏從之。又茅蒐。韎韐聲也。毛氏又所以代鞞也。鄭氏從之。言祭服之鞞也。孔氏。韎。草名。陳留人謂之蓍。韎。又從毛。鄭也。又韎韐以代鞞。其體合章爲之。蔽膝之衣是韐。又從毛。鄭也。奭者。用茅蒐之草染之。故赤。孔氏集毛鄭之說。頗明。韎。集韻音昧。音末。皆韋赤色。韐。集韻士服如鞞。則韎韐。殆類赤鞞也。禮。韎師掌教韎樂。鄭氏讀如味。飲食之味。杜氏讀韎爲昧。莖。莖。莖。莖。鄭氏讀如韎。韐之韎。謂衣赤鞞以舞也。如旄人執旄以舞。籥師籥籥以舞。非樂名也。左氏有韎韐之附注。杜氏韎。赤色。附注。戎服若袴而屬于附。與袴連。此殆類赤袴。與赤鞞相似。據此以作六師。當如周官韎師大饗。舞韎樂亦可。當如卻至衣韎韐之附注亦可。恐用周官之制爲長。

聞事曰。福祿如茨。非祝人君福祿也。蓋人君及臣下之福祿爾。下文所錫是也。故末章又曰。福祿既同。言均及之。君子萬年。乃祝人君之辭。

總聞曰。此時方會東都。振宗周。而識者已豫爲作師之辭。其識又先于矢其文德。王曰還歸者也。

裳裳者華四章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當作常。常棣也。其葉湑兮。華彫而葉盛也。芸其黃矣。葉漸變也。或黃或白。葉半槁也。感常棣而思賢者。雖歷歲時。漸更柯葉。常欲見斯賢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宜在王左右也。

聞音曰。寫。賞羽切。慶。墟羊切。白。僕各切。左。七何切。今南人猶有此音。吳氏以爲未詳何也。吳氏攷古音甚詳。而采方音稍略也。宜。牛何切。有。羽軌切。似。養里切。

總聞曰。江漢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此當是召公之流。其先有令名。而其後能繼世象賢者也。

桑扈四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桑扈，青雀也。鶯，黃栗留也。當是暮春。毛氏、鄭氏以兩物爲一物，鶯然有文章，恐非春深。鳥飛，願君子樂。

此景以受其福。此當是人君祝諸侯之辭。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此當是人君譽諸侯之辭。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此當是人君戒諸侯之辭。不可自戢而不肯爲，不可自難而不敢爲，如無勉意，自生退心，則福不那也。不戢不難，如諸葛武侯是也。不可自敖而不勤，如無逸意，常存勞心，則福來求也。彼交匪敖，如陶侃是也。

聞音曰：祜，侯古切。翰，胡干切。憲，墟言切。難，乃多切。

總聞曰：當是諸侯來朝而歸國，饋送之際，美戒兼存。下章鴛鴦，似是諸侯答君之辭。

### 鴛鴦四章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畢，盡也。張羅者，既盡則鴛鴦可以無慮也。所以每章歸福于其君，謝之辭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鴛鴦斂翼而休。已亦可斂身而息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乘馬亦休息。不慮鞭策。已亦可休息。不慮譴訶也。

聞音曰。羅鄰。知切。福筆力切。秣莫佩切。艾魚肺切。

聞物曰。鴛鴦雙棲。乃能宿。雉以右掩左。雌以左掩右。飛類皆然。

總聞曰。諸侯既安心。斯展力。當是其君以情相留。乘馬寘之于廐。而未使登途也。故諸侯卽事以據情。

不知的在何朝。當是韓侯入覲。出祖之時也。

### 頍弁三章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當是王者親戚。平時憂疑。至是燕飲之際。其情稍通也。言此無他人。惟我同氣。下所謂具來。必皆與。非一人也。下又謂甥舅。必又有母黨也。可謂至親。可以略紓此懷。我不能自植。惟恃松柏以爲力。哀之辭也。下章亦然。我未見不能無疑。既見其疑稍釋。庶幾未敢必。其無他虞也。下章亦然。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止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如雪。先集霰。漸至于大雪。如讒。先浸潤漸。至于大禍。當是其端有緒。其事將成也。不知死當在何日。見亦無幾時。姑樂今夕而已。訣之辭也。

聞音曰。嘉居何切。他湯何切。柏逋莫切。奕弋灼切。懌弋灼切。來陵之切。怲彼旺切。臧才浪切。阜房缶切。舅下九切。

總聞曰。禮貌饌具。非不曲盡。而我心終不能保。言其人不可測也。宋明帝。齊高宗。猜忍之徒。其于親戚骨肉之間多然。

### 車牽五章

閒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此士大夫欲得賢女以自慰也。尋詩士大夫之心甚切。當是此女之譽甚美。故此士之情甚深。而末章得如所願也。當是嚴車以待迎。而媒妁未諧。聘幣未通。意不在飲食。而在頌女。外雖無良朋。而中乃有好友。殊可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鷓野雉也。雉有謂之鷓媒。案鷓雉同。有下。疑有脫文。言安得如此人。早得碩女。來通教言。此樂無有厭也。因見野

雉有感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柞柞木也。析良木為薪。當用斧。娶碩女為妻。當用媒。南山伐柯之詩皆然。其葉甚茂。而未能析。蓋少肯

與我為媒。未得與碩女相見也。又見茂林有感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往迎昏也。

聞音曰。牽下轄切。逝尺列切。集韻往也。吳氏牽逝二韻未詳。蓋未攷此。友羽軌切。鷓居妖切。教居爻切。

射都故切。薪思將切。潛思敍切。寫賞羽切。仰五剛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尋詩不見思君得女之意。如是則似太褻也。此欽慕賢婦。而難得婦相見。及此願有期。則慰其

心。皆動于己情。非施于君也。

青蠅三章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當是爲讒有端而未成也。止于樊棘榛之間。未至于嗜膚。然不可不豫慮也。  
聞音曰。國。越逼切。

總聞曰。二人非君臣之辭。必其徒也。謂君與我猶可。孔氏以二人爲人君與讒人。不惟非君臣之禮。亦語勢不順。君子則指君也。

### 賓之初筵五章

賓之初筵。止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止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觴逸逸。止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言延賓初入席。甚整肅有次第也。周制有秩酒秩膳。皆謂有常度也。既延賓。具籩豆殽核。又具鐘鼓。又具弓矢。奏其發矢之功。中的之數。勝者飲。不勝者也。

籩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止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止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既起射具。籩舞笙鼓。而獻先祖。其禮至百。又盛大于初。嘏。傳尸辭以飲福也。飲福既畢。又各奏其嫻射之能以相校也。既奏能。又起射。以手爲匹。言分耦也。酌爵以飲。不勝。各奏其時。言不踰所當酌之時。告

之于尸也。初筵大率兩射。賓飲酒既遍之後一也。尸受饗既畢之後一也。其率禮如此。所謂秩也。賓之初筵。止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再舉初筵。言勞賓饗神。皆如禮。上二章是也。過此則酒皆酣。禮皆廢。下二章是也。向之秩。今皆忘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止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止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數其狀也。有醉而出者。則受福之人。言不至蹈害也。有醉而不出者。則伐德之人。言必至喪善也。亦有飲而甚嘉。不失其令儀。蓋亦有賢者。不皆小人也。所以下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監史所謂糾飲酒過度者也。至醉者固為不善。當糾之也。反以不醉為恥。監史本以糾醉為職。乃以縱醉為能也。五代閩之王氏若此。大率醉者諱人勸止。而醒者不忍坐視也。式勿從謂。言勿從而告之也。無俾大怠。但可扶持。使不至于大顛仆也。醒者相與為戒。非所當言者勿言。非所當從者勿語。謂勸止也。若可從而言。莫若勸其出童。持車之僕也。羖。駕車之羊也。言乘車而去也。然三爵之後。則不識義理。不識親朋。童僕之言已過。況敢多言。言多則醉者與怒見犯也。

聞音曰。兩舉賓之初筵。卽大章首題也。初賓之初筵。下衍一章。次賓之初筵。下衍二章。兩大章並一句。單八。其餘不然。旨旁紐作陟。叶逸。設書質切。抗居郎切的。丁藥切。湛持林切。仇又相叶。又旁紐作尤。康旁紐入聲。作恪。叶爵爾。旁紐平聲。作而。叶時。此隨句取叶也。大率不叶者。委曲取叶。亦無有不叶者。反芬。遭切。郵。旁紐作宥。叶豆。醉者。阻人勸止之聲。若又今西北人。猶有此聲。大率厭卻煩聒。雖不醉。亦多稱。又出。尺律切。福。筆力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否。補美切。史。爽士切。怠。養里切。殺。公士切。又。夷益切。聞事曰。手左右出。耦亦左右出。故耦從手也。舊改手作耦。不必。聞用曰。古者車乘。首以馬。次以牛。次以羊。輕小之車。羊駕之。所謂灑鹽者也。聞人曰。周制。酒正不惟以式法授酒材。所謂酌數。器量皆掌。今飲。卽王之燕飲。共其計酒。正奉之計。謂獻醕多少。監或謂此史。卽府史之屬。左氏屠蒯。請佐使尊。恐是。總聞曰。此同在席醒者。談醉者之狀。當怒而不怒。當責而不責。乃更委曲保護。醒者必慈祥長厚之人。憚凶德。憐狂夫。而又遠害者也。令儀蓋斯人邪。



# 詩總聞卷十五

## 魚藻三章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當是朝廷以魚侑酒，以豈爲樂，而勸王者之飲，喜功成治定也。說文豈，還師振旅之樂，從心從豈者，非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此飲酒畢奏樂也。願安所處，言人情愛君上，如今言甚勞少歇也。

聞音曰：此詩上下句皆對叶。

總聞曰：治亂之世，辭意氣象自可見無疑，似可推演，得以委曲扳援者，皆盛世之詩，強生辭以爲亂世，則恐錯亂情實，非攷古之正法也。

## 采菽五章

采菽采菽，筐之宮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當是諸侯來朝，人君致禮，都人登山臨水觀之，後世郭子儀、李晟之流來京師，都人以爲盛事，或見歌詩，恐殆亦類此。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可謂大賜，而尙言無予者，自以爲薄也。謙之辭也。下章旂鸞駟。

赤芾邪幅。皆次第錫賚者也。故初言予之。後言申之。

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言君臣和順也。安平在王之側。有令則率從。恭之辭也。

汎汎楊舟。綿纜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亦言君臣和順也。優游處王之側。有召則至。亦恭之辭也。

聞音曰。予。弋洛切。馬。滿補切。泉。才勻切。旂。渠斤切。屆。居氣切。下。後五切。命。彌并切。邦。卜工切。哉。將黎切。矣。作平音。

總聞曰。采菽者。登山采菽爲食而觀者也。采芹者。臨水采芹爲食而觀者也。柞枝者。旣飽依樹而立而觀者也。楊舟。或汎或維。追逐而觀者也。故詩稱言觀此。蓋爲終日之觀。則備終日之饌。今人出遊出觀。從容長遠者多然。

角弓八章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弓向外。則弦上而矢發。反則無用。俗謂之反張。病有此狀者。難療。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瘵。

令兄弟雖相遠能安處。不令則交相爲害。言怨心生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言情不通也。爵相爭而不相遜。至于末則情皆亡。言情從讓起。從爭喪。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饘。如酌孔取。

以老馬爲駒。駒亦有時而老也。食量所饘。而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當是親戚之間。有小人以年而先于衆者。又當是親戚之間。有君子以惡而遠其人者。又不讓以美官。故小人懷忿。驚肆忍毒。尋詩皆勸君子慮後患者也。

母教猓升本。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猓升木。不待教。塗附塗。不待附。言兄弟之情。非由人力也。君子小人雖異。然同氣相連。亦是其性也。此必有兄弟之中。小人以異趣害君子。詩人言此。天性不以君子小人而別也。

雨雪漙漙。見晁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言小人之惡亦易回。稍下心與之。則翻然既不肯降意。小人又自虎多驕。無怪小人之欲快其志也。言君子亦不善待小人。咎之辭也。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鬢如髦。我是用憂。

小人。鬢也。鬢。人心多悍。君子。髦也。髦。士心多正。恐不勝小人。是可憂也。故再三勸君子少屈以下小人。憂之辭也。

聞音曰。反。芬。邇切。遠。於圓切。療。羊汝切。讓。如陽切。後。下五切。屬。殊遇切。髦。莫侯切。

總聞曰。詩人固消小人而長君子。亦屈君子而下小人。而況骨肉之間。雖稍下之。何足爲屈也。以五剛一決柔。亦必健而說決。而和。故君子懲小人。亦必有道也。

菀柳三章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菀柳。當是夏時。今歲又過半。而爲惡尙未息。凡人以一時爲一變。時再變而惡如故。處心寬者。守靜以待後也。以天自警也。無也。俾也。後也。皆使之辭也。蹈。動也。天意甚相動。勿相親。但守靜徐觀所至也。言俟其惡稍息也。

有菀者柳。不尙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言不若高飛而避害也。彼人。斥在上也。其心何所不至。豈可守靜而待其居我凶危之地也。決之辭也。聞音曰。瘵。子例切。邁。方制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此當危疑。自寬解以待者也。後因有用此道而安。亦有用此道而危。言可待者。善人而偶誤用。心不可待者。惡人而稔熟爲惡也。故末章有斷制之辭。

都人士五章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當是都人之賢士。君子之賢女。相爲夫婦而去都。都人思之者也。此似餞送之辭。當是其士既賢。而其

女又淑。首章全言士者。本其夫也。後章夫婦併言。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尹士吉士。婚姻之著姓。舊說亦有此理。二姓同出尹吉甫。一以官爲氏。一以字爲氏。不必改作姑。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言士。則指其衣服。言女。則指其髮旃。不欲斥言。故舉其在身之物。以思其人也。

聞音曰。望。無方切。撮。祖悅切。髮。方月切。說。欲雪切。結。激質切。厲。落蓋切。盱。叶旃。不用矣。若用矣。旁紐作

平聲。叶兮。

總聞曰。此必在東都而歸西周者也。雖在東必以西爲宗。故言周道周京。皆指故都爲宗周。三家無初

章止三章。惟毛氏有之。大要在行歸于周一句。豈可闕也。行平音。

采綠四章。館本案。采綠四章。黍苗五章。及隰桑。前二章。原本缺頁。今補錄經文于左。

終朝采綠不盈一朶。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黍苗五章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隰桑四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既見非己見也。想像既見之後。所悅之情。當如此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甚愛斯賢。而以遠不能告語爲恨。徒深藏而不忘也。此必有欲言不得者也。

聞音曰。難。乃多切。沃。鬱。縛。切。幽。於交切。愛。許既切。

總聞曰。君子所居。有隰有桑。是在野也。思在野而不得見。則必在位而不能往者也。其詳見白華。

### 白華八章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有花曰菅。無花曰茅。其華皆白。大率此詩所引。山野氣象爲多。草木之類。則菅。茅。稻。田。桑。薪。鳥獸之類。則鶩。鶴。鴛。鴦。天則雲露。地則澆池。扁石。家則行竈。魚梁。皆山廬野宅所見。所有者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如此艱難。而不得與此人同謀也。古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略見丹元子步天歌。天步謂此。

澆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我勞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此所謀之大概也。必是人君衽席之間，有所隱慝。今則外彰，念子不可見，則愁不伸，視我無與同，則意不悅。其事迫，而其情急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自此人以外，無良朋以相助，所與處者皆二三之人，豈可共謀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扁、小石。此當在巖谷之下，故曰卑也。初則傷，次則勞，次則病，思之極也。

聞音曰茅，莫侯切。田、地，因切。焜、市林切。邁、力制切。疢、祈支切。

聞音曰焜，炷也。今行竈。

聞跡曰滌池，與鄗池合在咸陽。鄭氏、鄆鎬之間，水北流而不指其的。

總聞曰：此與隰桑之意同，亦必與隰桑之人同。隰桑之事尚淺，故其辭未至于甚。白華之事已深，故其辭不勝其切。此必事關於宗社人民，而非尋常者也。隰桑之君子，卽此之碩人。此之碩人，卽此之子。當時在朝，既有賢者在野，亦有賢者。惜不能相會以爲謀，而徒勞思悵望。此在朝者必有志而寡助，在野者必有才而不用者也。

縣蠻三章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當是重臣出行而下士冗役告勞者也。聞其告勞而旋生憫心。亦必賢者。當是營謝之流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黃鳥當是春時。春多雨。丘多泥。此適遠所宜告勞也。

聞音曰。食。疾二切。載。子麗切。側。莊力切。

總聞曰。飲食。憐其飢。載。憐其勞。而又教誨者。言分有貴賤。任有勞佚。使以理遣也。此不止營謝之流。恐卽召伯黍苗陰雨。正是此時。所以重使人意及此也。識者更詳。

瓠葉四章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當在野。君子相見爲禮者。食瓠當是夏時。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初章言瓠葉爲菹爾。大要以兔侑酒也。故三章連及之。北人膳羞多喜用禽獸。而凡品以兔爲貴。射獵亦以得兔爲勝。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兔以首言。猶今言一頭兩頭也。西人凡物皆以頭言。于人亦以頭數。

聞音曰亨。鋪郎切。獻。虛言切。炙。陟略切。炮。蒲侯切。

總聞曰。此時當有隱遁在野者。數詩皆有此意。隰桑所愛之君子。白華所念之碩人。與此瓠葉亨炮燔兔之君子。恐皆此人。得非隰桑白華欲見而不得者。至是或假事以相見。或將命以相見。皆不可得而知。疑其前詩有不勝思慕之情。此詩有不任欣喜之狀。此必有志投而意契者。識者更詳。

漸漸之石三章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西北少山。東南多山。大率山水皆起西北而赴東南。至海而止。西北不甚習見。故以爲勞也。不皇。猶不遑也。古字通用。不暇朝而見王。不暇出而歸家。其餘皆不暇他務。將帥迫遽如此。則事勢危急可知。尋詩前二章。初行之時。後一章。久役之時也。毛氏鄭氏。以皇爲王。語勢似不順。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豕。江豚也。此物出則雨兆。月近畢則雨。近箕則風。故謂之畢雨箕風。言西北之人。不諳東南。見豚出于

江月近于畢。則懷憂也。江豚惟自峽出者。大江有之。不入他流。所謂江烟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毛氏。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鄭氏豕唐突難禁。制白蹄。尤躁疾者。館本案。原本無白蹄二字。語欠明白。今據鄭箋增入。其牧處。涉入水波。今人豕豕極多。未見如此者也。

聞音曰沒。莫筆切。

聞字曰集韻。漸嶄皆同。不必作嶄。

聞物曰。江豚大略豬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全身皆肉。不堪食。可取膏。湖湘間人多用之。

總聞曰。東南夷見于詩者。淮夷荆舒得人。則有喜。江山之心。不得人。則有懼。山川之怒。亦各係其人也。觀此詩及東山江漢諸詩。可見尋詩其人。非不冒難盡瘁。亦時節不嘉。人情少舒。觸境皆非美氣象爾。

### 茗之華三章

茗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惟其傷矣。

茗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當作羴。字轉。恐亦通用。牡羊也。牝羊而牡首。豈有此理。心星在天而在罍。亦豈有是理。

言雌雄變易。上下顛倒。此時但得食已爲過。求飽則難也。言世路不嘉也。

聞音曰飽。補振切。

總聞曰。見茗華而感世態。言漸就彫。不復榮也。大要在牂羊三星二句。此其所以無生意也。此必愬人之辭。故曰知我如此。

何草不黃四章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言不以民待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我匪兕匪虎。而常在曠野。哀之辭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狐在野。人在里。各其所也。狐在草而我挽車常在道。狐之不如。甚哀之辭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玄。胡均切。野。上與切。暇。後五切。

總聞曰。草自黃而玄。與茗自花黃而葉青同。爲時節之變。茗華漸謝。春夏時也。草色漸槁。秋冬時也。當是所歷之時不同。茗之華。何草不黃之詩。一引羊鬻起興。一引兕虎狐起興。又皆以小卉山蕪爲辭。當是在野者也。或士與民。未可審知爾。

# 詩總聞卷十六

## 周大雅

### 文王七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作此詩者。大率以曉商人。文王肇興。商人雖久。猶疑未純乎周。凡此皆曉之辭。疑者曰。周險遠。衰微七  
百餘年之舊邦。勢亦可知。曉者曰。邦雖舊而命則新。將非舊比也。疑者曰。周不顯如此。是必非天所命。  
曉者曰。周雖不顯。但帝命未值其時。言文王升降。無不在帝之左右。與帝相親如此。帝深屬之。時至則  
命集也。二者商人之所共疑者也。而周人以理以迹曉之。且在下章。

齊魯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曉者又曰。以文王之聲名。以文王之孫子。以文王之士。文王之聲名。其永長如此。終非不顯也。而孫子  
與士。亦永長如此。皆非不顯者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曉者又曰。汝且以爲不顯。何所思之士。卽生所治之國。而皆効力幹事。以寧王心。豈得不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曉者又曰。天之命周甚大。商之孫子。雖其數滋多。柰何。周既爲天所命。不若爲侯于周之服內。言土地已屬周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薰臣。無念爾祖。

曉者又曰。侯服于周疆。非我之強臣爾也。天命無常。忽去彼而就此也。以殷士而助周祭。當爲我忠臣。無念爾先祖而動心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曉者又曰。不必念舊。但自修德。以合天所命。自求其福。毋爲他人掇禍也。方殷之未喪。爾祖自當配天。今殷之不祚。可以爲鑒。命不可易圖。勿妄起念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曉者又曰。既知天命不易。可圖。自求多福。無遏爾躬。若妄圖則爾躬必絕。汝但宣明此事。以義而問人。度商能從。天再受命乎。我所曉汝者。皆天意也。天意雖無聲臭。可知。汝但法倣文王。則取信天下。汝斯能保福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時。上紙切。右。羽軌切。國。越逼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福。筆力切。易。以鼓切。躬。姑宏切。天。鐵因切。臭。祛尤切。孚。房尤切。

聞訓曰。陳錫猶敷錫也。哉。如此也。言天以此與周也。

聞用曰。商冠也。常服不禁。禩則從周服。言亦不絕其先也。  
總聞曰。商德在天下亦深。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商。其二有。則其一非有。此其臣懷疑造變。亦不少也。惟  
十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蓋人心未盡一。則天命未盡純。文王所以終身守節。所謂至德也。  
其餘見他詩。參攷益明。此必文王既沒之後。武王未定之時。以稱諡知之。

### 大明八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文王也。商之臣。故曰在下。赫赫武王也。周之君。故曰在上。天雖難信。其可信者。不變此意。而終歸  
于周王也。亦皆曉之辭。天位雖在。有商之嫡子。言紂也。而主令已不達于天下。言人心已去。天命將改  
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也。仲女曰任氏。自爾王之畿。爲我君之婦。來助我之德行。蓋天意託大任。誕文王。故遠使之至也。  
此言文王之所由生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洽渭之間、親迎之地也。郃陽、渭城、皆在長安。顏氏、郃水名也。引此在洽之陽。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造舟爲梁、今浮橋也。親迎而得大妣、旣繼太任之事。武王將生、天命將近也。此言武王之所由生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牧野之舉也。此章以後、多與牧誓、武成、同辭同意。其會如林、卽其旅若林也。矢于牧野、卽予其誓也。上帝臨汝、卽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也。維師尙父、卽旣獲仁人也。餘見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驪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言尙父之助也。鷹揚、非尙父。蓋六師衆士也。書言虎貔熊羆、此言鷹、皆武猛貌也。尙父、毛氏以爲可尙可父。鄭氏以爲呂望尊稱。司馬氏以爲太公望。呂尙東海上人、謂之尙者。蓋其里號也。尙與上同。又西伯出獵至渭陽、得尙與語曰、吾先君大公望子久矣。謂之大公望者。蓋其稱號也。西伯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者。蓋其官號也。周有師望、敦師望、蓋官號與稱號兼之也。此言師尙者。官號與里號兼之也。父者、古尊稱也。周有師賓、父鼎、師淮、父彝、師毛、父敦。古稱謂多如此。劉氏別錄、師之尙之、父之曰師尙父。毛氏亦此意也。疑非。向前言類魏晉之間、淺儒之語也。後世以爲官稱大誤。鄭氏頗近而不甚詳。疑亦意爲之辭、而未嘗攷正也。會朝清明、卽書言甲子昧爽也。是日將旦、乃牧野誓時。亦牧野戰時。當是纘誓卽戰、尋書可見。

聞音曰上辰羊切京居良切行戶郎切身戶羊切福筆力切國越逼切集昨合切彭鋪郎切明謨郎切  
聞人曰古稱天子後遂衍出天孫古稱天妹後遂衍出月姊古人以爲莫尊于天男則曰天子女則曰  
天妹亦是寓言後遂飾爲實語

聞事曰涼爽也與會朝清明相應會戰之時也書亦言會

總聞曰此詩先及王季次及大任先及文王次及大妣先及武王次及尙父始未集天命有天下者五  
人而已文武爲本宗文王之身因王季大任而有武王之身因文王大妣而有伐商之功因武王尙父  
而有文王大明兩詩有周之發生作成皆具于此

### 緜九章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后稷封郃不窳鞠公劉四世而始居漆沮之間皆以農事爲務自土當作白土地名在京室漆沮之間  
公劉之後慶節始國豳皇僕差弗毀險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累八世而古公亶父去豳國岐以陶  
爲居未有室家也以陶爲蓋于上曰復復覆也以陶爲基于下曰穴穴竅也西人稍深者今尙如此陶  
猶今土塹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得可宇之地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計功與役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分官賦事也。次第營之。先作廟。次臯門。次應門。次冢土。是時已有此官。俾舉此事。氣象已改。詩言興周。先言岐。天作之詩。可見。

揀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築城也。廟方作。城隨築。廟在禮當先。城在勢當先。所以役人衆而趨役急也。鼓。督役也。人力敏而鼓聲不能及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此古公亶父規模已成。形勢已定也。所謂太王肇基王跡。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

此以下王季事也。獯鬻之愠不除。問亦不絕。養其全力。治其新造。山林茂。道路平。夷人雖有馬。徒有喙。言馬瘠也。西方以馬之肥瘠爲國之強弱。馬瘠。言勢弱也。所謂王季其勤王家。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以下文王事也。虞芮以事問文王，如何而方能成，言未決也。文王以情動虞芮，如此而可安生，言已決也。惟其義理明直，所以人情畏服。詩人以實推之，有此四種之人，分治四疆之事，所以舉事中節，此多士以寧也。所謂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如皇矣之密崇，大邦畏力也。如此詩之虞芮，小邦懷德也。武成言及王事，惟此三人。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謀，謨杯切；右，羽軌切；畝，滿彼切；家，古胡切；載，節力切；陘，耳升切；馮，皮冰切；勝，書烝切；伉，苦郎切；將，七羊切；行，戶郎切；拔，蒲昧切；駝，徒對切；後，下五切。聞訓曰：土落護之謂之掾，讀作救，繩引量之謂之度，讀作鐸，築自上築，削自旁削，下語皆築聲也。屢，頻也。

聞跡曰：齊氏，自士爲自杜，班氏，杜水，南入渭，顏氏，公劉來居杜陽漆沮之間，皆引此詩。虞，在河中府虞鄉，芮，在陝州芮城，或言復穴，皆地名。縣亦地名，在天水，所謂縣諸道是也。地多美瓜，未的，審爾，則縣縣皆作單讀。

總聞曰：孟子嘗稱大王去留之迹甚詳，滕文以築薛問，以大王去豳居岐對，又以事大不免問，又以大王去豳居岐對，然皆有餘說。其初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其次曰：效死勿去，請擇斯二者。孟子之意，世未有知者也。避敵去國，亡之道也。而大王以興自西漸東，據形勝以臨關輔，其心不在乎避狄，而在乎造邦也。倘其才其德不如大王，其勢其時不如大王，則莫若自保。孟子餘說，露大王之微機，雖

然何露之有。武王明言其肇基王迹。願第勿深攷耳。

棫樸五章

芄芄棫樸。薪之樛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棫、白桤也。樸、榲桲也。皆良木。薪樛謂燔柴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皆助祭之人也。是時周已有祀天之禮。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皆從王出征之人也。是時周已有六師之制。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在天莫貴于雲漢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之壽無窮。其遠不止于作成西人而已。并能興起作成

四方之人也。故下言四方遐不如遐不黃耆之辭。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在地莫貴于金玉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強力不衰。四方皆有賴綱紀維持也。勉字從力。卽此。

聞音曰。趣。此苟切。宜。牛何切。楫。籍入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前人多言文王受命。稱王之事。亦無定論。凡稱文王者。死而追述爲詩者也。凡言辟王。我王。或

單稱王。或以國繫王者。生而卽事爲詩者也。死稱諡。生稱位。可該。凡稱文王者也。此詩當是文王在位之時。

旱麓六章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此言榛楛。中言鳶魚。後言柞棫。又言葛藟。皆以山林禽魚草木卜氣象也。

瑟彼玉瓊。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其遠不止作人。而又能作物也。

清酒既載。騂牡旣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皆言豈弟君子。言豈弟有以致此也。一章不言豈弟君子。享祀貴嚴肅。不當樂易也。

聞音曰。濟。子禮切。弟。待禮切。降。乎功切。天。鐵因切。淵。一均切。載。節力切。備。蒲北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燎。力召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毛氏。旱。山名。不言何山。今旱谷。旱溪。在上邽。旱麓。當近此地。

總聞曰。子張學干祿。非求人爵。蓋求天爵也。詩再言干祿。一千祿豈弟。以豈弟干之也。一千祿百福。以百順干之也。孔子答干祿之問。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其言干祿之意。與詩頗同。末章求福不同。亦首章干祿之意也。干字象形。正則直生。支字亦象形。旁則橫出。木幹爲干。枝爲支。術家言支干。蓋此意也。

思齊五章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當是文王已沒。大妣無恙。故曰寡妻。因思大任周姜之不見。而幸大妣之存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因大妣而感文王也。故歷道其美。宗公。自王季以上也。事先事神。治內。治外。如此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在廟如此也。臨如今言監臨。言不敢肆也。保如今言保任。言不敢縱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待人如此也。戎。大也。疾病也。其病之大者。不至于絕。烈。猛也。假。僞也。其僞之猛者。不發其疵。不聞短于

材者。亦欽其樸。取其真也。不諫拙于言者。亦納其訥。取其靜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上。

古人謂昔文王也。至今無有厭者。今有名有才之士。皆文王所成之人。所造之子也。誰不知所自來。安得更復有厭。

聞音曰。母莫後切。婦房九切。男尼心切。邦卜工切。瑕從段。以段取聲。叶殄德。斲相叶。末句單結。

聞跡曰。京室屬上郡。大姜配大王。當在此也。

聞事曰。大妣雖多男。武王周公及管叔蔡叔霍叔及其羣弟。固衆亦未有及百者也。詩人雖羨美。太夸辭。當是結大任大姜大妣三人。而總之以百男也。

總聞曰。此思真思。凡思有在上者。此之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也。思皇多祜。辭也。有在中者。願言思子。思也。綏我思成。辭也。有在下者。永言孝思。思也。不可射思。辭也。大率在下者。多語助辭也。大任大姜言思。而大妣不言思。明存沒有異也。

### 皇矣八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二國。殷夏四國。四方固無謂。鄭氏二國。殷崇四國。密阮徂共。尋詩止密與崇。蓋阮共等受其侵也。徂又似非國名。二國恐是密崇。四國恐是郃。豳岐豐密崇雖盛。而其政不得我意。于郃。豳岐豐察之。蓋可付者也。帝于密崇。亦監觀多年。終憎其所爲。而遂命周埽蕩也。周漸遷漸大。皆常垂顧而使之定居。

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柎。啓之辟之。其種其楛。攘之剔之。其槩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古。

言帝轉人心就明德。平時荒僻之地。一旦爲串習夷平之路。外事既定。又立配以爲助。內事又成。而天命始固也。此謂大王大姜也。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自去商遷岐以來。至此已久。柞、械、松、柏。至難長之木。今已如此。他當稱是。旣成其邦。又成其對。謂王季與大王相配也。或說大伯王季爲對。此止謂造周主事之人。大伯與王季作引辭。無預于王業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

言帝度王季其心如此和正。凡善必能可比文王而無悔。言無慚也。受帝祉而延孫子。大率自王季發之。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前二章言天以此事付周，其端始發如此。次章言天以此人承周，其迹漸著如此。至此以某事訓文王，以某事敕文王，大率使大伯當立而不立，王季不當立而立，意蓋在此也。經世甲子伐崇，乙丑伐密，此乃密爲先，崇居次，恐經世誤。密在安定郡，崇在京兆，密于周京稍遠，崇于周京差近。據司馬氏，崇侯虎與商紂昵厚，當是其勢有未易動者，故先密後崇。司馬氏，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國，司馬氏所說者，卽黎徐氏耆，一作阮，又明年伐邗，又明年伐崇，伐崇未幾而西伯卽沒，密崇先後與詩頗相符，不知邵氏何所據，而先崇後密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伐密之事旣成，則王業已就也。依在酒泉郡，京在上郡阮，在渭南縣，共在共城縣，旅在渭城縣，蓋密所擾亦廣，豈得不先除之也。詩連句有兩旅，毛氏前旅，師也，後旅，地名也，鄭氏不以旅爲國，而乃以徂爲國，恐毛氏爲是。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崇在京兆鄠縣，見春秋晉趙盾帥師侵崇，當是其國雖受伐，其後原不絕也。皆以墉爲辭，亦當是其城爲最恐，以城取國名，良相其崇如墉，蓋墉崇四方所知，常談所傳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芴芴。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伐崇之事又成。則天下始皆定也。此詩其初引辭。皆專爲密崇二事。尋詩。伐崇頗難于伐密。三言崇墉。三言臨衝。所以同兄弟以爲黨助。不可獨舉也。伐密言萬邦之方有所做也。下民之王有所往也。伐崇言四方無侮。四方無拂。其勢又重于前。商周興替之形。于密崇之舉可見也。

聞音曰。赫黑各切。獲胡郭切。度待洛切。宅達各切。屏平相叶。平聲。辟別亦叶。仄聲。不獨下句叶也。梏紀庶切。柘都故切。拔蒲昧切。友羽軌切。兄虛王切。慶墟羊切。比必里切。悔虎隈切。子獎禮切。援胡喚切。岸魚戰切。邦卜工切。共居容切。怒暖五切。祐侯古切。下後五切。京居良切。池徒何切。革訖力切。閑胡田切。安於連切。禡蒲補切。以馬取聲。

聞事曰。是類是禡。裒山川之神而祭之。禡野祭也。是致是附。合邦國之旁域而來之附。附庸也。聞跡曰。詩稱周家多以山爲辭。邠豳多曠土。少名山。至岐山則過于梁山。至南山則又大于岐山。此所省之山。止爲岐山也。

聞事曰。左氏子魚以爲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尋詩用力亦不爲少。子魚殆飾詞。

總聞曰。自四章而下三言帝。謂伐密稱帝。謂一其伐之也。先稱文王之德無畔。援敵羨而先有意于濟。

民此伐密之辭端也。伐崇稱帝謂者，再其伐之也。又先稱文王之德，不以色，不以革，不以知識，惟順帝以爲法。此伐崇之辭端也。又次稱詢爾，同爾，以爾，與爾，皆稱帝稱爾，以帝命將之。其辭又詳于前。大率詩人主意，惟言文王無容心，皆奉天爾。

### 靈臺四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騶騶。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臺也。囿也。沼也。辟也。靡也。皆取美併也。

虞業維樑，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鼙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之先世武王，未有天下之前，皆稱公。如公劉、古公、公季。至伐商開周，始追爲王。然自大王以上無見。特后稷稱先王，亦無號諡也。奏公，謂奏于先世諸公也。古者凡飲必祭先，祭先必有尸。

聞音曰來，六直切。伏，筆直切。逢，蒲紅切。

聞跡曰左氏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氏在京兆鄠縣，今在涇州靈臺縣，而鄠無之。未知孰是。又按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册周，廐敦，王在離位。格廟，册廐，戠敦，王格于太室。册戠，邾敦，王在周召宮。格于宣榭。册邾，亦謂之師保父宮。牧敦，在師保父宮。格太室。册牧，此總而謂之學。其間各有別廟、別宮、別位。惟王意

所欲往。則卽其所發冊。亦無定所也。此間不獨發冊。其一事耳。辟自辟。靡自靡。又自不同所也。總聞曰。此規模制度。不若絲差詳。蓋大勢已定。然後及遊觀之所。曰靈臺。靈囿。靈沼。是也。然後及會集之所。辟靡。是也。後世言靈臺過當。以爲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靡。又謂明堂外水。謂之辟靡。殊不及靈囿。非不欲及。附會不能入也。識者更詳。

下武六章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如堂上按武。堂下布武之武。謂移足躡迹也。周之累世。皆如人躡武。所謂世有哲王也。王配于京。謂成王也。不言謚。專謂成王也。言王季。文王。武王。三后。成王能配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以下謂康王也。稱謚。嗣子稱厥考也。自此皆稱永言。或言配命。合成王之遺訓也。或言孝思。順成王之遺志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一人。謂成王也。言康王愛此一人。有無窮之思也。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祖、謂武王也。言康王明其所從來，而能不絕武王之迹，故永久受福祿也。茲、許、皆辭也。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有佐，謂召公、畢公之流也。凡所以受福甚遠者，以在近有此數人也。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尋書與詩相應。聞音曰：京，居良切。孚，房尤切。服，蒲北切。祜，侯五切。

總聞曰：五章又言繩其祖武，惟以下武爲繼，以祖武爲迹，前武言下，後武言繩，不須強說自明。

### 文王有聲八章

文王有聲，遙駿有聲，遙求厥寧，遙觀厥成，文王烝哉。

遙，述也。駿，大也。所述皆大王王季之大事，大率周家王業，皆始于大王王季，而成于文王武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遙追來孝，王后烝哉。

自己卯卽諸侯位，癸亥受西伯命，得四十五年，次年作豐，是年伐崇，次年伐密，館本案，皇矣五章，辨文王先伐密後伐崇。

用史記說，此處先崇後密，仍用經世說，前後不符，今姑仍其舊。次年伐黎，次年伐邗，館本案，邗原本作邗，今據史記改。

以如此之急，非逞私欲，蓋述先志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崇在東，密在西，黎邗在北，江漢在南，各自此以往，皆攸同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惟自北差未純耳。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詩言四方攸同者二。前文王之詩曰：四方攸同，又曰：王后維翰，如木有榦，尙可沿而登也。後武王之詩亦曰：四方攸同，又曰：皇王維辟，如屋有壁，不可沿而升也。文武之氣象可見。翰，榦也。辟，猶壁也。通用。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今京兆長安縣西北靈臺鄉，在灃水上，卽豐是也。昆明池北，卽鎬是也。在長安相去不數十里之間。而鎬稍東，聖智覽觀如此。今攷長安圖，自長安稍東，則土地形勢沃衍宏壯。秦又稍東而少南，漢承秦舊，隋又稍東而多南，唐承隋舊，近南山，則其勢愈盛。可見文王武王之意，秦隋之勢，夫何遜于古，惟其所以種之者，非正氣而將之者，非嘉澤，故不能純粹而堅凝也。

豐水在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凡爲國者，有以詒孫，卽有以燕子也。遠尙如此，近者可知。翼者，如鳥有翼，附我身而生者也。厥，考翼翼，自內舒者也。民獻有十夫，予翼翼，自外助者也。訓，敬恐非翼日，有今日則有明日，亦翼子之義也。聞音曰：或，況域切。孝，許六切。記，孝者，畜也。如禮者，履也。德者，得也。古多如此。雖孟子亦曰：仁者，人也。故

當以義取聲。翰，胡干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正，諸盈切。仕，鉏里切。子，獎禮切。  
聞物曰。芑是陸禾。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生民是穫。是畝恆之。糜芑。卽此芑也。毛氏、鄭氏皆以爲草。又不言何草。蓋謂豐人灌溉田畝而生芑禾。言其富也。亦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溉。長我禾黍。

總聞曰。舊移武成次第。而武成一篇遂整。今移文王有聲次第。而文王有聲一詩亦頗明。以皇王二章置在末章之後。不用勞心訓釋用力差次。而周家始末之跡。昭然可見也。



83

4

1714

詩  
總  
聞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 總 聞  
(四)



王 質 撰

詩總聞卷十七

生民八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縣民之初生。首二句總起辭。以下言后稷所以生也。祀禋之時。履帝之跡。敏歆皆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嫄無之。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為人所疑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惟其不安。所以不敢育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自能就食。即能蓺種。言天性也。

083  
114  
2:175



52167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菲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邵家室。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今比就食初能之時。又加進也。其母始卽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邵氏之女也。當是后稷婚母黨郃城在釐縣。酈氏引此詩。以爲后稷之封邑。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方任農事。供國祭。帝舜播穀之時也。見書。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自后稷未播穀以前。民多阻飢。祀亦不奉。至此始以所登之禾。爲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爲不易之法也。

叩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帝所歆。歆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歛故其臭多芳也。總以黍稷結郊社。自后稷肇祀。天下之人無罪無悔。至于今皆安。蓋無飢則自饗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言前此未有也。

聞音曰。姬魚倫切。祀養里切。子獎禮切。夙相卽切。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瑕憩切。林自與切。林叶上下。四句中之字。各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中之字少止。單舉隘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去起居切。許。

虛慮切。匍北切。嶷魚極切。幪莫孔切。嗒布孔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茂莫口切。苞補振切。好許候切。杯孚鄙切。畝蒲罪切。負蒲猥切。祀養里切。揄夷周切。蹂而由切。叟所留切。較蒲昧切。烈力制切。時上紙切。以今單結。

聞事曰：婦人初誕子最難，俗謂之頭生。既先生而又達，亦表異也。如讀作而，古字多用此，不必作形似之如羊子之達。

聞字曰：腓肥也。音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言以翼而擁也。腓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詩兩節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俱作如何起辭問之。其下布辭甚多，問而發之，則從容條暢，此亦下語之法。

聞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略，言社祭頗詳。自浮浮以上，郊祭也。自載謀以下，社祭也。言載謀載惟者，郊祀已畢。

行葦四章 館本案。原本缺頁。今補錄經文于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八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指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之文。然歸君上爲多。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而爲尸者也。此畢祀飲福也。兩章皆言既者。盡其禮。竟其事也。令終亦然。故知是畢祀之時。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詞。一攝朋友。先賓也。二錫孝子。次嫡嗣也。三錫祚胤。又次庶嗣也。四及臣僕。又次羣

臣也。五釐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力切。明。謨郎切。俶。尺叔切。告。姑沃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獎禮切。壺。苦俊切。

士，鉏里切。

總聞曰：以酒爲重，以食爲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則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爲食，韻旣叶，字亦整。然古人措辭，常若有更易參差，葛覃、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私不可以配衣，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以配股。都人士，帶則有餘，髮則有旃，餘不可以配旃。鳧鷖、爾酒旣清，爾殽伊脯，脯不可以配清。詩多如此，亦非有意而然，蓋承襲習慣所致也。

### 鳧鷖五章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此必出都城至涇水，游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峴頭山入渭，安定有臨涇，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稱渚，水中小洲曰渚，稱深，水外之高者曰深，稱壑，山絕水曰壑，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涇爲主。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殽旣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尊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尸，故稍別其辭，不與前後相埒也。

鳧鷖在壑，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所受之福祿皆今之福祿也。願自是以後，勿難于錫福，言常如今也。

聞音曰：沙，桑何切。莎，與娑並，以沙得音。宜，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下，後五切。降，乎功切。廛，眉貧切。艱，居銀切。

聞跡曰：壺，讀如浩。壺之壺，水流峽岸若門也。浩，壺水出西塞，至允吾入湟水，至上邽入涇水。總聞曰：有尸必有祝，凡此稱酒殽及福祿者，皆嘏辭也。

假樂四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爲人，民人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止宜君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爲樂。君勸于君之位，臣勸于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爲樂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彌井切。福，筆力切。友，羽軌切。

聞訓曰。今以媚爲諂。昔以媚爲悅。爲愛。鄭氏愛也。許氏悅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茲一人。媚于庶人。上下皆通爲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叶。後兩章四句一叶。兩句一叶。吳氏以爲或不用韻。蓋每兩句爲一讀。所以不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苟爲媚者也。

### 公劉六章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稱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公劉自邠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致之。篤公劉以下。皆厚之迹也。行不敢居。居不敢康。居有積。行有齋。此所以相與輯而不散。且有光也。總言行居之大概也。弓矢以下。言整旅遷豳也。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此詩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例而推之。豳恐是地名。姑臧有摺次。孟氏音子如反。疑此豳也。雖君民雜行。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不慢不媿之道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郡杜陽漆沮之間。所謂京室者也。百泉恐卽百澗。篤公劉于京斯依。踰澗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定居爲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爾居允荒。

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計二十五人。四兩爲卒。五卒爲旅。計五百人。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爾民以定卒伍。至于三軍而始單。則合爾之境。盡爾之民。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家也。其餘爲羨。不知其幾也。

篤公劉于爾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此賦工取具也。皇澗、過澗、皆者澗名。旅密、芮鞠、皆是地名。旅以字爲地名。鞠以名爲地名。與密芮皆在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邠州貢剪刀火筋之屬。厲鍛之餘俗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繁汾乾切。嘆他涓切。蠟魚軒切。舟之遙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涓切。有羽軌切。

聞跡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澗。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此澗。有歷澗、恐是迺其過澗。合渭有長蛇水出。數歷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澗。又中罕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西水。北出河桃谷。世謂之返眼泉。此地水勢逆上。迺逆也。恐是此澗。莫得其的。聞用曰。舟古篆此形。蓋在腰之象也。父舟輒周虞敦皆然。

聞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正西也。此以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是時已有此制也。總聞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敢雖勞民。所樂從事也。

### 洞酌三章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饜飮。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務爲省儉。不爲繁侈也。君子如此。始可以爲民父母。君子恐指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而又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鞮。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聞音曰。母。滿罪切。漑。居氣切。

聞事曰。序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王蒞政。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卷阿。則求賢用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之者大。以附合其爲大雅也。如旣醉不見太平。而言太平。鳧鷖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亦猶之可也。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爲德。如何爲道。德如何親。道如何饗。道德析爲兩位。親饗別爲兩枝。蓋自先時與後世。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爲序者何人。其遺害未易可言也。

總聞曰。毛氏、鄭氏、洞、皆遠也。集韻、戶茗切。中有迴、有洞、同音。各訓迴、遠也。洞、滄也。賦迴切。中洞、寒也。胡瑩切。中有迴、無洞。況永切。中洞亦滄也。醴經涓瑩欽熒三切中。一洞滄也。一大洞地名。一曰水貌。如用地名。則洞一字單起尤佳。當是洞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三詩皆雙名。一詩難單名也。細攷用水貌爲長。水貌、卽滄也。寒也。

卷阿十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之際、草木茂盛、風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所言也。既游且歌、喜之辭也。

仲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  
爾土宇畷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芾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大于土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國之羣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考之永且安。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時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于君三也。君子何負于君。而不使之在位。乃使之在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則也。

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綱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上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傅于天。止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離離喈喈。

鳳凰。謂吉士也。梧桐茂。則鳳凰來。君子進。則多士集。當是卷阿之君子。士望所歸。民情所附。能表率者也。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爲之辭。但憑歌導意而已。謂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厚、狼口切。主、當口切。卬、五剛切。望、無方切。士、鈕里切。使、爽士切。天、鐵因切。命、彌井切。喈、居奚切。馳、唐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他未可以當政。使可當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采薇。如孟子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也。識者更詳。

民勞五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爲首辭。以惠此中國爲次辭。以無縱詭隨爲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爲又次辭。疲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域。皆詭隨者。有以導上意。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逯。無縱詭隨。以謹愒恠。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當是此時。民既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事。而爲固位擅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爲夸古炫今之計。至于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皆弊。國家兩亡。如晉末帝薛文遇是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敬持己好。近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圖甚大。所謂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責之辭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繆繆。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王貴汝之器。故用汝之謀。至其敗事。則雖貴汝而不得言。必至于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王。汝無以我害汝。而讒我也。亦防小人爲後患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恂尼猶切。國越逼切。泄以世切。大持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叶。未光大也。與未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吳氏以安爲於連切。殘爲財先切。如今音。自可叶。諫九輦切。荀氏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此小子卽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之。民亦勞止。亦下民卒瘁之意。惠此中國。亦會莫惠我師之意。以謹繆繆。亦無爲夸毗之意。而式弘大。亦憲憲泄泄。諛諛躑躑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反。亦勿以爲笑之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指亦爲一人。但此詩辭簡而肅。板詩辭周而和也。

### 板八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廩。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大率。詩人之人情人事。多託天爲辭。板板猶鬱結而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見民之病。口爲美言。

而身爲淺謀。靡聖以下。言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爲誠。所以發汝之淺謀。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

天乎。人以爲勢方危。而汝情悅。人以爲勢方動。而汝情舒。汝纔發善言。即可安疲民也。曉之辭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跼蹐。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汝爲謀。欲使汝免禍。而汝反出多談。言設辭。相沮也。責之辭也。我所言人莫不服。而汝獨發笑。政使我不足采。亦芻蕘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虐。無然譴譴。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譴。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乎。王方任汝而虐民。汝不可以爲喜也。我以老年。故款以告汝。而汝以少年。反躍以驕我也。亦責之辭也。非我年耄而言錯亂。汝以憂爲喜。多則將熇盛。雖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尙可。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穢。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乎。王方任汝而反怒。善言汝不可更以柔相順也。他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未甚。善人尙肯略言也。亦責之辭也。民如此受苦。誰敢揆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預此事也。所以蔑資而莫肯惠衆者。皆不敢預此。而無與共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如燠如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天乎。王之導民非難。如壘篋。如圭璋。取攜則立。至言上欲定民。害不舉。意舉。意即見效矣。勸之辭也。汝不可以攜壘篋。圭璋。爲徒重我手也。如牖民必變心。王攜壘篋。則可以誘民和。攜圭璋。則可以誘民莊。必至于甚變也。民既多邪。而汝自爲邪。以邪濟邪。此心不易。此患未艾。汝何不以此告王。亦勸之辭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汝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以爲固。何患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悛也。亦勸之辭也。汝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汝有所畏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乎。王怒可畏。汝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汝勿恣而不顧。君恩不可恃。少移而不保。亦勸之辭也。天乎。王但未明。苟明則與汝所出所往者。盡知之。王但未旦。苟旦則與爾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言不可欺王之昏。而無所憚也。亦勸之辭也。未章。以害勸及同類。蓋同惡相濟。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故無獨斯畏之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辭。皆善措意者也。

聞音曰。難。泥沿切。憲。虛言切。輯。祖合切。擇。弋灼切。蹶。五刀切。笑。思邀切。屎。許伊切。易。夷益切。辟。匹亦切。翰。胡干切。壞。胡罪切。明。謨郎切。旦。得絹切。衍。怡戰切。

聞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呼之辭。呼而發語。陳事也。聖乃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少而儇者之辭也。終始曲折勸之。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旦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

# 詩總聞卷十八

## 蕩八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訴上帝曰。爲邪者。民也。非我也。又訴上帝曰。使足爲邪者。帝也。非我也。此商王自解之辭端也。天生衆民。其命誠難信。初雖善。終歸惡。又自解之辭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嗟之曰。彊禦。掎克。居爾之位。任爾之服。天生此等倨慢之人。汝不欲抑之。使衰。反長之。使興。其力也。若是尙歸咎于天與民乎。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愆。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視。靡屆靡究。

文王又嗟之曰。秉義類者。彊禦之徒。則怨之。采流言者。寇攘之徒。則親之。以祝詛爲常然。無極無窮也。尙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佞于巾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又嗟之曰。以強梁歛怨。而反爲德。所以不明。其實有德者。無在後。在側之賢人也。實有德。所以不明者。無爲卿之賢者也。是故以歛怨爲德也。尙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又嗟之曰。天未嘗令汝沈酒。汝以不義爲法。故以沈酒爲當然也。晦而飲。明而止。既過所止。則以明爲晦。號呼亂神。故晝夜易景也。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爨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又嗟之曰。蜩螗。時變則寂。沸羹。火緩則息。汝去亡甚近。而相化之人尙相從而行。其不平之憤。自中國達于遠夷。犯衆怒之多也。尙可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又嗟之曰。非天不與汝以時。不用舊而喜新。故相導至此。老成人已往。而老成人之法尙存。有及此者。曾不見聽。安得不傾。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文王又嗟之曰。木之將拔。枝葉未凋。木根先撥。汝已往之鑒。在夏之世。未來之鑒。復在汝之世矣。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其或改也。

聞音曰。上辟。舊必亦切。君也。下辟。舊匹亦切。邪也。板上辟邪也。下辟法也。左氏引此詩。杜氏亦然。今皆訓邪。皆從匹。亦詩固有字同意異者。此則字意相似。不必分也。終。諸仍切。服。蒲北切。祝。周救切。國。越逼切。側。莊力切。明。謨郎切。卿。墟羊切。式。失吏切。呼。火故切。夜。羊茹切。羹。盧當切。喪。蘇郎切。行。戶郎切。時。上

紙切、舊、巨已切、揭、去例切、撥、方吠切。

聞跡曰。楚俗多鬼。高宗伐鬼方。卽殷武荆楚。此舉最險遠者言之。

聞人曰。鄭氏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書稱女無侮老成人。常談如此。不必指名也。

總聞曰。商王爲人之詳。見書甚明。所謂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大率其人好責人而不責己。好道非不悔過。祖伊之語。與此詩相符。

### 抑十二章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以其威儀見其德。哲人常事。庶人之愚。不能安于此。亦愚人常事。然賢者之哲。而乃愚。亦有戾于此。其時險惡可見。古者被髮佯狂。皆出此時。吳皓齊洋之事可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告者。人也。德行也。大要以敬威儀爲本。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迷也。顛覆也。荒湛也。大要以求先王共明刑爲本。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止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止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湯蠻方。

此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洒掃庭內也。脩車馬弓矢也。大要以勤夙夜爲本。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此又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質人民也。謹侯度也。戒不虞也。大要以謹言語，敬威儀爲本。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易言語也。大要以惠臣民爲本。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近柔佞也。大要以敬神明爲本。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愆也。僭也。賊也。大要以報善言，遠頑童爲本。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哲人之話言皆如此。當順而行之。感人反謂此言爲僭。哲愚各有心，在所以察之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王雖曰未知既已抱子蓋其君不爲幼沖也民之不滿者孰早有所知而暮有所成言雖知未能遽成也王若有所知漸進以圖功苟無所知雖欲冀成自不可得也大率欲王知哲愚之當從違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見其君無所知則我心有所憂愬之于天不以有生爲樂甚憂之辭也不采我之所言而反以教爲虐王心昏塞顛倒如此以爲未知必待既耄言此時當有所知又何待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遙其德俾民大棘告爾不爲不久若能聽用則庶幾無悔不然則雖悔無及也故又盡言之今天困我以艱難將速我以喪亡我所取譬不遠維德之隅一喻也如彼泉流二喻也白圭之玷三喻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四喻也荏染柔木言縉之絲五喻也所喻如此愬之于天切不可差忒也爾或回遙民用困急則喪亡不可救也

聞音曰疾集二切告古得切政諸成切叶今汝雖湛樂爲句從弗念厥紹爲句樂魚教切叶紹刑寒剛切叶王大率陽庚兩音多通用兵補茫切虞元具切儀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言旁紐作孽苟旁紐作格集韻舌逝皆食列切四字無不叶也以矣相叶亦可然吳氏以爲未詳非也讎市又切報敷救切友羽軌切子獎禮切格剛鶴切度待洛切射弋灼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絲新齋切言魚巾切今西人猶作此音否補美切事上止切昭之笑切樂魚教切慘七到切藐眉教切虐宜照切國越逼切

總聞曰。其初歷舉哲人之話言。自於乎小子而下。則已之語也。哲人畏禍。茹言而不吐。我畏義盡情而不匿。當是彼疏此親。彼當用邦無道則愚之法。此當用同姓之卿之法。不但分親亦當屬尊。尋詩可見厲王在位四十七年。在僉十五年。計六十二年。方嗣位必少年。此稱小子殆是。

桑柔十三章。案桑柔。舊爲十六章。雪山自第八章以下。合併爲十三章。篇末當有闕章。今佚。

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桑柔初苗而未盛也。止可維甸。過甸則捋采稀疏。言不久也。言民甚病。不可以支歲月也。繼又愬之于天。大率人情無所洩。則愬之于天。似怨天非怨天也。聲怨于天。歸怨于人。故天者萬物輸情之所也。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世治見旗旐以爲喜。世亂見車旌以爲哀。此總言亂之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止云徂何往。君子實維。止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當位者不以正固爭。而以默爲事。此厲階所以至今爲梗也。此總言禍之端也。

憂心愬愬。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憯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瘵。孔棘我圍。

此總言已奔走困急之狀也。

爲謀爲惑。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濯所以救熱。用之不善。則反以及溺。我告我誨。爾當善用之。

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此條舉之事也。力民所以作稼穡。反不得食。而有代食者。是力民藝之。而他人食之也。如是代食者坐享所奉。豈不自以為嘉。則代食爲民之病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條舉之事也。不幸降蠹賊。以病稼穡。身有所屬。力無所施。故田卒至于荒。則力役爲民之病。二也。大率禍亂之源。皆生于農事之廢。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以下多稱維。此維彼。維此者。欲其爲此也。維彼者。欲其不爲彼也。此秉心宣猷。則考其質者。彼自有肺腸。則使其狂者。惟其自有肺腸。所以交相譖而不相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此所見者遠。所言者遠。彼或覆或狂。喜覆狂。則不喜遠者也。賢者豈不能分別此爲覆爲狂。何用犯此畏忌。以詒我危辱也。言時不可正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此懷良心者。既不求亦不進。彼懷忍心者。既加顧又加復。既愛忍心。則必不愛良心者也。故貪亂者安

爲荼毒而無復惻怛也。凡當毒者皆當大風之衝，大空之谷，可見人之危恐也。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此懷良心者，則所爲皆善；彼懷不順之心者，則所行皆污。凡遇貪濁者，皆當大風之衝，安得不傷敗也。相聽從之言則對，可諷誦之言則醉，不用其良而反使爲悖者，故良人衰，不順之人盛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朋友疑其在朝廷，無所別白，故曉之曰：我豈不知而無所爲，如蟲之飛，可弋而獲。蓋小人陰于汝而陽于我，而任事之人主薄而不主厚，喜背國不喜面，旣能爲不利，則或恐不勝，故不如且已也。曉之辭也。民之回適，職競用力，止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因不可止，覆背善背，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民之所以多端，皆在職者主競，故競者用力也。民之所以未定，皆在職者主盜，故盜者爲寇也。薄言不可則已，反于背肆詈，汝雖自以爲非，我欲推怨他人，然已爲爾作歌，烏能掩其惡，而文其奸也。言歌可諷，而人喜傳也。

聞音曰：填，池鄰切。天，鐵因切。燼，旁紐作辛，叶頻。溺，奴學切。瞻，職良切。相，思將切。迪，徒沃切。垢，居六切。悖，蒲昧切。獲，黃郭切。赫，黑各切。背，必墨切。民之未戾，止不可叶。背善背終爾歌，可歌，相叶。吳氏不得謂之未詳也。集韻：可歌，皆居何切。

聞物曰。蚌蚌。鹿精采貌。鹿在林而人遇谷。言鹿之不如也。

聞人曰。序以爲芮伯。毛氏以爲芮良夫。蓋承左氏其言既明。當從所譏詆之。小人當是榮夷公之徒也。聞跡曰。作此詩者。當是或行或居山野之中。其首言桑。其次言水。其次言草。其次言蠹。其次言禾。其次言林。其次言鹿。其次言谷。凡再。其次言風隧亦再。其次言弋蟲良夫。或以正言不容。退處未可知也。聞事曰。風起則塵埃肆揚。人物不見。今西北多然。逆風而行。尤不可。故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優。與愛同。風衝則草木頽偃。隧道卽成。今西北猶然。大率多在山蹊之間。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谷。讀作浴。民敬事稼穡。肅敬也。從事草間。莽草也。反以爲緩曼。是欲奪民力以爲代食者也。皆代食之人。蔽上如此。樊氏詆王氏。是謂我耕稼而汝食之。相傳不平之語。史書文言爾。

總聞曰。君子小人不可以雜處。雜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負。此詩反覆委曲如此。然所謂維此者。實何所設施。維彼者。實何所懲艾。當時之治亂興亡可見。

### 雲漢八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首二句。與有嚙其星同意。言無雨狀也。何辜今之人一句。辭端已切當。旱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寧丁我躬一句。語意又切當。告困于后稷。又告困于上帝。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先祖。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父母先祖。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寧俾我遜。次棄天下而逃。困之極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瘝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明神。憯不知其故。此災衆知其自厲王。而稱不知其故者。爲父諱也。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告困于庶正羣臣。又告困于昊天。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又告困于昊天。又告困于大夫君子。庶正。何求爲我。言何必求我。我將遜也。羣公。三公也。先正。羣公之先正也。已往者也。書。昔先正保衡。孔氏。正長也。庶正。現存者也。如天官。宮正。地官。黨正之屬。統言之也。

冢宰言其長也。天官膳夫。地官師氏。言其屬也。左右統言之。數官言皆近王也。靡人不周。天官酒人之屬。地官封人之屬。無人不及也。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屬是也。君子統言之。數官皆美稱也。言官僚錯綜參差。又非可以十月之交爲例也。宣王求天求帝求神求先祖求父母而又求于臣。言我雖棄位臣則受戾。故未忍去。而若冀寧也。

聞音曰。女鐵因切。臨力中切。皇矣臨衝。韓氏作隆衝。臨當讀作隆。推吐雷切。遺夷回切。顧果五切。助狀所切。子演天切。川樞倫切。遯徒勻切。莫幕故切。虞元具切。宰獎禮切。今南人以兒爲子。獎禮切。又爲宰亦獎禮切。子宰皆通。右羽軌切。正諸盈切。云如何里。將如之何。言計窮也。里辭也。今北人猶有此音。聞人曰。序以爲仍叔美宣王也。尋詩皆王辭。是時喪亂方繁。不見天下喜王化復行。王自憂不見百姓見憂。他稱召康公。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惟芮伯粗可攷。然皆美諷譏切。以爲他人所作。猶之可也。至仍叔決非叔辭。按經世。宣王癸酉卽位。大旱之甚。必其初基之時。魯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氏仍叔之子。弱也。杜氏譏使童子出聘。故本父字。自宣王初年至是得一百二十三年。而其子尙幼。當亦未及弱冠也。如此方仍叔能爲文美君之辭。官爲大夫。則非幼稚者也。大約以其年度之一百四五十歲。而百餘年生。子亦似非人情。識者更詳。總聞曰。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亡也。非是哀辭。實有此理。不諱此字。然後可以感人動神也。

崧高八章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申、申伯也。甫、仲山甫也。鄭氏以甫爲訓夏贖刑之甫侯相去近二百年所不可曉。

暨暨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徼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鈎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至是遣行也。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曰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時。申伯在諸舅之

中最尊。故曰王之元舅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徼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

至是餞行也。以謝爲國。故自西而南稱還歸。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至是始至國也。申伯皆稱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皆憑宣王之威靈而已。則缺然。故稱不顯。此周邦所以

咸喜也。若申伯以屬行之尊。委寄之重。夸耀矜驕。以是爲顯。人情方且不平。何由皆喜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聞音曰。天鐵因切。翰。胡干切。蕃。分遭切。式。失吏切。伯。逋莫切。邦。卜工切。田。他因切。馬。滿補切。寶。博抱切。

行、戶郎切。番、分邇切。翰、胡干切。憲、虛言切。國、越逼切。碩、常約切。伯、通莫切。

聞跡曰。謝在汝南謝城。後以封爲氏。郡在長安郿縣。音媚。恐當與歸相叶。音眉。

總聞曰。古有五嶽。爾雅。河南嵩。河西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又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書四嶽。謂東西南北也。嵩在中。帝者之鎮域。故不使臣掌之。毛氏徒知爾雅。山大而高曰崧。而不攷嵩高爲中嶽。二說皆爾雅也。何獨舍一而取一。當是欲附合四嶽之義。故遺一嶽。而不知闕中中者。五數也。又當是以崧嵩異字。而不知通用也。于是以堯時姜氏掌四嶽。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又以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止須後說。不須前說。申甫皆當是此境所生。故申伯封謝。山甫封樊。嵩高爲太室。屬豫州。

### 烝民八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生。生仲山甫。

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稟。然天有時。爲時而生者。則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至是方徂齊也。當是東方有大變。故山甫自上卿出將命。恐是厲公胡公子之亂。

聞音曰。下後五切。明謨郎切。寡果五切。圖動五切。及極業切。彭鋪郎切。喈居奚切。風孚悖切。蔡昏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正用此詩。惟若賦難叶。蓋在下字上作叶也。是使相叶。讀至是少止。若使作餘聲可也。古文難執定律。當通方也。

聞訓曰。詩言東。又言齊。其爲東齊必然。爾雅以爲齊。疾也。郭氏引仲山甫徂齊實之。此書蓋可疑也。而釋者亦未必其人。其人蓋亦博達者他。識者更詳。

總聞曰。齊亂在宣王卽位之三年。立公子赤。誅殺厲公者。恐是山甫所畫。按司馬氏。胡公自營丘徙薄姑。獻公自薄姑徙臨淄。經世蓋在厲王丁未。至宣王初立。得二十七年。而毛氏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臨淄也。不應以二十三年之前。兩世之後。而始與之定居。則徂齊者。其爲定無忌胡赤之亂。審也。

韓奕六章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止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止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止朕

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自續戎祖考。至以佐戎辟。當是册命之辭。如平王册晉文。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叶武。如桓王册晉文。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叶國。靈王册齊莊。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又纂我祖考。無忝乃舊。亦多韻語。不然則是增損其文入詩。大率古文多韻語。非有意作爲。天機所動。語音自律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止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芾錯衡。止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鞫淺幟。條革金厄。

此自韓城覲京都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此自京師歸韓國也。屠當作杜。謂杜郵也。古屠杜通用。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蕢。胥恐亦是地名。當是摺次也。摺次與休屠相近。屠胥恐是此。識者更詳。古今遼遠。無由可見其的。但以所載稍可附近者。又以人情事理推之。庶乎其可也。顯父。周大夫侯氏三水姓。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止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止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氏、汾王、謂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莒郊公黎比公，此亦善推古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止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鹿麋曠曠，有熊有熊，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蹶父姓姑，母姓當是蹶氏。取南燕姑氏有此女，女戎隨母姓，故蹶獨稱父也。古燕在滑州，燕譽言母黨亦喜而譽之也。毛氏以燕作安，殆未嘗細攷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韓城在周畿，當是昔封時，國中有燕人。今又燕甥來爲國母，皆韓人喜之辭也。韓之先祖，或曰周成王之子封韓，或曰周武王之子封韓。後避難爲寒氏，據諸家舊說，多言武王之子，所謂先祖，卽始受封者也。不知主名，其後易韓爲寒，亦有此理。晉封武子于韓，當是再續。當時周疆多雜夷種，追貊當是韓城以北相附近者也。氏羌亦當是韓城以西相附近者也。韓侯特受命，統在北者爾。尋詩當是其祖所隸。聞音曰：解古義切，易夷益切，辟必歷切，衡戶郎切，幘莫歷切，厄於栗切，彭鋪郎切，樂魚教切，籍祥倫切。聞事曰：出祖者，二仲山甫出而如祖之儀。上云纘戎祖考是也。韓侯出而如祖之儀，下云以先祖受命是也。陳氏此說亦新，然不必如此過用意也。左氏昭公適楚，夢襄公祖，襄公適楚，夢周公祖，杜氏祖，祭道神也。毛氏軼道祭也，用此爲安。

聞跡曰。韓城在同州。梁山在韓城縣。孟子所謂去邪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總聞曰。雅之餞有二。王餞于鄘。王親餞也。顯父餞之。卿往餞也。此詩之餞有二。顯父之餞。在屠者也。侯氏之燕。在胥者也。其禮則殺。其餼則隆。此足見宣王待申伯。韓侯有差。

### 江漢六章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氏。江漢常武。同爲宣王。淮夷之詩。江漢之辭。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亦善推古者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辭。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至七閩八粵。則自淮以南之夷。此說爲的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周册命臣下。各有所無定處。伯姬鼎。王在周康穆宮。寰入門立中庭。北鄉。史恭受王命。書王呼史藏册。錫寰。此當是在周文武宮也。旬當是史名。宣當是命書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此文人。召虎先世也。古彝器多稱文考。宰辟父敦。用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戠敦。對揚王休。用作

朕文考。寶敦。師毀敦。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寶敦。大夫始鼎。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已寶鼎。古者美稱莫如文。故君以稱臣之先臣。亦以自稱其先。亦有稱皇考者。邾敦。對揚天子休命。邾用作皇考。龔伯尊敦。亦有稱皇文考者。牧敦。敢對揚王丕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大率稱文考。爲多。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以告于家廟。敦。鼎。食器。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卣。飲器。此秬鬯一卣是也。書。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與此詩相符。其先稱文武。則所謂文武受命是也。次自稱。則所謂無曰予小子是也。不以我沖君不足紹文武。而但盡爾力以似召公也。次稱其先。則所謂告于文人是也。書先稱汝克昭乃顯祖。孔氏。唐叔也。次追孝于前文人。孔氏繼先祖之志爲孝。則謂唐叔也。此文人當是召祖也。于周受命文武。周之始祖。當是于文武之廟受命也。爾祖當時受命于文武爾。此時亦宜受命于文武。蓋文武既有賢臣。又有賢孫。皆文武所肇也。非我敢私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召公答册命之辭。不稱文武者。已拜命于文武之廟。此則拜恩于宣王之廷。略見古者册命功臣之制。聞音曰。滔。他侯切。湯。普羊切。定。唐丁切。海。虎猥切。翰。干干切。似。養里切。命。彌併切。考。去久切。壽。殖酉切。國。越逼切。

聞訓曰。肇。始也。戎。大也。自此加敏以大。召公之烈。言自召公之後。初有虎也。

聞人曰。作召公考。召公。康公也。召。虎祖也。考。召。虎父也。王命多及召祖。故兼祖考答之。古者臣謝君之。賜其器多然。宰辟父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戠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此必有器。上所謂。召者。殆是。又知對揚王休者。對揚王之休。而已承之也。下作召公考。王命始作之也。古亦有兼祖考而作器。虞敦。作皇祖益公。武伯。皇考。龔伯。鼎彝。厲鼎。用作皇考文考。孟鼎。兼祖考而言之者也。總聞曰。後二章。一則宣王册命。及俾作彝器。大略之辭。一則召虎答册命。及所作彝器。大略之辭。亦當是探當時册命實語。又采當時彝器實語。合而成此詩。韓侯止有册命一節。比此差略。

### 常武六章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此詩無命題。字義所命之卿士。南仲爲太祖。官爲大師。字爲皇父。當是自南仲以來。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或曰。古者有功則書之。太常舉南仲。載在太常之武功。以命其孫。故曰赫赫明明。日月至周始自姒升常。此義差長。

土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姓則程。爵則伯。字則休。父當是副皇父者。尹氏掌命之官。疑是史也。厯敦。王呼史大册命。厯。牧敦。王呼內史吳册命。牧。古册命。臣下多史掌之。此初曰王命卿士。次曰王謂尹氏。疑先所稱王命者。卽尹氏也。古文語法如此。史尹氏命二人。而于後結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聞音曰。士。公土切。父。扶兩切。戒。訖力切。國。越逼切。緒。象呂切。業。宜卻切。騷。蘇侯切。怒。暖五切。苞。逋甌切。國。越逼切。來。六直切。

聞字曰。戎。吳作戍。棠棣。烝也。無戎。亦作戍。然棠棣不必。此爲戍可用。

聞事曰。其初王舒不甚怒也。止欲保安其作業而已。其次王奮乃甚怒也。王怒故將亦怒。所謂虓虎執虜。當是不可招來。不受慰撫。故至于殺伐。向使如淮夷卽來求來。鋪則無事此也。大率淮南之夷弱。淮北之夷強。

總聞曰。江漢常武。均爲淮夷之詩。然江漢差易。常武若用力過多。設辭過周。舊說預告徐土之民不久。處于是。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之驚怖。先以言安之。又我非解緩。非遊遊。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雖未必全然。亦有是理。當是。皇父德望信譽。不及召虎。故徐方驚逸。擾動。易克而難安。其末寵勞之禮。遠不及召虎。亦其人其功。自有差降。

瞻卬七章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止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止罪罟不收。靡有夷瘵。

蠹賊蠹疾、貪者也。罪罟、虐者也。二者士民之所以皆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止懿厥哲婦。爲梟爲鷁。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止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止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推言蠹賊罪罟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故曰時維婦寺。

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又推言婦寺所由昌。自君子也。故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大率商賈者一賣一買。一識。謂牙僧也。此所謂三倍。當時在重位而稱君子者。乃商賈之牙僧也。賤之辭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以不富盛而厚王。則天神之意可知。何不念爾之宮。介冑。一害也。夷狄。二害也。此則不問。而惟我相忌。其爲害者不在我。而在彼也。怨之辭也。災則不弔。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作人者。也有人相助。猶或庶幾。又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之降罔甚寬，未必能觸。維人云亡，則可憂。賢人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弔不類，而痛人之云亡也。憂之辭也。

後。譬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

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苟能盡固其民，不忝于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

聞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脫，叶奪如此，則收旁紐作受，叶有兩上叶，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切。天，鐵因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如本音，先祖後以爲不叶。大率武部有兩聲通用。藪，隴主切。亦蘇后切。斗，腫庾切。亦當口切。婺部有兩聲，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候切。逗，廚遇切。亦他候切。不可悉數，則後亦可叶。祖，籠五切。

總聞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略之君，不再傾爲懼，而以再得爲難。所謂懿厥哲婦也。

召旻七章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瘝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當是旣有小旻，大旻故以召加旻，末章有召公也。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我居圉卒荒，言彫殘也。實靖夷我邦，言寂寞也。以靖夷爲佳語則非。

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大言也。訛訛，小語也。不自知其爲玷，惡小人之辭也。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苴當作芎，車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禾其可知。草亂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彫瘁也。且

指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旱，亦棲止不橫逸，他草可知。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人不當

亂而反亂，物反性則無生意。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言相反也。維時以爲榮，

此時以爲米，以榮爲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退而自默，而尙爲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章

言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下章言職兄斯弘，不裁我躬，語參差則文遒健。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池竭不肯言自瀕，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自中，諱無內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內之善言

亦不來，彼既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居位之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事，而

無可柰何。徒懷深憂。慮後患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維今之人。豈不有似舊者。言亦有召公之流。但無先王爾。所謂天生堯舜。禹稷自至者也。

聞音曰。喪蘇郎切。訶戶工切。共居容切。邦剝工切。茲津之切。中諸仍切。害何葛切。躬姑宏切。舊巨已切。

上以二里相叶。

聞字曰。替亦作替。當作替。案替。說文作替。或从替。作替。是替卽替字。下文不當云以似而轉。

替从之得聲。乃與下文側吟切正。合。今俗書替亦从替者。也。誤。以似而轉。側吟切。正語之聲也。呼音合引當作弘。亦以似而轉。胡

肱切。替弘相叶。兩章皆稱職。兄斯弘。作引無謂。

總聞曰。古稱昏亂之時。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爲篇章。舒爲歌咏。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

猶有此風。元白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遺憾者也。至其亡也。鄭縶猶以此結驥。知躡大位。古風

雖替而未盡絕也。

# 詩總聞卷十九

## 頌

### 聞頌一

南風雅皆周。獨頌有周。有魯。有商。魯則本國。商則異代。季子所觀。其辭極天下之美。恐魯僖公未足以當之。史克亦未足以當之也。杜氏以爲盛德之所同也。爲有商魯。故同爲盛德。魯僖未爲盛德。與成湯不惟分位不倫。而人品亦異。季子所言容或有溢美。猶之可也。孔子所存。當纖毫勺撮無差。不應孔子魯人。私于鄉里。情義如此。細推。恐風亦有魯。此當與東山等詩同次。而商頌之外。亦容有虞夏。虞書。明良之歌。所謂直而不倨者也。夏書。五子之歌。所謂哀而不怨者也。不應孔子商後。私于祖先。系胄如此。故自孔子之後。更世懸遠。歷亂繁夥。不惟有所遺軼。而更張移易。不可復攷。又拘于庸儒狹士。而不敢自立所見。制于凶朋捍類。案捍當作捍而不敢有異。其言姑存。以待識者。孔子所稱三百。今三百五篇。或曰舉成數也。若後遷就以附會成數。或四五百。或七八九百。又烏可知。此亦未聞。子夏所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今無素以爲絢兮。五字。其語意又不相符。此恐別有一篇。非頌人也。而今無見孔子所誦。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兄弟隔離之意。此恐常棣有此一章。而今不存。則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過此以往。其不得其所者。又不

可勝計也。

聞頌二

武王、頌止有一詩、禮、武樂最詳。周家造基、作樂之本、其詩乃簡略如此。一奏一終爲一成、始而北出、謂攘獫狁之時也。當有詩再成而滅商、謂陳牧野之時也。亦當有詩三成而南、謂定荆蠻之時也。亦當有詩四成而南國是疆、謂服江漢之時也。亦當有詩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分陝郊之時也。亦當有詩六成而復綴以崇、謂伐崇墉之時也。亦當有詩六奏而武樂成、今存武詩、當闕他詩也。如時邁、如執競、如酌、如桓、如賚、如般、皆當分配武樂。但年祀久遠、古法不傳、學者所見不卓、守株按圖、將何時而已。今以禮推之、略見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與執競詩相應、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與酌詩相應、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樂歌至亂辭則終、所以皆坐而享成、與桓、賚、般、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前也。六成而復綴以崇、餘樂餘聲也。與時邁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後也。所謂遲而又久、度獨比諸樂爲延袤也。今序者以賚爲大封、不見大封、以桓爲類禡、不見類禡、類禡出師之祭、今詩皆保定之意、以是知皆爲武樂所用也。

聞頌三

頌諸篇多四字一句、其間有一字、二字、三字、至五字者、舊說以爲取數五行。宋孝武使謝莊造郊祀明堂歌辭、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此用月令之數也。水一、火二、木

三、金四、土五、則洪範之數也。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六。若如謝莊之制，則八言九言太長。今以洪範爲定，如清廟無射于人叶，對越在天，則斯一字爲句，終章曰：斯此餘聲也。一字者也。維清緝熙，肇禋，皆兩字爲句，二字者也。天作，彼作矣，彼徂矣，三字者也。至他四字、五字甚多，俗以緝熙、文王之典、六字除之，則五字也。無封靡于爾邦，六字除于字，則五字也。大率凡六字一句，皆有助辭，無助辭者，則有斷句也。夙夜基命，宥密，六字，每三字一句，基協熙，則非六字也。儀式刑文王之典，七字，刑字斷，刑叶方，則非七字也。九疇，一五行，萬事無不由之而出，謝莊亦有所自來也。

## 周頌

清廟一章 館本案。原本缺葉。今補錄經文于左。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秀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 維天之命一章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聞音曰：命，眉巾切。叶純。下皆以之相叶。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詩稱文王多以於爲辭於嘆聲也亦見一唱三歎遺音之意大率文王之樂自清廟之外皆有清廟之音也

維清一章

維清止緝熙止文王之典止肇禋止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合兩詩一純一清則見文王氣象清廟亦一清氣象尤著大率文王如空虛澄澹武王加之雲雨變化不可同語也

總聞曰肇禋卽肇祀謂后稷也至文王乃始有成書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勳已成而統未集故其後但言昊天成命而已所謂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于其既成而加之孔氏武成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成非爲此也蓋謂武樂一終爲一成此旣作武樂以象其功又作武成以述其迹也併載于此

烈文一章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止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此君譽臣之辭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封無專封也所謂無有封而不告者也靡于爾邦勿私己國也所謂無曲防無過糴也無靡皆禁止

之辭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君戒臣之辭也。前王尙且不忘。辟公其可忘之。

聞音曰。首尾皆以之相叶。疆旁紐躡。保旁紐博。相叶。邦卜工切。上叶公。下叶崇。皇胡公切。叶功。訓旁紐薰。叶人。刑旁紐檄。叶德。

總聞曰。大率序拘于頌。以成功告神明之意。故皆以神明祭祀爲言。雖無見者。且疆而歸之。此以爲卽政助祭。臣工以爲助祭。遣廟二者。以序參詩言之。皆助祭受遣之詩也。何前不言遣于廟。後乃言遣于廟。慮重出也。無由助祭之時。相禮之際。發語皆曰其其者。期之之意也。若使誠如序者之言。亦必與臣工皆任載見有客之後。惜乎遼邈不可復更正也。

天作一章

天作高山。止大王荒之。彼作矣。止文王康之。彼徂矣。止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聞音曰。上句叶荒。康行是也。行戶郎切。下句叶矣。是也。矣魚其切。細推皆叶。韓氏岐山操。岐有祖。我往獨處。正用此詩。以徂爲岨。當有所自來。旁紐亦近。胥祖兩韻。仍通用。作爲做保爲補。皆叶。今西北人猶有此音。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高山、岐山也。周家之興。自岐。詩可見。

昊天有成命一章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止。成王不敢康。止。夙夜基。止。命宥密。止。於緝熙。止。單厥心。肆其靖之。

成王、真成王也。

聞音曰。首尾以之相叶。中基、熙、相叶。靖、旁紐。子、盈切。叶心。

聞句曰。兩句雙入。

總聞曰。並受此丕丕基。見書立政。初兼稱文王武王。繼三稱文王。一稱武王。又稱以並受此丕丕基。故此稱天命。亦並言受。至言文武之際。又自有微意也。

我將一章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止。儀式刑。止。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止。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止。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聞音曰。牛、魚其切。與之叶。末威與之叶。相似。不爾用右旁紐。夷周切。叶牛。方、披耕切。叶刑。饗旁紐。盧良切。叶王。吳氏三之爲韻。亦可。

總聞曰。詩多言文王之典。今周禮蓋文王之時所著。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皆造始之意。自太王已有司空。

時邁一章。館本案。時邁。執競。思文。三章。原本缺葉。今補錄經文于左。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 執競一章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 思文一章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聞事曰。毛氏。牟。麥也。說文來牟。天所來也。亦可通用。

總聞曰。生民言誕降嘉種。至此又言貽我來牟。恐止是舜降此種。故曰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氏。赤烏將牟。麥俱來。雖可附會。要未必實然。大率亦履神迹。吞鳥卵之比。毛氏則不如此也。

### 臣工一章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止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止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止迄用康。年命我衆人。侍乃錢鏹。奄觀銜艾。

此於皇來牟。卽思文。貽我來牟也。上帝卽思文。帝命也。大率周家凡舉農事。必舉后稷。此恐是耕田之

禮禮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案諸侯上當如月令有卿字據下句可見此臣工公卿侯大夫也保介

參保介也元日正月一日也元辰三月一日也故謂暮春

聞音曰茹人余切叶畚艾魚刈切叶帝集韻茹如艾又皆通案又當作艾年彌因切叶人如克配彼天叶立

我烝民皆不為韻亦叶然則古詩縱橫委曲多叶今但得叶韻已足安能盡如古風也

聞訓曰奄忽也方新畚忽刈穫當與新畚連玩即覺銓艾有力

聞用曰銓穫禾短鎌非穫從金可見

總聞曰嗟嗟之意可以動人亦又如何皆于人有感古人相與皆真情故發語吐懷有餘味也

噫嘻一章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止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成王真成王也與昊天有成命成王同鄭氏昊天有成命成王成此王功也毛氏以成王成是王事也

鄭氏成此王功也何用費力也

聞音曰穀古候切叶耦集韻穀一木也一善也皆居候切上句爾叶里一章兩上叶兩下叶

總聞曰噫嘻亦嗟嗟但嗟嗟君接臣噫嘻下接上皆有情也

振鷺一章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止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聞音曰。斃。丁故切。

聞跡曰。西雝。但雝非辟也。公緘鼎。王在下保雝。薛氏深悉古文疑下保雝者。宮名。如西雝之類。又伊卣。王飲西宮。烹亦雝也。疑卽西雝。然則雝既有上下。亦當有東西。側集于西爾。

總聞曰。不必以客。遂衍意爲二王之後。賓亦客也。何不以鹿鳴彤弓比。此詩恐止是羣臣也。

### 豐年一章

豐年。止多黍。止多稌。止亦有高廩。止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齊侯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則祖與妣配。母與考配。伯頌父鼎。追孝于朕皇考。豈仲皇母。乳母。古者不專言祖母考妣。又頤父鼎亦然。不見此。則祖妣似可疑也。禮以享先妣。鄭氏。姜姬也。以享先祖。鄭氏。先王先公也。易。過其祖。遇其妣。古配耦之語多然。而後世惟執父母爲考妣。雖書則然。相傳無定稱也。

聞音曰。年。彌因切。廩。旁紐作臨。上下相叶。中。黍。稌。相叶。皆。舉里切。與上四韻相叶。聞用曰。禮厚薄之齊。酒厚者也。醴薄者也。所謂醴酒。至漢猶有此名。見楚元王傳。

總聞曰。所食之餘。藏之于廩。以待他年。故曰亦有毛氏。亦大也。集韻。突。大也。亦又也。語勢作又爲當。

### 有瞽一章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止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止嘒嘒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聞音曰聽他經切。

聞句曰首兩句總起。下六句叶瞽。又下五句叶庭。分叶首兩句。此詩人別一規制。

聞字曰說文引詩鐘鼓鎗鎗。或從音。執競作鎗。此亦當作鎗。以嘒爲小兒聲。引詩其泣嘒嘒。此與鐘鼓之聲不類。然亦可通用。

總聞曰此詩雖簡。合樂略備。毛氏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植爲虞。衡爲柶。蓋鐘磬之縣也。毛氏崇牙上飾。卷然後可以縣。孔氏業之上齒。以其形卷。得掛繩其上。而爲縣也。樹羽。置羽也。置于柶虞之上。角亦以爲飾也。小師下管。擊應鼓。鄭氏鞞屬也。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鄭氏田當作棘。棘小鼓也。小胥正樂縣之位。鄭氏樂縣。鐘磬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夏大也。此則大鼓也。應田皆小鼓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鼓鼗祝敵。鄭氏鼗如鼓而小。亦小鼓也。祝如漆桶中有椎。敵木虎也。小師鼓鼗祝敵。塤簫管弦歌。毛氏簫。編小竹管如篴。併而吹之。此皆在庭之樂也。自今推古略見。先設鐘磬之縣于庭。然後小鼓與大鼓間作。小鼓與磬亦間作。小鼓多鐘。大鼓單鐘。小鼓節雜。大鼓節全。樂磬與小鼓相參爲節。以均和諸樂。大鼓統而鎮之。鼓磬既備。則簫管次用。蓋歷神坐。舉獻爵。大樂器則一定而不動。凡以手擊者大也。小樂器則隨步而屢移。凡以口歛者小也。嘒嘒大樂器之聲也。肅雝和鳴。小

樂器之聲也。至永而後成，成猶終也。此當是武樂禮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及事也。遲之遲之，又久何也？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所謂永觀厥成也。

### 潛一章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鱖鱧鰻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聞音曰：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總聞曰：舊說漆沮水緩，合爲渭水則急，不必如此，但可潛則多魚。春，滲于草；冬，匿身于穴，非有可潛之所，則魚不能蕃。毛氏潛，樛也。孔氏積柴養魚曰樛。四月，匪鱣匪鮪，潛逃于淵。鶴鳴，魚在于渚，或潛在于淵，何必他求，或謂周家起自漆沮，故取此地之魚以祀先祖。若爾他物皆取初興之地，則可似未甚通也。

### 雝一章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哲文武，皆稱辟公之能也。喜皇考而安孝子，舉其在列言之，此宣哲者也。此文武者也。所以上安及乎天，而下昌及乎後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文母。武王之配。成王之母也。猶頤父鼎所謂皇考皇母。大率古以考配母也。或謂皇考祖也。皇母祖母也。齊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繼言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又言汝考壽萬年。俾百斯男。則是祖考併言也。

聞音曰。后。後。皆狠口切。又皆下五切。莊子石戶之農。亦作石后之農。詩間以上聲取叶。如桑柔。祖與後叶。時邁。後與保叶。保讀作補。母。滿罪切。叶社。

總聞曰。皇考。卽烈考。皆謂武王也。孝子。成王也。毛氏。皇考。文王也。祖無稱考之禮。孫無稱子之法。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妣也。母子無並右之儀。鄭氏。光明之考。文德之母。以爲見右助無歸美。一是一。非是者。其稱考母均也。非者。右烈考。蓋文王在左。右文母。蓋太妣在左。左右配陰陽。左陽而右陰。是豈可易。而或以古者以右爲尊。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于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次。然非古義也。

載見一章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鶻。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止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聞音曰。享。虛良切。嘏。後五切。嘏。從古亦可以古取聲。韓氏。飫沃羶臠。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舞。嘏相叶。此當以嘏叶祜。

總聞曰：諸侯來朝成王，又從成王而享武王也。皇考、昭考、烈考，凡稱考，皆武王。薛氏言考不特其父，謂其大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高克尊用作朕穆考，後仲並謂祖也，乃不知何祖。禮，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漢儒所記也。已于周器有遠，而薛氏又益舛也。漢距周經秦，古書既殘，古器又未出，反不若後人有所攷訂。薛氏所見雖博，不免有近世儒者之弊。其他昭考、烈考，又將何以處之。

### 有客一章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苴，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絜，以絜其馬。止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聞音曰：馬滿補切。前後馬皆叶旅。

聞字曰宿。宿信信行辭，疊字常事，不必宿宿兩宿。信信四宿。

總聞曰：以白馬而衍爲商，又衍爲微子，似不必爾。大害義者，孔氏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京師既有商廟，已非。又自有歌，亦非。審爾，何不入商頌，而廁周頌。孔子必不混殺君臣。錯雜今昔，當是佐武王克商之功。臣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太顛闕天執劍，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既助成淫威，自當受夷福也。

### 武一章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止。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聞音曰。二王相叶。受旁紐叔。劉旁紐陸。功旁紐谷。皆相叶。

總聞曰。鄭氏嗣武。嗣子或王也。甚善。文王開之。武王受之。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是武王癸丑生。乙酉崩。方其觀兵盟津。已八十五。及其克商。已八十七。所謂耆定爾功。既老而始定功也。禮詠嘆之。淫液之。鄭氏歌遲之也。不知句凡七字。凡二十八而遲遲。久立于綴。鄭氏奏武曲一絕爲一成。凡六成而復綴。反位止也。其節奏旣如此之多。其晷刻亦必所歷之久。又當是非獨此一詩。亦有他詩。而後世不可復知也。

閔予小子一章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止。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皇考武王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止。

皇祖文王也。思武王而又念文王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總言之也。

聞音曰。中以止相叶。或用止。下一字叶庭。他定切。旁紐叶敬。

總聞曰。與烈文末辭皆同。烈文君戒臣。此君自謂也。

### 訪落一章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止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止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紹昭考之烈。而陟降于家。承皇考之休。而保明其身。未及于天下也。則以小子之故。此成王謙詞也。聞音曰。艾。魚刈切。叶止家。古胡切。說文。躬也。躬。身也。從呂旁。紐。廬。可以廬取聲。說文。軀體也。廣韻。體。身也。從區。亦可以區取聲。叶家家。讀作孤。

總聞曰。訪落。小愆。皆言未堪家多難。管蔡之變。武庚之變。淮夷徐奄之變。所謂多難也。尋詩當是成王已悟。則既踐阼數年以後。非訪落之時也。經世乙酉。成王踐位。丙戌。三監及淮夷畔。周公東征。則是踐阼之初。此疑卽生戊子。三監平。始黜商。命魯侯伯禽。誓師于費。淮夷亦平。此成王悔往更前之時也。烏得謂之訪落。集韻。一曰落。居也。一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也。經世庚寅。周公往營成周。去東征西還。二年。得非所謂此落也。洛或誤轉爲落。古字亦通用。然落亦宅意。與宅洛相通。識者更詳。

### 敬之一章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止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止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鄭氏、以君臣爲酬酢。今觀哉、茲、無日、皆臣辭。小子予我皆君辭。如江漢亦合君臣爲辭也。

聞音曰哉。將黎切。明謨郎切。行戶郎切。

聞訓曰仔肩。毛氏克也。鄭氏任也。以兩字爲一訓。未見。

總聞曰。閔予小子。訪落敬之。末章皆稱維予小子。或謂前二詩。禱祖考之詩。故閔予小子。稱皇祖者一。皇考者一。訪落稱昭考。皇考者再。此詩禱天之詩。故稱天者一。以爲成王自發辭。與前二詩均也。似亦有理。但語勢未然。

小毖一章

予其懲而止。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有小毖。當有大毖。此例頗多。言小必有大。言大必有小。以別之也。勿近荇蜂。近之是自求其辛螫也。其初信爲桃蟲之無傷。而不知其有毒也。荇蜂。草蜂也。桃蟲。桃蠹蟲也。其類又有大者如鳥。其毒甚于荇蜂。則獨蜂也。獨蜂。大如燕。人遭螫者立亡。蜂中至可畏者也。草蜂。革蜂。石蜂。皆不及。

聞跡曰蓼。地名也。見春秋。楚公子滅蓼。一在壽州霍丘縣。所唐謂蓼州也。一在唐州湖陽縣。杜氏所謂二國者也。書成王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當時淮夷不賓。成王蓋自征之。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者也。言又集于蓼。蓋征淮之時也。孔氏黜殷。在周公東征之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事相因。故連及之。此頗得其實。

總聞曰鄭氏以爲信管蔡疑周公其後懲艾之辭也今觀稱懲似有懲于前也稱茲有謹于後也管蔡纒息淮夷又騷此所謂多難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茲四詩或當在雅而今在頌必有不得其所者序者旣以神明祭祀爲頌之端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猶之可也落訪嗣王謀于廟亦猶之可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此嗣王求助恐與成功告神之意有戾何不皆言在廟非不欲之自度有所不安也

### 載芟一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祖隰祖畛侯主侯伯止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噲其饁止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止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止厭厭其苗緜緜其庶止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止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止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止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止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止振古如茲

聞音曰柞側柏切澤直格切伯與澤一葉饁與伯一葉不換韻士耜連一葉穀活連一葉活呼酷切達傑連一葉達陀悅切苗庶連一葉庶表驕切濟積秬連一葉濟子禮切積子賜切醴妣禮連一葉香光連一葉馨寧連一葉末一句單結如生民體意凡十二葉

總聞曰此詩凡其意所起皆曰有有噲其饁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有厭其傑有實其積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如生民意所起皆曰誕誕有皆發辭也發辭雖是虛辭其間物態事情燦可睹也

### 良耜一章

粳粳良耜。俶載南畝。止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止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薊荼蓼。止荼蓼朽止。黎稷茂止。止穫之。揜揜積之。栗栗止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止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止殺時。特牲有。採其角。以似以續。止續古之人。

聞音曰。畝。滿罪切。畝與耜一。叶。活。呼酷切。活與穀一。叶。女。宮。黍。一。叶。糾。趙。蓼。一。叶。糾。其。皎。切。朽。茂。一。叶。揜。栗。一。叶。墉。櫛。室。一。叶。盈。寧。一。叶。牡。角。續。一。叶。角。姑。沃。切。末。一。句。單。結。如。載。芟。體。意。凡。九。叶。總聞曰。兩詩皆稱實函斯活。此非習知田野。深探物情。不能道此語。

絲衣一章

絲衣其紕。載弁依依。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止甬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聞音曰。吳氏以牛為魚。奇切。叶。鼐。津。之。切。不若以牛附上。以鼐附下。自叶。

總聞曰。將祭而祗牲。祗饌。祗器之類也。既畢。燕以勞之。自堂徂基。自上而下也。自羊徂牛。自小而大也。甬鼎及鼐。自大而小也。言往復檢校也。

酌一章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止躑躅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尋詩無酌字。亦無酌意。恐鑠是灼字。陸氏酌亦作灼。與酌同意。而與灼同形。與灼同音。恐初傳是灼字。已而漸轉作灼。又漸轉作酌。集韻。鑠亦作燿。灼亦作燿。字畫相犯甚多。說文。鑠。銷也。灼。炙也。皆是火意。

或古字通用。亦未可知。爾公允師太公也。武王沒成王嗣。太公尙無恙。見書二公其一太公。聞音曰。矣之嗣師相叶矣。魚奇切。嗣詳茲切。亦叶師。

總聞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公號師官。則望也。湯造商。專以伊尹爲辭。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武王造周。亦專以太公爲辭。曰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或謂太公周召之徒。此不然也。尋詩可見。此詩公字上加以實。師字上加以允。至確之論也。

### 桓一章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止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

在第四句以爲首題。此詩主意在桓。

聞音曰。邦。補耕切。年。彌因切。相叶家。旁紐作甲。間旁紐作甲。可叶。又天間一叶別出。

聞字曰。間作閑。古字多用此。日當作月。可與天相叶。閑亦讀作賢。賢音閑。以賢取聲。閑賢通用。總聞曰。此歸馬放牛之後也。士則保之家。則定之。天意可知。自此無復事也。君其處之以閑爾。

### 賚一章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止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尋詩皆無賚字。亦無賚意。當是諸詩間有無題者。後人衍意取題。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此徂維求定。

則是大定也。此時周之命，則是武成列爵分土之命也。由此遂以賚爲題，又恐其不可也。此詩再稱我，集詔予，我也。又予，賜予也。曲意爲辭，釋所以予之之意。蓋自我生辭，而其心有所不安，故其辭不覺涉無謂也。賚謂予，其誰不知。予必于善人，亦其誰不知。豈有武王聖君而錫予惡人乎。其無謂可見也。

聞音曰：兩相思叶，前叶止，與之叶止，真而切，後叶定，與命叶，皆結以思。

總聞曰：文王以勤造始，我亦當以勤受成。初言釋，推而廣之，故曰敷。再言釋，敷之不足盡，故曰於。說文：釋，抽絲也。絲，細也。長也。漸，抽漸出也。不當作陳思辭也。作辭則有餘味，作惟則既云釋，又云思，印覺語繁而意枯。上時辭也。於辭也。下思辭也。中存一釋字，有咏歎淫液之勢。此則在人會意也。

般一章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題如賚。于詩無見，亦是推衍武成之文。末云垂拱而天下治，卽有樂意。此詩處頌之終，故以處武成之終者倣之。雖不失爲師經，然亦用意太過也。

聞音曰：此詩叶音，皆在末語上一字。恐是其音如此。通稱三字，單稱一字。於皇時者，周也。陟其高者，山也。隴山，喬者，嶽也。允猶翕者，河也。高與喬叶，翕旁紐作熙，與前時後之叶。敷天之者，下也。裒時之者，對也。時周之者，命也。以之相叶，古人皆不徒然。雖其音不可得而聞，然搜辭尋音，未至于害義悖理，特好古之過爾。

總聞曰。尙恐天下未習周號也。初曰是爲周。末曰是爲周。初末相應。庶天下知今代之爲周。非故商也。前詩亦曰時周之命。蓋我知天下爲周。而再三釋之。勿使其復爲商也。兩言時周之命。一謂己。一謂人也。善哉。孟子之言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經世。武王克商。己卯以武庚守商都。而續之。庚辰以管叔、蔡叔、霍叔分商畿爲三。而監之。八年丙戌而同叛。又三年戊子而乃平。又三年庚寅。以西周去關東之遠也。又營東周。又二年壬辰。成周旣成。而周公分政成周東郊。又五年丙申。君陳繼之。又二十九年癸亥。畢公繼之。又二十六年而康王崩。昭王立。其後不復詳見此事。書陳其迹。詩陳其意。則商周之際。雖遠。而可想見也。



# 詩總聞卷二十

## 魯頌

### 駟四章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伉伉。思無期。思馬斯才。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駟有駟。以車釋釋。思無斃。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皆辭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自發此辭。非引此語也。或用此語亦可。蓋辭韻雖不同。而意故在也。邪。詳余切。與徐除同。邪。羊諸切。與餘余同。二字相通。緩也。邪。徐嗟切。與斜澍同。不正也。審爾三字皆從牙。入麻韻亦可。三字皆同余。入魚韻亦可。孔子雖引魚韻之詩。自入麻字之意也。思與邪同。雖引語辭之詩。自入思維之意也。蘇氏有思皆邪。無思則土木也。當何以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此孔子之所盡心也。此是否固未論。又曰。孔子于詩。其有會于吾心。此則甚善。既會心不逆所從來。亦不追所從往。自是吾心有見。非干詩也。聖賢引詩多然。而此猶足以令人起意也。

聞音曰。馬。滿補切。野。上與切。者。掌與切。彭。鋪郎切。才。斯西切。釋。弋灼切。斃。弋灼切。駟。謨孤切。邪。詳余切。

聞字曰戰馬用牡不用牝惡亂而難整也此當是習戰待敵或改作牧恐非十六種馬惟魚皇黃雉無旁從集韻馬二目白曰驪黃與皇雉與駱相犯集韻馬黃白曰驪或從驪白色黑鬣尾曰駱或作雉但不言其少異安在詩必不同章重出也凡物未有不從其本類者詩偶省文其他字畫多然聞跡曰毛氏垆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案爾雅外謂之野此有脫文野外曰林林外曰垆鄭氏牧于垆野辟民居與良田也禮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說甚善說文駟牧馬苑也引此在垆之野則是上下駟字同也恐許氏不若毛鄭氏之長

總聞曰山北山西山東之馬皆良東產下于西西產下于北惟南最下僖公東馬從事于荆舒淮夷之間宜乎得志也

有駜三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乘黃。趨公所也。明明。自夙及夜。然未暗也。振鷺。下鷺。將宿晚之候也。言舞。正歡之時也。乘牡。亦趨公所也。飲酒。自夙及夜。然尚飲也。振鷺。飛鷺。將起曉之候也。言歸。已闌之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載燕。又燕也。前二章一會也。此一章一會也。記前後早晚前已。以鷺于下于飛言之。記歡情始末。前已

以醉言舞言歸言之。至是則以頌禱之情結之。前二章所言此亦有此一章所言前亦有互相備也。特頌禱最爲至情。故以爲結辭。

聞音曰。明。謨郎切。下。後五切。牡。莫後切。駟。呼縣切。有。羽軌切。

總聞曰。頌禱之辭多言福言祿。而此獨言豐年。自今以始。言昔多無年也。春秋自莊閔至僖。十餘年之間。莊二十五年大水。二十七年無麥禾。二十九年有蜚僖。二年三年冬。春夏不雨。此詩當此年以後也。蓋自隱公弑于羽父。桓公弑于彭生。莊公雖免于叔牙。而公子般。公子開。卒不克免于慶父。至是僖公得季友之力。加奚斯之助。除慶父之逼。同經患難。共享安平。其情豈比于經常之君臣。故此夙夜在公。其禮亦非經常之燕饗也。

### 泮水八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茝茝。館本案。茝。莖一作筴。此從注疏本。鸞聲嘒嘒。無小無大。從公子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魯侯將至。則喜泮水。魯侯已至。則喜魯侯。變思樂而言穉穉明明。變泮水而言魯侯。變戾止而言明德。

人情漸變。物情漸更。故詩人措讀本案。此下原本缺。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讒。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翮彼飛鵝。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聞訓曰。觶。弓弦急也。搜。矢聲發也。今曠野廣場。聞發矢有此聲。博。寬也。鄭氏改博作博。蓋欲叶數音。杜又欲叶逆音。遇叶獲音。護。今不改自叶。宜從吳氏。

聞物曰。茆。蓴菜也。與芹藻皆泮水所產。采此以爲飲酒之菹。此物多在陂澤。可見在郊。

總聞曰。禮。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禋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古之所謂學者。君臣上下會集。禮樂刑政發施之所。在朝所與見者寡。在學所與見者衆。辟。廡。學之兩所。泮。亦學之一所。其他先世之別廟。先臣之別位。以至射圃。宣榭。無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饗。可以刑賞。可以游觀。故靈臺有臺。有囿。有沼。有辟。有離。故此會集之廣所也。古器有在辟宮。有在離位。有在下保。離。有在西宮。烹。烹。亦離也。而振鷺。亦有西離。禮既辟。離。泮水。分配天子諸侯。則其泮水者。亦不一所也。古器有在和宮。亦是離之異名。又在寒栗。亦是辟之異名。寒栗猶辟。易此肅意也。泮水當是泮意。判渙猶剖斷。亦辟意也。僖公當時偶于學在泮。故因以得傳。其他所在。不可得而

攷也。說文：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其爲鄉射之宮，則未可知。至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則附會半水之意，未必然也。凡事從半，皆剖散之意。集韻：判，分也。泮，釋也。泮，廣也。泮，去也。泮，弄也。泮，行也。自許氏之前，鄭氏固已言築土隄水圍如壁，築土安能溲水，特附合隄濼，而不知其不可也。泮，言半也。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東門自南通北，西門自南通北，則迴環皆水，非半水也。許氏知其不安，故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凡宮室面南背北，今自南而西皆水，自東而北爲牆，乃不成宮室字形。宮，明在前，南也。階，在後，北也。室，通在前，南也。室，在後，北也。圓水猶之可也。半水未可信之。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書傳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國愈大則郊愈闊，學愈寬，後世所謂學者，特其間論一二事略，倣其大概，而全非其本意。養老一事，又已不存，其餘制度文物，皆不復可推，雖然，又何獨此而已。

闕宮十三章 案闕宮書爲八章，雪山分爲十三章，下當有闕章，今佚。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植穉蒨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稻，有秬有秠，有秔，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教商之旅。

詩蓋以作岐爲興周之基，未有以居岐爲翦商之始也。易：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

山六四非尊位。而自此亨也。闕宮所奉者婦人。略舉其大者一人曰姜嫄。其太姜太任太姒皆在也。先祖略舉其大者四人曰后稷太王文武其公劉王季皆在也。

克成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叔父亦有功也。所謂克成咸同也。其下太山梁甫山在今奉符縣。鳧山繹山在今鄒縣。皆在兗州。龜山在沂州。徐在徐州。鄒山記曰徂徠在梁甫山多松柏。梁甫新甫也。闕宮又略舉所奉者二人曰周公魯公。其莊公皆在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旣多。

自天下言之。以后稷爲宗。自后稷以下皆在。自一國言之。以周公爲宗。自周公以下皆在。朱氏闕宮魯之羣廟。會其天下。天謂始一國。所謂始。凡與同姓。悉皆同字。其實私祭之公所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學將。毛魚載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孝孫有慶。謂飲福受胙也。故頌禱僖公見下。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此詩稱六俾。凡三節。一節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二節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三節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此所舉之壽。皆以朋而來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畢祭凡與祭者。禱主人之福。自熾昌壽臧。以下是也。頌主人之功。自公車朱英以下是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莫敢承之功。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泰山巖巖以下是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俾爾之福猶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天錫公純嘏以下是也。毛氏常許魯南部。西鄙鄭氏許田也。魯

朝宿之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引魯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又引田文食邑于薛。皇覽孟嘗家在魯國。薛城。案家當作家。皇覽語。引此以鄭氏爲證。索隱亦以嘗非諡乃邑。又引此以鄭氏爲證。然常氏

地譜以爲其地未見。鄭氏亦以爲所由未聞。亦意之也。或謂堂父在沂州。當是音字皆轉。長清在齊州。長白山。長城在淄州。當是字轉。恐此常只當如魯邦。是常之常。蓋其邦常居曲阜是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左氏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庚寅我入祊而未有也。桓元年。鄭

伯以璧假許田。當是以昉未成。又以韶求乃許。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左氏結昉成也。則是許爲鄭得計。僖公復取之也。杜氏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因立周公別廟。鄭桓公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故欲以昉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待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言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遲辭。以有求也。豈有始祖別廟。人主賜邑。而欲以易他人湯沐之地。可謂魯之大恥。不知僖公于何年復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公會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遠救許。魯以鄭逃盟而伐之。楚以諸侯伐鄭。而圍許以救之。許遂歸楚。當是此時。乘鄭問魯。楚伐許。因而遂復取許田也。妻也。母也。當是存者也。其亡者皆入近廟。其存者頌禱主人之餘。則皆及之。大夫庶士。則羣臣皆在也。邦國是有。則舉國凡民亦在也。所謂既多受祉也。黃髮兒齒。蓋妻母外族也。君民闔境也。皆有此壽。敬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桼楸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弈弈。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此廟。卽闔宮也。近於正寢。故知闔宮者。私祭之公所也。毛氏新廟。闔公廟也。闔公無功德。又兄弟自無由別立廟。鄭氏新廟。姜姬廟也。姜姬雖有功德。然外姓亦無由作始廟。蓋后稷以下。普廟也。姜姬爲首者。記后稷所由生也。奚斯督工庀事之官。鄭氏教護屬功。課章程是也。班氏兩都賦。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非也。賈氏以誤指作詩主名。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 商頌

那四章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初則置鞀鼓未用。既而奏鞀鼓。蓋衆樂已作。鞀鼓所以節樂者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次鞀鼓管磬竝奏。進也。假升也。前奏鼓。奏作樂也。此奏假。奏升堂也。此詩三稱湯孫。自是三節。一進告升堂也。謂奠神也。二燔幣有先也。謂畢事也。三受胙均享也。謂飲福也。開其夷憚之容。述其溫恭之職。執事有勞。而助祭有能也。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

次鼓鐘萬舞竝奏。奕萬舞之狀也。

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鄭氏太古有此助祭之禮。恐非謂樂之節奏。祭之次第。自古作此。非今創爲。古民人通用。先民卽是古人。自唐諱民。始更改參錯。後有復者。有不復者。詩兩稱先命。此古語也。一稱先人。不知舊語如此。爲後復改如此。或謂宜民宜人。當作宜民宜民。蓋重言之。後一改。一不改。王氏在政和中。欲改年作宜民。或難王氏以宜民宜人。今但取半語。非是。王氏以重言爲對。然卒不用也。王氏最博古。多藏書。其所見必有自來也。

聞音曰淵、於巾切、斲、弋灼切、弈、弋灼切、客、克各切、擇、弋灼切、昔、息約切、夕、祥侖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四章。

聞字曰庸或作鏞古字亦通用。

總聞曰以下皆商時商廟所用也。舊說用于成周之廟。曰周用六代之樂也。又說用于微子之國。曰二王之後得自用先代之樂也。識者更詳。

烈祖五章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前詩聲也。所言皆音樂。此詩臭也。所言皆飲食也。商尙聲亦尙臭。二詩當是各一節。那奏聲之詩。此薦臭之詩也。商尙聲。故以樂居先。

綏我眉壽。黃者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鶴。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聞音曰衡、戶郎切、饗、虛良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五章。

總聞曰此皆祀湯也。故皆曰烈祖。序者以那爲祀。成湯。以此爲祀中宗。鄭氏引及爾斯所。附合及汝之

此所汝中宗也。不知何以見之。自湯而下。皆可以爲及汝。皆可以爲斯所。而獨歸中宗。何也。豈非以玄鳥爲武丁。在那玄鳥之間。未有所歸。而湯之後。高宗之前。中宗盤庚爲賢。中宗既在盤庚之前。而桑穀變災爲祥。可合自天降康之文。今觀烈祖既同辭。猗與那與。嗟嗟又同意。而綏我思成。賚我思成。小異大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全同。不獨出于一時。亦出于一人也。

### 玄鳥四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玄鳥紀節。而紀節之間。又自有說禮。仲春玄鳥至。以是祠高媒。當是此年。玄鳥至而有字。次年玄鳥至而生契。是三月而始誕也。故知其有天命。吞卵之事。不惟誕。又且猥。漢高猶龍種。商契乃燕種乎。識者更詳。帝謂嚳也。嚳居亳。後自契入遷。至湯而復居亳。故書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當是言帝命之意。釐沃。當是言正域四方之意。孔氏釐治沃土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尹幾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都近河。言來者如河也。何不足爲數言。何止百祿也。鄭氏以河爲何。以何爲荷。毛氏任也。鄭氏擔。天之多福。皆荷意也。所不可曉。

聞音曰有、羽軌切、殆、養里切、勝、書烝切、海、虎猥切、祈、宜隔句相叶、河、何、亦隔句相叶、聞訓曰景、集韻、光也、當讀如汎汎其景之景、水光也、員、集韻、語辭也、鄭氏古文作云、聞章曰、舊一章、今分四章、

總聞曰、此高宗之子孫、祀成湯者也、祀高宗在下、

長發七章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止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城、契母也、帝、謂舜也、所立之人、子姓、所生之地、西邑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玄鳥至而生、紀時稱玄王、商既有天下之後、不追諡而追稱、如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孔氏、謂后稷也、自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者有此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

自相土而下、昌居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事夏、不敢違命、至湯而曰天乙、是與帝齊、有代君之德、偏上之勢、此帝桀有夏臺之囚、如商紂有羑里之鋼、皆寢鄰于大位、故致疑也、降生也、屈氏、惟庚寅吾以降、自湯之生、則天時人事、甚疾而不遲也、聖也、敬也、隨日而升、而湯格天、甚緩、事天甚嚴、夏帝使爲表式于天下、則時已至也、孔氏、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與文王西伯之事相同也、葛伯不

祀湯始征之。與文王伐崇之事相同也。經世、丁丑、湯卽諸侯位。卽方伯也。戊寅、成湯征葛。始專征也。上帝、天也。帝君也。夏商皆稱帝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遄。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前詩先言武湯。次曰武王。此又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爲盛。卽其盛者相承爲常。稱雖非豎。亦習呼也。未氏、苞、夏桀也。蘂、韋也。顧也。昆吾也。甚善。

皆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承上苞蘂爲辭。言湯爲業在苞蘂之中。苞覆于上。蘂攻于下。可謂不安。夏書伊尹去亳適夏。孔氏進于桀也。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孔氏不能用賢。復退還也。經世、乙卯、薦伊尹于夏王。壬午、伊尹歸亳。降于卿士者此也。乙未、伊尹相湯伐桀。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者。此也。

聞音曰。共、居容切。厖、莫紅切。若欲平叶。則六句皆叶龍。若欲仄叶。則六句皆叶動。三平三仄亦可。但與上不類。蘂、魚割切。衡、戶郎切。

總聞曰。此詩之體。全與大明相符。古人文章亦有所祖述。不苟作也。

### 殷武六章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殷武商武丁也。成湯號武王。其後二十九主。以武爲號者二人。武丁得聲至高。武乙得禍至大。最後武庚續商祀。亦不令終。大率在商周以文武爲極稱。而商爲至嚴。觀死生禍福之際。則天心人心。曾何異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西北夷強。東南夷弱。言西北尙爾。東南當如何。敕之辭也。易旣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饋也。未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雖不言高宗。實高宗也。象曰。志行也。商有虎方。彝博古虎方。鬼方也。楚人好鬼。故曰鬼方。虎在東北。則非南也。易與詩相應。虎方之彝。容有差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在禹。荆楚屬荊州。汝乃我王土。所有循歲事來朝王。則我不汝禍。不汝過。保田業不散也。不然。汝豈得安也。敕之辭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僭濫怠遑。無此三過。則命汝有邦。與封建同福。不然。不得我命。汝何以自立。又敕之辭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此高宗子孫祀武丁。謝之辭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司馬氏、武丁沒。祖庚立。祖己嘉祥雉之德。立廟爲高宗。雉是災非祥。稱宗不爲此也。然既尊爲高宗。則立廟審也。當是此寢。

聞音曰。享。虛良切。解。古義切。音係。適。丁歷切。音的。旁紐作丁。計切。音地。叶係。集韻。嚴。魚銜切。濫。盧甘切。此作一叶。國。越逼切。福。筆力切。此作一叶。吳氏不必以嚴作莊。避漢諱而改。

聞句曰。左氏魯哀五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比今詩少一句。更三字。杜氏無辭。又魯襄二十六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比今本相同。杜氏亦無他辭。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大率左氏所引。多與今本異。同特在圓機。以情以理推之而已。

聞跡曰。景山在澶州。與定之方中。景山同。

總聞曰。首舉湯以爲辭。湯之威德。入人之心甚深。後世不無憑藉也。如周之子孫。舉事多稱文武。



## 詩總聞原跋

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積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臨州武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鈔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來此。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趣使鐫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于世。後學之幸也。淳祐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于富川郡齋。

## 詩總聞識後

昔黃東發說詩。朱呂二家外。惟取雪山王氏。知其書在宋時傳習者衆。而明以來未見專刻。今素園先生重梓聚珍板本。以廣其傳。余任校讎之役。間有是正。識於下方。亦有知其有誤。而無可覈定者。如曹風鳩其弁。伊騏。注云。說文騏作琪。攷今說文未嘗引此句。惟縹字下引詩縞衣縹巾。俗本說文。誤。今從段氏說。乃鄭風出其東門之文。而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君琪讀綦。引詩其弁伊綦。陸氏釋文。琪本亦作琪。蓋縹是正字。縹弁縹衣。皆當作此體。綦乃或體。騏。琪。皆假借字也。然則雪山此文。或援周官之琪。而傳本誤爲說文邪。抑當時所見許書。別有引鳩鳩句。而今本佚之邪。小雅四月。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注疏本作爰其適歸。朱子集傳元時刊本。亦作爰。注云。家語作奚。未知何時妄改本文。直作奚字。雪山登第。稍後於朱子。著書亦稍後。故如魯頌闕宮。商頌苞有三蘂。皆引朱子之說。此或同於朱子作奚。然注中何以不言竊疑是本錄自永樂大典。或當時專宗朱子之學。胡廣等輒依集傳。徑改經文如此邪。皆不可攷矣。校書之難。前人謂非劉向揚雄弗克任也。末學膚受。所可自勉者。惟不輕改本文耳。是書又更無他本可校。故此類悉仍其舊。既竣事。略識其意。以質大雅。

道光丙午黃鍾之月。嘉興錢儀吉。



三十年四月五日  
該書處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聞 總 詩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王 質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五五四四四上

台



3
4
1715